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蘇 蘅 博士

新聞學系畢業生的非新聞職業抉擇歷程

The non-journalistic 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journalism graduates in Taiwan

研究生：潘乃欣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七月

謝 誌

誠如錢鍾書所言：「婚姻是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進來。」當前的新聞工作何嘗不是如此。又，大眾想像的新聞教育是一座接合學與用的橋，如今看來，造橋有時成了砌牆，反倒隔閡了新聞理論與實務的連繫。在這之中，一磚一瓦的堆疊過程值得深究。

身為一大學沒念到新聞系，經歷多次考試、周旋許久才正式步入這個學門的學生，我一方面看著許多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朋友十分嚮往新聞工作，拼了命想加簽一門新聞系的實務課，或者爭取赴媒體實習的機會；另一方面發現，當初懷抱滿腔熱忱進到新聞系的同儕，反而在歷經四年的專業洗禮後，難再提及新聞工作多有樂趣、多值得期待。緣於此，這個問題逐漸在心底成形：新聞系學生到底在系上學到了什麼？那些由熾熱轉趨平淡的新聞從業憧憬，和他們的大學學習經驗是否有關？

論文付梓首要感謝蘇蘅老師提攜。從研方報告到碩士論文，謝謝蘇老師始終鼓勵我任性發想冷門的題目，耐心陪伴我摸著石頭過河，同時也像極我第二個媽，照料我各式各樣的心情和事情。也謝謝念萱老師引領我認識質性研究能有多好玩、多曼妙，並在一次次練習「看透紙背」的過程中，剖析現象的方式更深入、更有邏輯，成了這個問題能夠順利開展為一本論文的重要助力。另外謝謝照真老師慨允擔任口試委員，在論文寫作上提點寶貴的建議，並分享您對新聞的熱情。

謝謝政大同窗伶、翔、糖、不確定會不會出道的花欣大蘿蔔、耳包團、教育窗，以後將懷念那種只有崩潰沒有快樂，但當大家團聚一塊兒、就能崩潰得很快樂的碩班生活。感謝堂靖、郁臻、孟芯，被學姊們罩著的時光總是格外幸福。

十年前，藉由高中社團活動接觸雜誌編採，便覺得這工作迷人、有活力，讓人沒有不繼續沉浸的理由。一路走來，謝謝延青、瘋北大、三峽客的夥伴，從過往一起做刊物、玩新聞，到如今看著彼此在各自的職業領地上踏實發光發熱，都是溫暖而欣慰的成長點滴。

謹以此分享給所有熱愛新聞、卻不確定理想職業在哪裡的你們。

摘 要

新聞教育以培育新聞專業人才為主旨，但近年的統計數據指出，新聞系仍是台灣許多高中生嚮往的大學志願，畢業後願意投身新聞職業的新聞系學生卻越來越少。在這之中，新聞系學生在大學期間的從業意願轉變過程與原因值得探討。

本研究從 Tiedeman 的歷時性觀點出發，以 14 位不從事新聞工作的新聞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將他們的職業選擇視為一段由學習與生活經驗構築而成之歷程，並透過深度訪談法瞭解他們對自身學習經驗的主觀詮釋，分析其畢業後首份職業決定的形成過程，並循 Krumboltz 的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剖析各項影響職業選擇的因素。

研究發現，新聞系學生的非職業抉擇實屬一段歷經新聞從業意願起伏的過程，而非一夕促成的決定。其中，大學學習經驗的影響最是深遠，而「個人的興趣與能力」、「校內實習」與實際接觸新聞實務的「校外實習」是最重要的三個節點，新聞系學生在三者之間經歷職業期望落差，對他們的新聞從業意願造成負面影響。研究者並將新聞系學生的非新聞職業抉擇歷程分為四類：(1) 發現新聞之外的職業興趣、(2) 校內實習期間經歷職業想像衝突、學習挫折、(3) 在校內、外實習經驗的轉換間感知新聞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以及 (4) 從未萌生新聞從業意願。

縱使未投入新聞業，新聞系的專業訓練仍對新聞系學生的職場表現有所助益，諸如資訊蒐集、溝通表達、團隊合作能力等。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對當前的新聞教育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新聞工作、新聞教育、新聞專業、實習、職業選擇歷程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5
第一節 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發展	15
第二節 新聞學系畢業生的職業選擇歷程與影響因素	27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	3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0
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	40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設計	41
第三節 研究執行	47
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	53
第一節 啟——進入新聞學系	53
第二節 齊——新聞學習經驗與職業認知過程	66
第三節 移——職業意願轉變	100
第四節 離——選擇非新聞職業	11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32
第一節 重要研究發現	133
第二節 討論與建議	142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148
參考書目	152



圖 目 錄

圖 2-2-1	Tiedeman & O'Hara(1963)生涯決定過程模式-----	30
圖 2-2-2	Krumboltz(1979)職業選擇因素的通用模式-----	36
圖 2-3-1	本研究架構-----	38
圖 3-3-1	樣版式分析法流程圖-----	51

表 目 錄

表 3-2-1	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對照表-----	46
表 3-3-1	本研究受訪者一覽表-----	48
表 3-3-2	本研究分析架構-----	52
表 4-2-1	校內實習刊物《大學報》與《小世界》內容及編制整理-----	72
表 4-2-2	本研究受訪者校外實習經歷一覽表-----	89
表 5-1-1	本研究受訪者之新聞職業認知衝突與調適經驗整理-----	137

附 錄

附錄一	訪談大綱-----	159
附錄二	本研究受訪者之職業生涯方向轉變事件簿-----	16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新聞學系畢業生的職業選擇概況

「當初政大新聞系是我的第一志願，我真的喜歡新聞才進去念的，在大學的東西很迷人，我喜歡寫、喜歡聽故事。但台灣媒體產製新聞的方式我不喜歡，那樣的新聞環境讓我放棄當記者的念頭。」¹（女人迷編輯 Rachel，2015 年 11 月 19 日）

2012 年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系的尤芷薇（筆名印度尤）曾發表部落格文章〈我新聞系畢業，但不想當「台灣的記者」〉²，提及自己「光是身為一個觀眾，就已經受不了台灣的新聞，我又怎麼能成為一個產製者呢？與其說是不願意，倒不如說我覺得自己沒有辦法。」並在接受〈女人迷〉編輯訪問時回憶當初進入新聞系的美好初衷。他的心聲或許不只是個案，也反映了部分新聞系學生在思索職業生涯時的心理處境。

根據《Cheers 雜誌》之〈2016 年新世代最嚮往企業 Top 100〉調查報告³，媒體與文化業在二十大行業類別中名列新鮮人最嚮往的第三名，屬不少應屆畢業生的理想職業志願，但針對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學生的就業調查結果並非如此。舉例而言，國立政治大學於 2014 年進行學生畢業流向調查⁴，指出該學年新新聞學系大學部學生僅 31.3% 於畢業後投入新聞業，其中報紙占 38%、電視占 19%、網路及公關業各占 12%。張曉、羅文輝、郭佳、汪婧、徐昌鵬、余舒虹、張芳（2015）透過問卷調查中、港、台三地新聞系學生的就業動機與就業意願，發現僅 32.8

¹ 女人迷編輯 Rachel（2015 年 11 月 19 日）。〈印度當記者，學會做新聞！專訪印度尤：「台灣不是沒人才，是沒環境」〉，《女人迷》。取自 womany.net/read/article/9065。

² 印度尤（2013 年 9 月 26 日）。〈我新聞系畢業，但不想當「台灣的記者」〉，《關鍵評論網》。取自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39。

³ Cheers 雜誌（2016）。〈2016 年新世代最嚮往企業 TOP 100〉，《Cheers 雜誌》。取自 topic.cheers.com.tw/issue/2016/jobs/article/12.aspx。

⁴ 取自政大課程地圖網站：cis.nccu.edu.tw/coursemap/students/Index.aspx。

%表示畢業後願意進入新聞行業工作，而願意將新聞工作做為終身職業者只有 4.4%，並稱此趨勢為「新聞教育的危機」。此外，這樣的現象也不僅只於華人地區，如 Becker, Tudor, & Simpson (2014) 指出，2013 年美國僅 19.7%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畢業生在畢業後傾向選擇與專業相關的工作；Hanusch et al. (2015) 調查全球 23 個國家新聞系學生對於未來主跑路線 (beat) 的看法，意外發現即將畢業之學生不想投入新聞業的比例遠高於甫入學新生。

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益加注重適才適性入學，期能減少學生之所學與生涯志趣不符的情形發生，因此鼓勵大學校系以甄選入學取代考試分發管道招生⁵，提升學生選擇科系的自主性。續上段所述，雖然本科系畢業生願意投入新聞業的比例降低，但新聞傳播相關科系仍是國內大學入學考試中的熱門志願，如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在 2015 年的大學申請入學考試中居全台科系報名人數之冠，錄取率低於 5%⁶。在這之中，研究者認為值得探問的是，為何有越來越多學生念了以「新聞」為名的科系之後，對於未來投身新聞工作的信念不增反減？選擇就讀新聞學系之學生究竟帶著什麼期待與想像進來？他們在專業學習歷程中對於新聞職業之憧憬與從業意願萌生於何時、是否產生過變化，以及轉變的過程與原因為何？

貳、數位時代的新聞教育

新聞教育與新聞職業關係密切，美國密蘇里大學於 1908 年正式成立新聞學院，從頭開始即明確揭櫫以培養高品質的職業技能為取向(張詠、李金銓, 2008)，並期許新聞教育機構的樹立能提高新聞人才的專業素質。台灣的新聞教育無論從

⁵ 以 105 學年度為例，台灣的大學入學考試有二，一是舉行於每年一月底或二月初的「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採級分制，滿分為 75 級分。放榜後，多數大學校系會釋出招生名額，除了參照申請者的學測成績，另會自辦筆試或面試做為甄選依據；每位學生至多可填選 6 個志願。二是舉行於每年七月初的「大學指定科目入學考試(簡稱指考)」，各科滿分皆為 100 分。放榜後，報考學生可填選至多 100 個校系志願，接著透過電腦系統執行統一分發作業。

⁶ 林秀姿(2015 年 5 月 12 日)。「交大變備胎」——這一系招生掛零》，《聯合新聞網》。取自 udn.com/news/story/6925/896610。

背景、師資等面向來看，皆能顯見自美國移植而來的痕跡。具體而言，新聞教育以訓練學生未來進入新聞媒體工作的知識與技術為首要目標（Carey, 2000; Dickson, 2000），又以傳統媒體中「記者」的角色為軸心，教學內容包括帶領學生認識何謂新聞、如何查找多方資訊、判斷新聞價值，並藉由各式媒材將其形塑為一個個正確的真實故事，接著透過大眾媒體快速傳播予一般大眾（Carey, 2000; Mensing, 2010）。

Mensing(2011)進一步指出，新聞教育長期以來屬產業中心(industry-centered) 導向，尤其又以培育報紙媒介的新聞工作者為主軸，且這項宗旨並沒有因為科技或媒體環境的改變而有所異動。在台灣，1988年報禁解除，也是大專院校廣設新聞傳播相關科系之開端。媒體數量的遽增帶來許多工作機會，使得1990年後的新聞傳播教育更加蓬勃，並陸續依據不同媒體的人力需求增設廣播電視、傳播管理等學門，分科日益精細，至今共47個新聞傳播相關系所設立於一般大學中，期待能有系統地培育各領域傳播人才。

然而，做為對應單一行業的應用學科，新聞教育的宗旨理當在於配合新聞事業的需要、替產業界培育足夠的專業人才，卻因位處學術環境中，依舊面臨如何平衡學與用的拉扯及兩難。Hirst(2010)指出，新聞產業需要能快速進入工作狀況的學生，但大學教育卻以學術與智育發展為主，在諸多因素的限制下，的確很難達成學用完全接合的目標。在台灣，新聞傳播教育不斷透過延攬業師、辦理建教合作等方式，讓學生能有更多在實際情境中「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的機會，卻因學校與產業性質差異以致合作不易、業師難以長期協助培育人才等因素，產學合作的方式常是各校教師密切檢討的主要內容，如何兼顧理論與實務始終是項挑戰（鄭貞銘，1999）。

除了產學無法完全接合的限制，傳播環境的快速變化亦對新聞教育造成挑戰。網路在無形間打破新聞產製與接收的界線，部落格、使用者自產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UGC）的興盛使資訊不再稀有，傳佈新聞也不再是記者專屬的權利，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地位有所動搖。Mensing（2011）認為，面對這種去專業、去技術的趨勢，以培育專業人才為根本、強調職業社會化及著重指導新聞室（newsroom）常規的新聞教育應該有所調整，方能維繫新聞教育及新聞產業的緊密連結，並且切實形塑學生對於新聞職業的期待。

再者，為了跟上產業變動的腳步，新聞教育引入大數據、數位敘事等更合時宜的內容，卻也在無形間將新聞工作化約或引導成資訊處理工作，默默減弱了新聞學與新聞教育原有的專業想像成分（張文強，2015）。Reese & Cohen（2000）指出，新聞教育既已晉升至高等教育體系中，就不該僅止於技術層次的訓練，且太過重視技術的新聞教育訓練較不易促使學生將新聞視為長遠的職業。Deuze, Neuberger, & Paulussen（2004）與 Mensing（2011）也據此反思新聞教育的困境，認為許多關於新媒體的新聞專業課程傾向直接將新技術加諸在舊的新聞產製邏輯上，但過往線性、單向的傳播方式已和現今網絡化（networked）的傳播環境大相逕庭，故建議未來新聞教育應帶領學生重新認識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如此才能實質協助他們面對嶄新且多變的新聞傳播環境。

參、當前的新聞工作環境

回顧台灣社會發展脈絡，1988年報禁解除後，新聞從威權掌控走向商業化、民營化與市場競爭的紀元，放任、去管制的運作生態擾亂產業秩序（王維菁、林麗雲、羅世宏，2012），隨之替新聞業帶來一系列的難題。Freedman（2010）指出，獲利下滑是傳統新聞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激增的媒體數目分食廣告營收大餅，媒體類型的多元化也促使競爭者眾，進一步導致大型財團在傳播市場的寡占。此

外，以市場邏輯進行新聞產製的常態衍生了小報化、置入性行銷等問題，而商業思維領導下的新聞媒體組織逐漸削弱了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與自主。

香港媒體《蘋果日報》於 2003 年來台發行，憑著異於台灣報業以硬性新聞為主的傳統模式，倚靠大量商業化、重視感官效果，或者富娛樂價值的資訊，創造了新的閱讀市場，大幅改變台灣報業市場生態，使得既有報紙若非步上停刊之路，即是逐漸轉以傾向閱聽人偏好的新聞產製方針以求存(徐榮華、羅文輝，2009)。再者，商界人士入主媒體的趨勢也改變了經營風格，如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曾接受《商業周刊》專訪，闡述自己「一切向錢看」的媒體經營哲學，呼籲新聞工作者「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你的經驗，Show me the Money」，並批評新聞系「只有教學生一天到晚去寫文章，去批判人家，去罵人，沒有教他這個筆怎麼像哈利波特的作者會賺錢」(王文靜、郭奕伶，2004 年 4 月)。事後，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以東森集團的經營理念與學院的專業理想不合，經院務會議投票後，決定婉拒東森集團捐贈之清寒獎學金⁷(苦勞網，2004 年 5 月 6 日)，顯示商業化經營方針與新聞教育理念的互斥。

除了新聞內容趨於淺碟，置入性行銷更對新聞品質帶來隱憂。曾有調查發現，新聞組織使用公關內容的情況日益興盛，其篇幅甚至超過由記者獨立寫作而成的報導(Macnamara, 2010)。在台灣，不少新聞媒體為求獲利，要求新聞記者配合媒體的廣告業務或專案進行採訪報導，隨後更將該報導以新聞形式刊登或播出，嚴重影響新聞記者的工作自主權(羅文輝、劉蕙苓，2006)。

媒體財團化的現象也對新聞產製有所影響，如在 2012 年，旗下擁有報紙、雜誌、電視台等媒體的旺中媒體集團欲併購中嘉系統台，引來各界人士對媒體壟

⁷ 苦勞網(2004 年 5 月 6 日)。[Just money? 政大傳播學院婉拒東森集團捐款](http://www.cooloud.org.tw/node/59597)。取自 www.cooloud.org.tw/node/59597。

斷與言論自由議題的關注。為此，全台 32 所大學學生自發組成「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⁸（宋小海，2012 年 8 月 10 日），多校傳播科系學生更另外發起「拒絕媒體壟斷，維護專業自主－傳播科系學生拒絕旺中媒體工作」線上活動，參與者署名宣示自己絕不進入旺中集團工作，並且要求旺中集團放棄中嘉有線電視經營權，以及尊重新聞專業⁹（林靖堂，2012 年 8 月 13 日）。

科技亦對傳統新聞業造成莫大衝擊（Freedman, 2010），尤其是在網際網路普及後，人人皆能透過科技產製內容，傳佈資訊予大眾不再是一般人遙不可及的專利。相較於過往以知識份子自詡的威權角色（黃順星，2008），當代新聞工作者的定位模糊，再加上新聞產製的高度錯誤與重複，致使「霉體」、「妓者」等詞彙時有所聞，顯示新聞媒體公信力降低，記者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逐漸變差。相關調查也指出新聞工作者對自身職業持悲觀態度，過半數（76%）的新聞工作者認為現今記者的地位比過去低，更有高達九成（90%）的新聞工作者並不相信新聞業的景況會越來越好（羅世宏，2004）。

此外，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亦日益變差，工時太長、工作壓力過大、薪資低落逐漸成為台灣新聞業的普遍現象，再加上資遣、裁員事件頻傳，反映當前新聞媒體的營運困境，同時強化了新聞職業的不穩定感（王維菁，2013；王維菁、林麗雲、羅世宏，2012；劉昌德，2008；羅世宏，2004）。

根據 2015 年美國職業調查，報紙記者淪為「最糟工作」的排行榜冠軍¹⁰，成了讓年輕人退避三舍的職業選擇（彭杏珠，2015 年 4 月 19 日）。別於昔日無

⁸ 宋小海（2012 年 8 月 10 日）。〈旺中媒體打異己 記者自省請辭〉，《目擊者電子報》。取自 mediawatchtaiwan.blogspot.tw/2012/08/blog-post.html。

⁹ 林靖堂（2012 年 8 月 13 日）。〈反旺中又一波 傳播學生拒入旺中〉，《新頭殼》。取自 newtalk.tw/news/view/2012-08-13/28224。

¹⁰ 彭杏珠（2015 年 4 月 19 日）。〈不再是「無冕王」！記者淪為最糟的職缺〉，《遠見雜誌》。取自 www.gvm.com.tw/webonly_content_4893.html。

冕王般的尊榮想像，當代新聞工作無論在專業技能或專業價值方面皆頻頻遭受質疑與挑戰，也在無形間影響著新聞學系學生的未來就業意願。

肆、新聞專業與實務實踐的扞格

台灣就業通（2015）的大專新鮮人工作觀調查指出，超過 50%的大學畢業生會選擇與所學相關的工作，主要因為「專長優勢」，其中又以法律和醫藥領域為主。然而，教育部（2014）發佈 99 至 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完整報告，指出傳播學門學生畢業後投入傳播相關行業之比例僅 22.3%，相較於整體比例而言，傳播行業並非教育與就業高度接合的產業領域。新聞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新聞專業人才，屬一職業應用導向的學科，如此一來，既有的調查及研究數據似乎給了這項宗旨一份負面的成果報告，也令人反思當前新聞專業面臨的瓶頸，及其在新聞實務界的實踐困境。

根據韋氏辭典的定義，「專業」（profession）意指需要經過專業教育及訓練的職業，故教育是使新聞被認定為一種專業的重要標誌（Aldridge & Evetts, 2003）。Wilensky（1964）提出一職業專業化的五大過程，「專業訓練學校的興起」亦屬其一。做為只具備部分專業特質之「逐漸成形的專業」（羅文輝，1996；Barber, 1963），新聞教育隨著新聞業的發展而逐漸蓬勃，並於二十世紀初正式成為高等教育殿堂中的獨立學門¹¹，標誌著新聞學屬一具系統性知識，且是與其他職業有所區別的專業，也說明新聞業所需的人才不僅是一般技術人力（Hirst, 2010）。

參照關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CCJ）的敘述，新聞的主要目標是提供一般公民準確且可信賴的資訊，使之成為一個可自我治理（self-governing）的社會（Donsbach et al., 2008）。據此，進一步觀察以「新

¹¹ 美國密蘇里大學於 1908 年正式成立新聞學院，是全世界第一所頒布新聞學位的高等學校。

聞學」為名的教科書，「新聞專業」代表著一套正統的新聞工作準則，凡事講求「正確」、「公正」與「客觀」構成新聞教育領域對於新聞專業的定義，也是其教導學生如何產製新聞的方針，而這樣的準則也成了新聞工作者認知自身角色的量尺（Deuze, 2006）。

在 1980 年代，台灣的新聞媒體位處嘗試尋找新秩序的初期，新聞教育與實務理念並肩同行，如工會的組成、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¹²，許多媒體組織亦有以新聞學為藍本的新聞倫理公約、採訪手冊等自律機制，而歷經政治變革時代的新聞工作者多半以報導公共議題為己志，組織也相當重視記者的專業自主，使得當時的新聞工作屬一薪資佳、福利優渥，且記者能藉由認真經營某一路線取得同事與同業的認同及讚賞，經驗交織成的尊嚴與榮光構成他們對新聞專業的想像（張文強，2015）。

時至今日，順著產業運作邏輯的質變，原本緊密聯繫的新聞教育與新聞業逐漸走向「學界說一套、業界做一套」的陌路，在新聞價值判斷、產製流程等面向皆顯見新聞專業理想與業界實務實踐的扞格。曾有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師在受訪時直言，不要說新聞系學生畢業不想從事新聞業，連他都越來越不想從事新聞教育，因為教出去的學生都被媒體「帶壞」了，也常有學生向他反應「為什麼學校講的，在商業媒體不能發揮應用？」¹³（徐卉，2013 年 10 月 27 日）反映出商業化的新聞環境與向來講求公共性的新聞專業意理衝突之情形。

羅文輝（1998）以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承諾與專業責任四個面向建構新聞人員的專業性量表，其中「專業知識」指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系統性知識；

¹²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於 1995 年 3 月 29 日成立，成立宗旨為「爭取新聞自由、提升專業水準、保障新聞工作者獨立自主、落實新聞媒體為社會公器之責」。

¹³ 徐卉（2013 年 10 月 27 日）。〈新聞老師：學生都被媒體帶壞〉，《中央社》。取自 www.cna.com.tw/news/popular/201310280050-1.aspx。

「專業自主」指工作的獨立自主、不輕易受組織影響；「專業承諾」為不輕易離開新聞工作的志向；「專業責任」則意指新聞倫理與社會責任，期待藉此評估新聞人員的專業性，同時也說明新聞專業屬一多面向的概念。

然而，若將羅文輝（1998）提出的架構放入現今的新聞傳播環境檢視，數位匯流促成的多工技能（multi-tasking）人力需求讓新聞傳播科系學歷背景越來越不受重視（許淑玉，2004），專業倫理在新聞室中的影響力式微，許多新聞相關職務逐漸被資訊、設計等其他專業背景人才取代；商業化的經營方式與行動科技的制約削弱記者的工作自主權；短期聘僱導致的人力可替代性讓新聞工作者怯於將新聞視作一輩子的職涯規畫主軸；政商勢力的插手破壞了追求公正、客觀的新聞專業意理，而觀眾導向的營運準則讓「事實」的重要性被「好看、吸睛」取代，二十世紀初甫樹立的新聞專業在傳播環境變遷中漸失定位，也讓台灣新聞教育場域所強調之「新聞專業」意義與新聞實務實踐的內涵產生巨大落差。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壹、職業選擇做為一段歷程

「職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它除了影響一個人的所得、生活品質，也將定位其階級與身分，以具體的方式形塑我們是誰。高等教育處於學校教育的頂端，與就業距離最近，扮演著分配職務位階與社會結構位置的角色（黃成亮、王政輝，2007），因此，大學生站在校園與職場的交叉口，選擇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實屬重要課題，而在做成決定的過程中，他們對於未來社經地位的期望，以及進入何種勞力市場、從事何種職業的意願，皆是重要考量面向。

面臨職業選擇關卡時，「學以致用」是華人社會中再常見不過的想法，它肯定了教育本身的價值，說明教育並非學術象牙塔中的自我論述。除了高等教育市

場化的政策面影響，受教者也認為教育之工具性目的的重要性高於實質內涵，如翁康容、張峯彬（2011）針對初出社會的年輕人對教育與工作之看法進行調查，發現大多數人仍期望學校學習到的專業知識可供他們在日後的工作中派上用場；關秉寅、王永慈（2005）也指出，相較於 1984 年居冠的「學習知識與技能」因素，在 2000 年的台灣社會價值觀調查中，民眾認為受教育的最重要目的為「找到好工作」，反映了教育體系與勞動市場關聯性日益緊密的情形。再者，青輔會（2006）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結果指出，年輕人基於畢業後出路不符預期（30.5%）、課程與理想有差距（18.4%）等因素而認為自己當初選錯科系。

在教育與職業高度構連的主流社會價值中，新聞學系學生畢業後願意投入新聞業的比例卻逐漸降低，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值得討論。以及，做為熱門的大學入學志願，新聞傳播從不少莘莘學子傾心嚮往的學業領域，轉變為越來越多學生敬而遠之的職業抉擇，新聞學系學生在學習歷程中促成這項矛盾的因素亦是本研究所關切的核心。

職業選擇行為並非偶然促成，一個人從面臨選擇到做出決定的過程，必然會受到各種內外因素及其對事件之認知的影響，決策的歷程是複雜且動態的。根據 Tiedeman（1961）的觀點，「做決定」屬一連續不斷的漸進歷程，包括選擇前的預期，以及做出決定後所面臨之新舊經驗衝突與自我調適。Feldman（1995）研究發現，新聞系學生決定將來是否要從事新聞工作的時間點不一，有些學生在大學主修新聞之前就已決定，有些則在進入新聞系之後修習課程或實習的過程中做出選擇，而學習經驗與從業意願在其中彼此互動、影響。相較於最終的選擇結果，促成一項決定之前的過程更值得探討（Japsen & Dille, 1974）。

為了瞭解新聞學系學生的職業選擇，過往研究多半僅從抉擇本身尋找答案，

因而無法得知他們的職業意願受到哪些經驗所影響，以及是否曾有過轉折。循 Tiedeman(1961) 的生涯決定模式，研究者不將職業選擇視為單一時間點的決定，而是一段含括（1）抉擇當下，以及（2）做出抉擇之前的學習和生活經驗所構築之歷程，並相信不同的經驗會彼此互動、對話，甚至面臨衝突，而人們將在各種經驗折衷協調的過程中做出職業選擇。

新聞教育實屬新聞學系學生經歷密集職業社會化的主要環節，同時也是樹立他們新聞專業觀的重要角色（鄧力，2016；Mensing, 2011; Nygren & Stigbrand, 2014），據此，本研究嘗試回溯新聞學系畢業生的大學學習歷程，企圖分析各種學習與觀察經驗的互動軌跡，及其對於職業抉擇之影響。

貳、新聞教育對新聞學系畢業生職業抉擇之影響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斷言新聞教育扮演形塑未來新聞工作者的重要角色，或堅信新聞教育能幫助學生做好職業準備，卻少有研究證實此事（Hanusch, 2013），更有調查發現新聞學系教師與新聞業界皆否認新聞教育能替學生做好就業準備（Dickson & Brandon, 2000）；在臺灣，新聞教育對學生的影響為何、如何影響等問題，亦僅有少數研究進行探討。

Weatherald & Taylor（2002）認為，教育的目標雖不全然為了就業，但教育的結果卻對就業意願有實質的影響。根據鄧力（2016），新聞教育是社會需求趨勢與學生社會化之間的橋樑，卻又不僅是中介，它做為一種機制化的過程，是新聞系學生所經歷之最集中系統的職業社會化過程，提供給他們成為記者之前的所有職業想像。對多數尚未出過社會的大學生而言，相較於影響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意願因素探究，新聞學系學生立足於校園學習領域中，他們對於新聞職業的主要認知應是來自其與學習環境互動的所見所聞，新聞教育對他們未來職業認知的

建構和影響應是重要的研究面向。

經過相關研究歸納，研究者發現多數國家皆有新聞系學生投入新聞業意願漸低的趨勢，且基於各地區教育和職業文化的差異，新聞教育帶給學生的影響面向不一（e.g., 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 2007; Hanna & Sanders, 2012; Hanusch, 2013; Hanusch & Mellado, 2014; Hanusch et al., 2015; Wu & Weaver, 1998）。Wu（2000）指出，無論當初主修新聞專業的動機為何，多數就讀新聞學系的學生都期待專業教育能替他們未來投入新聞業所需具備的實力打好基礎，但是該研究亦發現學校教育反而讓學生越來越不想從事新聞業，其可能原因或許尚未被該研究納入考量。越來越多新聞學系學生畢業後願意投入新聞業之人數比例漸減的現象也同樣出現在台灣，其中的主要因素為何，尚未有相關研究嘗試進行深入分析。

改以新聞教育的立場出發，訓練未來的新聞專業工作者是其主要目標（Dickson, 2000），故越來越多新聞學系畢業生不投入新聞業的現象顯示了人力資源流失的問題。然而，過去相關研究與調查僅點出新聞學系畢業生投入新聞職業比例漸減的數據，或透過計量方法分析相關因素，但新聞學系學生對於新聞職業的看法在哪些學習環節中起了轉變，以及他們的學習經驗如何對未來職業抉擇造成影響，至今尚無相關研究嘗試探討。

在過去，學生被視為校園場域中的客體（Hanusch & Mellado, 2014; Hanusch et al., 2015），直至近期才陸續有研究嘗試立足於學生觀點，探討新聞教育對他們的影響。相關研究發現，新聞教育對學生的主要效用或許不在技能指導，而是專業觀（professional view）的建構（e.g., 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 2007; Hanna & Sanders, 2007; Wu & Weaver, 1998），並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專業觀與新聞學系學生的未來職業意向關聯密切（e.g., Hanna & Sanders, 2012; Hanusch & Mellado,

2014)。

Krumboltz (1979) 提出「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career decision making)，強調既往學習經驗對職業選擇的影響，並指出個人先天條件與社會環境因素亦不容忽視，三者將在促成職業決定的過程中交互作用。歸納過去相關研究結果，影響新聞學系學生職業認知與選擇的因素亦可概分為個人 (e.g., 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 2007)、社會 (e.g., Hanna & Sanders, 2012) 與教育 (e.g., Hanusch, 2010; Wu & Weaver, 1998) 三個層次。個人身處環境、新聞業現況及新聞教育三者構織成新聞學系學生的職業想像視野，又他們立足於新聞教育場域當中，研究者認為學習經驗對新聞學系學生職業認知及選擇的影響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面向，如同鄧力 (2016) 所言，時代與社會提供給學生耳濡目染的大背景，但教育體制與課堂內容無疑是最直接的影響，合力塑造新聞系學生對自我及未來的職業認知。

關於台灣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學生之研究曾兼及新聞教育對新聞系學生職業選擇的影響，如董素蘭 (2000) 探討世新大學新聞系學生參與專業實習前後對新聞系所學之認知與態度差異，指出 20.6% 的學生進入媒體實習後反而降低投入新聞界的信心，其中原因值得後續細究；褚介敏 (2006) 調查國立政治大學與世新大學兩校新聞系學生對校內刊物實習課程的學習滿意度，發現校內刊物實習經驗會影響學生的生涯規畫；劉光瑩 (2009) 從新聞系學生結束媒體實習而返校後的學習歷程出發，發現學生會在此過程中反思實習環境與學校之別，進而勾勒對新聞專業的想像與構思自己的未來生涯目標；張曉、羅文輝、郭佳、汪婧、徐昌鵬、余舒虹、張芳 (2015) 發現課程滿意度對於新聞系學生將新聞做為終身職業之意願的顯著預測力，說明新聞教育會對新聞系學生的職業認知與職業選擇造成不同層面的影響。前述成果說明新聞教育場域扮演著促發學生思考未來職業意願的角

色，但台灣目前尚未有聚焦於新聞學系學生之職業選擇歷程的相關探討。

從學生的觀點出發，本研究以就讀國內新聞學系、取得學位後投入之首份正式工作不是新聞職業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畢業後無意願從事新聞工作的職業選擇歷程，以及新聞教育在此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深入瞭解他們將新聞職業排除在未來生涯考量之外的原因，及其對當代新聞業與新聞工作的認知與評價，並探討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他們職業選擇之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整合 Krumboltz (1979) 的理論架構與新聞傳播領域相關研究成果，由新聞學系學生的個人背景、社會環境及學習經驗三方面切入，並循 Tiedeman(1961) 之觀點，將職業選擇視為一段由學習與生活經驗所構築的歷程，故以他們進入新聞教育場域的科系選擇意願為始、離開該場域（畢業）時的職業抉擇為終，希望在這段高度職業社會化的學習歷程中達成以下四項研究目的：

- 一、描述新聞學系畢業生當初進入新聞學系的動機與期待。
- 二、刻繪新聞學系畢業生大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及其對新聞職業的認知過程。
- 三、瞭解新聞學系畢業生選擇從事非新聞職業的原因，以及他們選擇何種職業。
- 四、分析個人背景、社會環境，以及學習經驗三者如何交互影響新聞學系畢業生的職業選擇。

自新聞學系學生學習的視角起程，研究者期望瞭解社會脈絡、新聞傳播環境與專業教育協力交織出何種新聞學系學生的專業想像，以及現今越來越多新聞學系學生畢業後未投身新聞職業的原因，及其選擇何種職業，盼能替新聞學系之教學目標與學生實際就業情形漸行漸遠的現況提供未來調整方向，同時藉此重新思考當前新聞教育對於本科學生的意涵為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發展

壹、現今概況

台灣的新聞傳播專業教育集中於大學（羅文輝、陳韜文，2004），學生來源以主修人文社會學科的高級中學學生為主，經過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或指定考試分發入學等多元管道成為新聞學系學生，亦有他系大學生經由轉系、轉學或雙主修管道而主修新聞傳播專業。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將台灣所有的大學科系依照領域相似性分為十八學群¹⁴，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屬於「大眾傳播學群」中的一類。根據教育部「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一覽表」¹⁵，台灣共有 47 個與傳播相關的一般大學系所，包含國立大學 12 系（25.5%）與私立大學 35 系（74.5%）。就地域別觀之，包含北部 38 系（80.9%）、中部 3 系（6.4%）、南部 4 系（8.5%）以及東部 2 系（4.3%）。其中，隸屬於傳播學院的科系共 26 個（55.3%），其餘則散佈於人文、社會或資訊等學院。依系名分類，以「新聞學」或「新聞傳播」為系名者共 6 系（12.8%），其他則以「傳播」、「大眾傳播」等為系名者居多。因應科技發展與數位技術成熟，亦有為數不少的「資訊傳播」、「圖文傳播」等傳播科技相關科系，同時也順著媒體產業分工日益精細的趨勢，而有「傳播管理」、「口語傳播」等次領域科系的誕生。

貳、發展歷史

新聞學科之特色在於先有了新聞業，才有了相對應的新聞教育，說明了新聞教育與新聞產業的發展緊密相關。回顧新聞學系的發展歷史，新聞教育機構設立的初衷是為培育高素質的新聞專業人才，循此宗旨，新聞科系從一開始專注於實

¹⁴ 取自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站：major.ceec.edu.tw/search/cee-18g.htm。

¹⁵ 取自「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一覽表」網站：ulist.moe.gov.tw。

務技巧訓練，逐步增添專業倫理課程，同時帶領學生深入理解傳播的過程，及涵養其博雅的人文社會知識（Donsbach et al., 2008）。

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發展可追溯至民國初年，主要脈絡是自美國移植而來。美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亦與新聞事業相輔相成，在著重學理的大學殿堂中，新聞與傳播相關科目最初隸屬於人文學院，19 世紀即有大學開設新聞寫作課程（Blom & Davenport, 2012），並逐步確立新聞文類之紀實性等特質實與一般文類有別（Tumber & Prentoulis, 2005）；也由於其雜揉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學術特性，後有部分大學將之納入社會科學領域。直至 20 世紀（1908 年）Walter Williams 在密蘇里大學設立獨立的新聞學院，並說明其旨在培育真實工作環境中即時上手（hands-on）的新聞工作能力，新聞學術始能不受其他學院影響，在大學教育中獨樹一幟，以培養學生之職業技術為首要目標（Reese, 1999）。

民國初期新文化運動盛行，追求西化的風氣蔚為學術界主流，美國之實用主義普受歡迎，而以實用主義為基的美國新聞教育自然備受青睞。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認為報紙是促進現代化的利器，欲培育專業人才，卻不知道如何建立新聞教育，正好留美歸國學人——尤其是密蘇里畢業生，帶回了一套現成可行的新聞教育模式，故中國各大學的新聞系幾乎都是密蘇里校友創辦的，課程規劃也與密蘇里大學亦步亦趨（張詠、李金銓，2008），並且以職業技能培養為主要取向。

新聞教育原以培養黨政訊息之宣傳人才為主要宗旨，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於 1935 年設立新聞系，先由程天放出任系主任，後由甫自美國密蘇里大學學成歸國之馬星野接掌系務¹⁶，教育目標如當時中央政治學校校長蔣中正所揭示：「宣傳即教育，故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亦即社會

¹⁶ 取自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站：www.jschool.nccu.edu.tw/zh_tw/Introduction/History。

民眾賴以啟迪之導師，」並提出四點做為新聞界共勉之目標，包括善盡普及宣傳、宣揚國策、推動建設以及發揚民氣（王洪鈞，1993）。國民政府遷台後，政治作戰學校於 1951 年在台招收最早接受新聞教育的第一批學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繼之於 1954 年招收第一屆研究所學生、1955 年招考首屆大學生（鄭貞銘，1999），為台灣新聞教育的開端。

新聞教育長期以來以產業為中心（industry-centered），尤其又以培育報紙的新聞工作者為主軸，且這項宗旨並沒有因為科技或媒體環境的改變而有所異動（Mensing, 2011）。王洪鈞（1993）指出新聞教育的四項特質包括知識教育、技能教育、道德教育與方法教育。其中，「知識教育」除了新聞專業知識，也泛及基礎社會科學與人文知識；「技能教育」意指從事新聞工作所需的技能，並強調學校教育別於職業教育或職場中的學徒制度，更應著重在培育學生學習一項技能的效率；「道德教育」說明新聞從業人員需具備充沛的道德觀念、正義感和責任心等；「方法教育」則指獨立思辨，以及快速地閱讀、採集資料與表達等能力的養成。此四者為長期受採用的新聞教育基本理念與架構，是為台灣新聞教育的主要骨幹。

解嚴之後，政府先於 1988 年開放報禁，並在 1993 年完成有線電視合法化，使得新聞媒體業蓬勃發展、傳播人才需求瞬間倍增，促成傳播教育機構的快速興立，傳播相關科系也因就業出路佳而躍升為許多年輕學子嚮往的大學科系。翁秀琪（2001）曾針對台灣傳播教育的發展梗概進行歷時性整理，發現 1991 年是台灣傳播系所成立的關鍵年，當年共 7 個傳播系所成立，占當時總系所數目的 10%，而 1991 至 2000 年是傳播相關系所蓬勃發展的十年，每年至少都有一個傳播相關科系在台灣成立，總共成立 49 個系所，約占 1954 年以來成立系所的七成（69.9%）。在所有傳播學門的科系中，「新聞類」的科系成立較早，泰半於 1970

年前設立，而 1971 至 1990 年間則以「大眾傳播類」為主；1991 年後除「大眾傳播類」繼續設立之外，科技成了帶動傳播教育演進的主要推手，教學單位中的系、組規劃不斷依據專業的需要而加以增設與調整（閻沁恆，1991），「傳播科技類」、「傳播管理類」、「視覺藝術類」、「藝術類」等新興科系如雨後春筍般陸續設立，課程也逐步朝著技術性的方向發展。

然而，在脫離戒嚴時代政治管制的有形箝制後，台灣的新聞傳播環境受市場的影響與日俱增，如 2000 年後香港商業媒介的強勢進入，大幅助長了媒介商業化的風氣。以市場邏輯為基的商業模式使得原本力求恪守傳統專業意理的新聞媒體面臨複雜的經營處境，20 世紀初甫樹立的新聞專業與實務界的實踐越來越遠（Mensing, 2010），但新聞傳播教育不能脫離社會與產業現實而存在（Deuze, 2006），當前的教育單位亟需思考該如何面對充滿矛盾的媒介生態，以及如何催生、發展新的媒介專業精神（羅文輝、陳韜文，2004）。

Huang et al. (2006) 認為，數位匯流促使不同傳播科技間的界線模糊化，使得各地新聞教育者重新思考以媒介做為專業分科的本質。Deuze (2002) 也發現，當代新聞工作者在組織內的職務更動頻率遠勝於從前，因應嶄新的環境，如果僅具備單一職業能力，將不足以應付變化。在台灣，除了政治到商業力之移轉對新聞媒體造成的影響，科技匯流影響下的新聞傳播教育亦涉及一系列課程的重新思考與規劃（陶振超，2007）。根據許瓊文（2007），台灣的大學傳播教育多半是以科技形式來分類（如：新聞系、廣電系），因此近年的科技匯流使台灣的傳播教育遇到瓶頸——是否需要修改課程以因應科技帶來的變化、是否需要開創另一個新科系來配合科技匯流，或是只需要增加課程即可的小幅改變。鑒於此，國內部分傳播學院嘗試以打破科系藩籬來因應，如銘傳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分別自 2003 年及 2014 年實施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然而，基於學生核心課程越修

越少、所學內容與未來職業關聯性漸低等問題，採用大一大二不分流學制長達十年的銘傳大學決定自 2014 年改回傳統分系制度¹⁷。面對變化步調快速的新時代挑戰，未來的新聞傳播教育該何去何從成了棘手課題。

科技促成的媒體匯流使得新聞教育面臨挑戰，此為全球各國的共通現象（Deuze, 2006）。Mensing（2010）認為，當前新聞教育的癥結在於學術界企圖在去技術、去專業的新聞傳播環境中形塑專業，結果反倒拉大了新聞理論與實務的距離，讓學生無法在新的時代環境中做好完善的就業準備，而這項差距是過去鮮少被關注的範疇。其次，現今的新聞教育以單向傳播（one-way communication）的技術訓練為主幹，與趨向網絡化（networked）的傳播環境有所不同。再者，新聞教育長期以來著重新聞室（newsroom）的社會化，在強調既定產製方式的過程中，忽略了隨時因應環境而反思、改變的彈性。

論及新聞教育的未來方向，Mensing（2010）認為新聞學系應帶領學生處理大量且豐富的資訊，同時精通多元的傳播管道；Hartley（2013）則指出，若以產製與接收做為軸線的兩端，新聞工作的比重逐漸向接收端傾斜，故新聞教育核心應轉向閱聽人，帶領學生認識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的互動，強調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的連結，而非樹立產製與接收兩端的分野（Deuze, Neuberger, & Paulussen, 2004; Mensing, 2010）。

此外，在技術性課程多過倫理及理論訓練（Blom & Davenport, 2012）的學習脈絡中，不少學者認為傳統新聞教育的價值應以更符合新時代的樣態再次被強調，如資訊正確性的判準、傳播過程與效果（Donsbach, 2014）、基礎的研究與統計分析能力、熟習電腦應用，以及完整的資料處理流程（Gillmor, 2016）等。

¹⁷ 陳智華、沈育如（2013 年 11 月 2 日）。〈數位匯流 政大傳院大一、二採不分系〉，《聯合新聞網》。取自 goo.gl/kTlBtB。

參、主「學」與主「用」的辯論

立基於培育未來新聞專業工作者之教學目標，兼納新聞實務與基礎學理課程，是各國新聞教育的共同特色（Deuze, 2006; Dickson, 2000）。綜覽台灣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官方網頁，各系所教育宗旨及目標包括培育當代新聞傳播專業人才、提供新聞傳播理論與實務訓練，期望能招收有志於新聞、媒體事業的學生，做為新聞媒體工作者的搖籃等，足以顯現其強烈的職業應用特質，及與新聞產業的高度關聯。為此，新聞傳播相關科系透過設置校內實習媒體與實驗室、延攬業師授課，或推動產學合作等方式培育人才，但由於大學校園環境終究與產業界有別（褚介敏，2006；鄭貞銘，1999），理論與實務如何有效接合始終是項挑戰。

在台灣早年的新聞傳播科系課程中，為因應培育報社、雜誌等平面媒體的新聞傳播人才之教育目標，編輯、採訪課程被列於基礎暨核心的位置（朱立，2005；潘家慶，1996），時至今日亦如此。伴著科技改變傳播方式，新聞傳播科系的專業技術課程也隨之跟進，各校陸續增設影音製作、多媒體製作基礎課程，以及相應的數位敘事、新聞策展專題，且更加強調資料蒐集與視覺化呈現能力，與傳統的採訪寫作、編輯課程並立於多數新聞傳播科系的課程大綱上。此外，校園內講求提供「做中學」學習環境的實習媒體亦由最初的報紙刊物，轉而增設實習新聞台、廣播電台，以及近期的網路原生媒體，以訓練學生適應媒體聚合環境。

在兼顧理論與實務的高等教育脈絡中，「新聞學」在早年的新聞傳播科系中被視為不可偏廢的一門課。然而，隨著整個傳播領域由新聞學轉向傳播學的研究趨勢，「傳播理論」課程日漸成為新的理論核心課程，甚至取代新聞學。Carey（2000）也發現，傳播學（communication）的加入改變了原先以新聞學（journalism）為主軸的學術脈絡，時至今日，甚至許多新聞科系並未開設一門名為「新聞學」

的課程。再者，在新聞專業課程之外，早期的新聞傳播教育著重人文素養的養成，諸如「現代文學選讀」等課程散見於相關科系課程大綱（潘家慶，1996）。但是，研究者觀察近期的新聞傳播科系課程大綱，發現過去和語文素養相關的課程已鮮見，取而代之的是與社會科學相關的選修課程，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與過往有所不同。

整合前述，相較於人文、社會等其他相關領域，新聞教育的應用性格較濃厚，因此與實務界之協合關係是經常引發討論與爭議的重要課題（鄭瑞城，1998）。新聞實務界多認為新聞傳播科系的專業教育偏於理論，實務訓練頗為不足；新聞教育者則表示學校教育本以紮實根基、潛化涵養為主，基於時間與環境所限，無法充分著力於實務訓練（馬驥伸，1995），再加上科技帶動傳播產業飛速變化，以及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新聞教育必然無法跟上產業變動的腳步，故思考新時代中的教育目標實屬重要之務（Deuze, 2006; Gillmor, 2016）。

在亞洲地區，標榜實務教育的大學科系反而較能建構一職業專業的印象，因此，無論在學系設置或者專業課程層次上，不少亞洲大學的傳播課程傾向過分專門化，其目標就是為了培養特定行業的入行人手（陳韜文，1999）。然而，太專門的取向和現代資訊科技、傳播業和職業的快速變遷顯得格格不入，亦是一大矛盾。在台灣，傳播相關系所於 1990 年前後不斷成立，可謂學術受到重視，但課程不斷偏向實務技術，似乎又闡明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夏春祥，2002）。林靜伶（1996）也認為，為求專精而將傳播大餅四分五裂的結果，經常是傳播科系既無法履行給學生專業訓練的承諾，也犧牲了通才教育的理想。

針對傳播科系課程過度重視技術的考量，陳韜文（1999）建議教育工作者應該積極試驗不同教法，包括以問題為本的教法，藉此提升實務教育的層次和效益。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則指出，過去的傳播教育較偏重「陳述性知識」的傳授，但學生實際操作的經驗仍不能滿足實務界的需求，故主張未來的傳播教育應以「程序性知識」與「情境知識」為核心內容，訓練學生具備分析環境與探討問題的能力。但林靜伶（1996）認為，若是放棄傳播學門陳述性知識的追求，則等同放棄傳播在整個學術領域中的關鍵地位，其可能結果是傳播學門不必是一個獨立學門，而必須在其他學門或領域中掙扎求存，例如傳播課程可以散居各系，而本身不必是一個獨立科系，如此一來，傳播科系必須在其他學院中苦尋認同，反而重蹈「傳播是否足以做為一獨立學門」的長期議論，成了另一困境。

肆、新聞專業與實務實踐的扞格

在講究高度分工的社會中，高等教育機構除了推動學術發展，也肩負培育各行業專業人才的任務。根據 Wilensky（1964），專業訓練學校的設立可被視為一項職業專業化的要件，因此，立足於大學學術殿堂的新聞學院可謂一專業標誌的樹立（Aldridge & Evetts, 2003; Splichal & Sparks, 1994）。Deuze（2006）綜整世界多國的新聞教育發展趨勢，指出訓練新聞工作者的主力由媒體機構移轉至高等教育，日漸朝著專業化、正規化的方向邁進，是各地的共同趨勢。雖然大學科系的成立鞏固了逐漸成形的新聞專業（Medsger, 2005），「新聞是否為一項專業」仍從 19 世紀迄今爭論不止（e.g., Splichal & Sparks, 1994; Tumber & Prentoulis, 2005; Wu & Weaver, 1998）。然而，新聞學系做為大學教育的一環，若新聞專業的定位不夠鮮明，則新聞教育的意涵將頻受質問。

回顧新聞專業的發展脈絡，隨著大眾傳播媒體的問世與普及，新聞工作先是成了一種特定職業，並在邁向專業的道路上逐步推進。相較於醫學、法律等領域，新聞學因知識系統不明確，範疇多元而難以界定，再加上新聞教育向來對實務能力的重視，新聞傳播始終位處技藝（craft）與專業（profession）的模糊地帶；同

時也基於新聞的學科特殊性，若以傳統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來衡量新聞專業，有其矛盾之處（Donsbach, 2014; Splichal & Sparks, 1994; Tumber & Prentoulis, 2005）。Hirst（2010）認為，新聞專業的樹立是因意識到新聞產業需要的不僅是技術人力，新聞教育既已設立於大學而非職業學校，教學內容就不該僅只於技術層次（Reese & Cohen, 2000）。Reese（1999）也強調，高等教育場域中的新聞學系不應只是提供職業訓練，且未來不該再以二分法武斷區隔新聞理論與實務，而是應思考學與術的關聯，進而整合兩者，發展一套有脈絡的新聞教育系統。

歷來針對「專業」的討論甚豐，眾說紛紜。以政治學角度觀之，專業形同權力的掌握，若從經濟學的視野審視，專業被定義為相對多數資源的持有，而就社會學衝突論的觀點來看，專業象徵階級地位的取得（Tumber & Prentoulis, 2005）。換言之，專業本身即是一社會建構而成的共識（Johnson, 1972），又基於新聞工作的職業特性，新聞專業並無絕對標準，僅能算是相對的專業（Donsbach, 2014），或 Barber（1963）所謂「逐漸成形的專業」。羅文輝（1998）從結構功能論觀點分析新聞專業，指出傳統的專業人員（如：醫師、律師）必須接受長期的專業訓練及通過特定考試才能執業，但新聞工作並無此門檻。儘管世界各國大學已經普遍設立新聞學系，負責訓練新聞專業人才，但在專業知識方面，新聞事業仍然缺乏傳統專業的權威特質。

若分別從「學」與「術」的視角檢視新聞專業，Tumber & Prentoulis（2005）指出，新聞學與醫學、法律領域之主要差別在於新聞本是一糅雜理論與實務的學問，就技術的角度論之，雖然採訪、編輯始終是新聞傳播科系的基礎課程（Blom & Davenport, 2012），但趨向組織化、集團化的新聞產業所囊括的職務日益多元，難以界定一核心的職業技藝；而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新聞學缺乏具系統性的理

論與科學的架構，反倒是社會責任成了樹立新聞為一專業的重要因素，「中立」、「客觀」、「公正」等專業意理是使得新聞不僅只於技藝層次的關鍵，也標誌了新聞業與其他具公眾傳播權的組織（如：政黨）之異，說明新聞屬一陳述事實、不扭曲真相的專業。

比較中、港、台三地的新聞教育差異，羅文輝、陳韜文（2004）發現，台灣地區的新聞科系課程設置深受美國新聞教育的影響，理論與實務並重，並強調自由主義與專業性。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成立將新聞事業當成一種社會服務事業，認為新聞從業人員應當思想清晰、立論公正、為公眾利益服務，因此必須建立完善的新聞教育，才能使新聞從業人員兼具專業技能及社會責任（羅文輝，1989），這樣的精神被留美學者帶回台灣，社會責任成了新聞專業實踐的重要環節與教育目標。根據陳世敏（2016），「培養專業」無疑是台灣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如馬星野從密蘇里大學回到政治大學新聞系任教，即仿威廉斯「報人守則」，手擬「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條，明確揭櫫新聞教育理念，也闡釋了新聞專業的內涵。

然而，Donsbach（2013）指出，新聞媒體近年來產生的鉅變之一是公共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與新聞專業的脫鉤，新聞產製內容一味趨向閱聽眾喜好，致使符合商業利益、或者軟性化的新聞充斥。當代新聞之公共與商業的雙元性格已對新聞專業定位帶來挑戰（Hirst, 2010），時至今日，以商業邏輯產製的新聞篇幅更是遠多過為公共利益發聲的報導，令新聞教育向來強調之社會責任與公共服務面向難尋實際用武之地。

Medsker（2005）認為設立新聞科系的目標有二，一是培育學生未來從事新聞工作應具備的思辨能力，二為具體刻繪新聞學的樣態。做為著重應然面規範的學科，新聞學教導新聞「應該怎麼做」的成分，不亞於對「新聞是什麼」的描述。

觀察以「新聞學」為名的教科書，「新聞專業」代表著一套正統的新聞工作準則，凡事講求「正確」、「公正」與「客觀」構成新聞教育領域對於新聞專業的想像（張文強，2015）。然而，許淑玉（2004）以傳播管理的觀點檢視台灣新聞產業的人才需求，發現過去「相關科系畢業」條件受到重視的原因在於對新聞倫理與新聞價值的瞭解，而在實質技能方面，相關科系的畢業生編採能力較佳，工作較容易上手，但工作久了以後則與其他科系的畢業生差異不大。此外，該研究亦發現，電子報工作者由於科技使用與產製新聞方式不同於傳統媒體，故人才是否受過專業教育的重要性降低，「相關科系畢業」甚至成了平面新聞媒體最不重視的徵才條件，也點出傳統新聞專業意理在編輯室中逐漸不被在意的事實。

為探討新聞專業，羅文輝（1998）以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承諾與專業責任四個面向建構新聞人員的專業性量表，其中「專業知識」指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系統性知識；「專業自主」指工作的獨立自主、不輕易受組織影響；「專業承諾」為不輕易離開新聞工作的志向；「專業責任」則意指新聞倫理與社會責任，期待藉此評估新聞人員的專業性，同時也說明新聞專業屬一多面向的概念。

然而，若從上述四點來評估新聞事業的專業化程度，新聞人員似乎只具備部分的專業特質（羅文輝，1998）。從「專業知識」的角度來看，新聞記者並不一定要接受新聞專業教育及取得證照；在「專業自主」方面，雖然大多數國家的憲法保障了新聞自由，但新聞室的運作經常受到政治與商業利益的控制與干擾；而在「專業責任」面向上，由於新聞人員參與專業組織（職業工會）的比例偏低，諸如〈中國記者信條〉¹⁸等倫理規範無權約束所有的新聞工作者，同時也因商業人士入主新聞事業，經營邏輯大幅改變，使得新聞人員逐漸從傳統的專業人士轉為媒體組織裡的受雇勞動者，專業理想時常無法落實，進而影響其專業承諾。

¹⁸ 由馬星野先生所擬，是國內最早的新聞倫理成文規範。

從對實務工作的觀察結果反過來檢視新聞學，張文強（2015）發現實務場域自有一套工作邏輯，讓他們以不同於新聞專業想像的標準處理新聞。從電視新聞的角度觀察，他以「做電視」取代「做新聞」來說明這個現象，指出在商業思維入主媒體的市場環境裡，當觀眾收視率被列為編輯室的首要目標，新聞成了一種敘事展演文類。以電視新聞為例，吸引目光的素材被大幅套入預設好的立場與故事情節中，取代了查證、核實等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學像是徹底被框限在學術場域的天空樓閣，即便學界仍有針對實務工作的檢討，卻幾乎不具影響實務環境的可能，也與實務工作的差距越來越大。

伍、小結

綜整本節內容，新聞專業可謂新聞教育之核心輪廓，其範疇涵蓋「學」與「術」兩面向，「術」意指編、採、寫及科技、媒材運用等新聞傳播技術，「學」則包括「專業知識」與「專業意理」兩部分。如同 Deuze（2006）所言，若以理論與實務為經，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做緯，則新聞學在這上頭的座標始終矛盾而難尋，當前新聞學系之新聞意理、知識與技術教育各自有其亟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先從「術」的角度檢視新聞專業，承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職業導向宗旨，培育專業工作人才是台灣新聞教育的主要目標，然而，即便積極透過產學合作等方式進行學用接軌，位處學術環境的新聞技術訓練必然與實務工作場域有所區別。此外，凡事講求技術的課程不但使得新聞科系在大學教育中的地位備受質疑，也基於課程規劃的腳步必定趕不上科技的快速更替，傳播領域的核心知識再次成了學界討論主軸。

改由「學」的觀點探討，在專業知識層面，新聞科系於 20 世紀初正式走進

高等教育殿堂，卻因知識系統不定、雜揉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特性，新聞學之樣貌為何成了長期以來的辯論；而在專業意理面向上，現今商業化的媒體營運方針促使新聞專業在學術領域上的立意與實務工作的實踐情況日益疏遠，新聞之講求公共性的角色亦遭削弱，進而與新聞學系培養新聞專業人才的教育目標產生衝突。

第二節 新聞學系畢業生的職業選擇歷程與影響因素

壹、從學習到選擇職業的過程

整合有關新聞學系學生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發現許多國家之高、低年級學生對於新聞職業的想像有所不同，在這期間之中的轉變歷程尚待細究。舉例而言，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 (2007) 研究指出，新聞系學生於在學期間對新聞業之「替公眾發聲」、「替弱勢發聲」等理想主義層面的功能較為重視，出社會後則轉而看重閱聽眾偏好，但對實務場域中「真正的」新聞業及新聞工作產生了更多認同。Hanusch (2013) 分析，比起新聞學系的高年級學生，低年級學生對新聞職業的觀念反而與新聞工作者近似，除了再次說明新聞教育對學生職業認知的影響，也令人反思新聞科系學生的學習經驗是否對未來就業沒有正向效用。Wu (2000) 比較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與新聞系學生對新聞工作的看法，指出新聞系學生也瞭解記者並非高薪及位處高社經地位的職業，但他們較傾向認同新聞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工作，對新聞專業的想像遠比新聞工作者美好。

針對新聞學系學生的新聞從業意願進行剖析，新聞教育亦有讓本科系畢業學生越來越不想投入新聞業的趨勢，如 Hanusch et al. (2015) 調查全球 23 個國家新聞系學生對於未來主跑路線 (beat) 的看法，意外發現即將畢業之學生不想投入新聞業的比例遠高於甫入學新生，其中原因值得做為後續探討方向。因此，本研究將職業選擇視為一段由學習與生活經驗構築之歷程，期望從中探索新聞學系畢業生之職業意願的流變過程與影響因素。

爬梳職業理論的發展脈絡，雖然「職業選擇」甚早就被視為主要的討論目標，亦被認定為一理性而有邏輯可循的行為(林幸台、田秀蘭、張小鳳、張德聰, 2010)，但大多數的理論僅將「做決定的過程」當成一自然發生的現象，並不多做探討。直至心理諮商領域在職業輔導的實踐過程中發現既有理論之不盡適用，「職業決定做為一段歷程」的重要性才開始受到關注(金樹人, 1988)。其中，Tiedeman (1961) 最早嘗試描述個體的職業選擇歷程，視職業選擇為一連續不斷的過程，而非發生在某一時間點上的單一事件。

Tiedeman (1961) 將職業決定的歷程按照時間順序分為「預期」(anticipating a choice) 與「調適」(adjusting a choice) 兩大階段，指出決策者首先在「預期」階段預先擬出數個可行方案，並透過利弊分析而落實為具體決定。其次，在「調適」階段中，他們會評估該抉擇在現實世界中的執行效果，按照自身滿意程度進行調整或改變，如此周而復始地貫穿整個選擇歷程。

一、進入新聞學系的動機

融入新聞學系學生的學習脈絡，他們進入新聞系之動機如同 Tiedeman (1961) 所述之「預期」階段，能做為新聞學系畢業生職業選擇歷程之起始點。「動機」是影響個體採取某項行動的前因，亦反映其對採取該行動之成果的期望 (Vroom, 1964)。Splichal & Sparks (1994) 曾針對世界 22 國新聞科系大一學生進行調查，發現最多學生表示其選擇新聞專業的主要原因為對自身寫作能力的自信。Weaver & Wilhoit (1996) 也指出，對寫作的熱愛是諸多新聞專業學生的共通特點，而他們嚮往新聞業的原因尚包括工作新奇有趣、有機會挖掘第一線消息，以及希望藉由新聞工作讓自己與眾不同。統整相關研究，Carpenter, Grant, & Hoag (2016) 發展一套學生選擇就讀新聞科系之動機的量表 (Journalism Degree Motivations

scale, JDM), 包括社會責任、社會聲望、以及對於採訪、寫作的嚮往, 或對體育媒體、攝影的喜愛, 偏好新鮮多變的工作環境, 或認為自己不擅長自然科學和數字處理等最具預測力的八個項目, 可做為探討學生未來職業目標的預測變項。

王洪鈞 (1993) 曾綜整政治大學新聞系學生的就學動機, 大體而言包括服務社會人群的理想、政大新聞系名聲響亮、聯考分數高、受到家長鼓勵、認為新聞記者屬一具有社會地位的職業等。Wu (2000) 調查中國大陸新聞科系學生主修新聞專業的動機, 指出無論最初選擇新聞專業的動機為何, 多數就讀新聞科系的學生都期待專業教育能替他們未來投入新聞業所需具備的實力打好基礎。

二、就讀新聞學系期間的學習經驗

學生帶著不同預期進入新聞學系, 接著立足於教育場域中進行有關未來職業的後設思考。Tiedeman (1961) 指出, 做決定者在此歷程中會不斷經歷「分化」與「再統整」的過程。其中, 「分化」(differentiation) 意指既有經驗的解組, 「再統整」(reintegration) 則指分解後的經驗再次統合成一新的狀態。這種不斷分與合的過程促使決策者擴大自我的整體經驗, 同時也逐漸瞭解自己, 形成更豐富自我內涵, 並影響最後的職業抉擇。其次, 在整個做決定的歷程中, 決策者對於現實 (reality) 的知覺屬重要影響因素, 包括自身對外界的認知和察覺所構成之「個體現實」(personal reality), 以及他人認為決策者該如何做的「共通現實」(common reality), 如專家建言、重要他人意見等; 而人們的職業抉擇, 泰半是這兩類現實折衝協商的結果(金樹人, 2011; Miller-Tiedeman & Tiedeman, 1990)。

Tiedeman & O'Hara (1963) 進一步將 Tiedeman (1961) 提出之職業選擇歷程的「預期」階段分為探索期 (exploration)、具體化期 (crystallization)、選擇期 (choice) 與澄清期 (clarification)。其中, 「探索期」為面臨選擇初期, 決策

者透過廣泛蒐集資料、聽取他人意見及剖析自身意願以應對；「具體化期」指各項可能選擇的優缺點已經過統整，暫時性的決定已經浮現；「選擇期」則為決策者正式做出決定；「澄清期」是做出選擇到實施之前的過程，決策者可能面臨後悔、矛盾，接著便步入選擇後期的調適階段。

在「調適」階段中，Tiedeman & O'Hara (1963) 以入門期 (induction)、重整期 (reformation) 與統整期 (integration) 分述。決策者在「入門期」適應新的生涯環境，可能面臨新舊經驗的衝突，此過程被認為是一生涯決定能否持續貫徹的關鍵；「重整期」則進一步描述決策者融入新的環境，產生新的思維方式或生活習慣；「統整期」則意指個體對於新環境之適應漸趨穩定，並對自我狀態逐漸產生自信心 (轉引自金樹人，2008；金樹人，2011；Miller-Tiedeman & Tiedeman, 1990)。此決策歷程如圖 2-2-1，各階段在發生時序上皆具可回溯性 (金樹人，2011)，因職業選擇在此脈絡中被視同一反覆循環的過程。

圖 2-2-1：Tiedeman & O'Hara (1963) 生涯決定過程模式

<p>【預 期 階 段】 在面對選擇的過程中逐步擬出數個可行方案，透過利弊分析而落實為具體決定。</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探索 ⇕	初步面臨選擇，透過廣泛蒐集資料與聽取他人建言應對之。
	具體化 ⇕	針對數項可能方案擬妥優缺點分析，促使暫時的決定浮現。
	選擇 ⇕	正式做出選擇。
	澄清 ⇕	在做出選擇後、正式執行該決定前，可能經歷後悔、矛盾等情緒。
<p>【調 適 階 段】 評估該項決定在現實世界中的執行效果，並按照自身滿意程度進行調整或改變。</p>	入門 ⇕	甫進入新的生涯環境，可能面臨新舊經驗磨合；此時期被視為一生涯決定能否貫徹的關鍵。
	重整 ⇕	開始融入新的環境，產生新的思維方式或生活習慣。
	統整 ⇕	對於新環境之適應漸趨穩定，並對自我狀態逐漸產生自信心。

資料來源：整理自金樹人 (1988)；Tiedeman (1961)；Tiedeman & O'Hara (1963, p.40)

以新聞學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研究者認為 Tiedeman & O'Hara (1963) 生涯決定過程模式將能用以分析他們在步入專業教育場域前的預期、就學後所面臨的新舊經驗磨合與調適，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經歷之經驗的反覆分化與再統整。由於這段歷程是促成職業決定的重要前因，故屬研究者欲聚焦探討的層面。

貳、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

Bandura (1977) 提出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說明個人、行為和環境三者間的交互關係，並將人的行為視為個人與環境不斷互動的結果。植基於 Bandura (1977) 的社會學習理論，Krumboltz 及其同事提出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career decision making)，說明每個人在一生中的獨特學習經驗會發展成影響的力量，進而左右其職業選擇行為 (Krumboltz, 1979; Mitchell & Krumboltz, 1990)。

Bandura 聚焦於既有學習經驗與模仿行為對學習的影響，而 Krumboltz 進一步將個體無法控制的先天條件及社會環境因素列入考量，並說明人們在感知到環境的影響後，能主動依據自己的行為目標做適當的應對 (金樹人，1988)。換言之，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強調學習經驗的重要性，並將外在環境的影響納入，說明人們會觀察統整上述因素，並在自我評估與比較後做出職業抉擇。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企圖解釋個人的教育與職業喜好是如何形成，以及這些喜好如何影響個人對各種課程、職業和工作領域的選擇。雖然其他的生涯選擇理論或多或少也提到不同的影響因素對生涯選擇的影響，但是不及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對各種變因的描述來得清晰分明 (金樹人，2011)。

根據 Krumboltz (1979)，影響人們進入一職業的因素包括個人背景 (遺傳與

特殊能力)、社會環境與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事件、學習經驗，以及前述因素交互影響而構成的工作技能取向 (task approach skills)，分別說明各項因素如下：

一、個人背景

包括種族、性別、身體特徵、智商，以及先天的音樂、美術、體育等天賦。Mitchell & Krumboltz(1990)認為，雖然既定的機會或限制與生涯歷程互動較弱，但仍不能否認這些因素在無形中擴展或限縮了職業選擇範疇，同樣會對生涯決定過程造成影響。

二、社會環境與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事件

此項目描述個體所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一地區的社會、法律、經濟、政治等人文環境特色，以及難以預期的自然因素（如：天災）、某項資源的稀有性，或科技發展等，皆會影響人們的生涯選擇。此外，一個社會中的教育制度、勞力篩選機制、工作機會多寡，與主流價值體系對一職業的評價，也該列入衡量範圍。

回顧各國有關新聞學系學生的相關研究，新聞教育在高等教育機構的廣設讓新聞學系學生大幅增加，並躍升為熱門科系，而且女學生有占比逐漸提升的趨勢（Hanna & Sanders, 2007; Splichal & Sparks, 1994; Wu, 2000）。進一步針對人口特質進行歸納，部分研究發現新聞學系學生的家庭出身背景通常為中產階級或更優越的社經地位，他們不一定具有特定的政治傾向，不過通常是該國的主要種族（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 2007; Feldman, 1995; Hanna & Sanders, 2007; Wu, 2000）。同時也基於新聞是一與人類社會高度互動的職業，不同國家對於大眾媒體的政策與管制程度，以及眾人對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角色評價，都對學生主修新聞專業的動機，及其對新聞職業的態度造成影響（Hanna & Sanders, 2012）。

三、學習經驗

相關研究指出，新聞教育的主要功能或許不在技能指導，而是專業觀（profession view）的建構（e.g., 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 2007; Hanna & Sanders, 2007; Wu & Weaver, 1998），如 Wu & Weaver（1998）研究發現，新聞教育對學生職業認知的影響勝過他們過去的成長背景，而新聞系學生對新聞業與新聞工作者角色的認知會進一步影響未來的職業選擇（Hanna & Sanders, 2012）。反從學生的角度思考，根據 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2007）的調查，80%主修新聞專業的學生認為新聞科系並沒有替他們做好就業準備，但卻有高達 67% 認為新聞教育是有用的，同樣說明了新聞教育的宗旨雖有落實之難，但其對於本科學生的潛在影響卻不容置否。

為瞭解新聞教育對新聞學系學生之專業觀的影響，部分研究透過比較新聞科系高年級與低年級學生（e.g., Hanna & Sanders, 2012; Hanusch & Mellado, 2014）、在校學生與新聞工作者（e.g., Hanusch, 2013; Wu & Weaver, 1998）對於新聞記者角色、專業倫理、認為社會對新聞業之期待等面向的看法，亦有研究進行歷時性分析以瞭解學生接受新聞教育前後，以及入行前後的職業認知差異（e.g., 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 2007），說明了專業教育雖然無法給予學生完善的職業技能訓練（Dickson & Brandon, 2000），卻是一進行專業社會化的重要管道，讓學生在密集的學習過程中建構對新聞專業的認知（鄧力，2016；Wu & Weaver, 1998），並以此勾勒未來職業藍圖。

基於新聞產製內容貼近大眾的特性，新聞學系學生在進入專業教育場域前必然已對新聞工作有了既定的認知和印象（Hanna & Sanders, 2012），故 Wu & Weaver（1998）認為，學生對新聞業與新聞工作的看法通常是由既存觀點與新聞專業學習經驗交互構織而成，Becker, Fruit, & Caudill（1987）亦發現新聞科系學

生入學前的學習經驗、對新聞工作的看法，以及個人成長背景皆是影響其選擇主修新聞專業或投入新聞職業與否的因素。

同時，相關研究也指出專業教育對於新聞學系學生之職業認知的影響較其他面向深遠（e.g., Becker, Fruit, & Caudill, 1987; Splichal & Sparks, 1994; Wu, 2000; Wu & Weaver, 1998），如曠湘霞（1972）曾針對國內新聞系學生進行新聞記者形象調查，發現比起低年級學生，高年級學生較傾向給予記者負面評價；Feldman（1995）與 Lowery & Becker（2004）指出學生在投入職場前的新聞相關學習經驗（如：修習專業課程、參與校園刊物製作）與未來職業選擇意向高度相關。

Krumboltz（1979）強調人們過去的學習經驗會影響其職業選擇，並將學習經驗分成工具學習經驗與聯結學習經驗兩類來探討，分述如下：

1. 工具學習經驗：工具性學習經驗可分為前因、行為與後果三個階段來說明，個體接受到來自教育者或學習場域給予的刺激後，會透過數項內隱或外顯行動以因應，以及對該行動所生成之後果的反應。具體來說，工具學習經驗指實際或有目標的學習，包括個體在學習過程中對於一項事物的觀察，或對他人言行的認知與反應，如某項技能的習得，或對所獲評價（如：學業成績）的心理反應。相較於聯結學習經驗，可謂狹義的學習。
2. 聯結學習經驗：指個體對原為中性的事物產生正面或負面的看法，如職業刻板印象的形成即是一例。舉例而言，某生欣賞一部與新聞工作相關的電影，並在過程中觀察該電影對新聞記者揭發不公不義、傳播公共事務的職業角色，進而對新聞職業有了嶄新的認識（Mitchell & Krumboltz, 1990）。

承本章第一節之小結所統整，新聞教育內涵可概分為「專業技能」、「專業知識」與「專業意理」三大主軸。據此，本研究除了企圖理解新聞學系學生在大學

期間積累學習經驗的管道及認知新聞職業的過程，也將探討此三面向在他們學習歷程中產生的實質教育意義為何。

四、工作技能取向

工作技能取向係由前述三項因素交互影響而成，它既是三者彼此作用後的成果，也是影響職業抉擇的原因之一。Krumboltz（1979）指出這些因素交互影響的情形難以精確剖析，亦無一定規律，必須視個體如何自行組合相關經驗而定。具體而言，包括工作習慣、職業價值觀，以及對學習成果表現之標準的樹立等。

職業選擇被視為一複雜歷程，在上述四項因素協力交織下，Krumboltz（1979）認為個體將發展出「自我觀察推論」、「世界觀的推論」，以及「任務取向的生涯決定技能」，並依此自我評估與做出職業抉擇。分別說明三者內涵如下：

一、自我觀察推論（self-observation generalization）

自我觀察推論意指個體會根據自定的標準或他人的看法評價自身表現，包括任務成效、興趣與個人價值三個層面。首先，「任務成效」意指個人對自己學習表現的評價，而此評價是透過與另一學習標準比較而得，故成效的評價端看個體的比較基準為何。舉例而言，某生在學習過程中發現自己對語文科目的擅長程度勝過數理科目。個體藉由將自身表現成果與相對標準交互比較，逐步統整出自己適合與不適合哪些學習活動。其次，「興趣」與「個人價值」皆源於個體既有的學習經驗及對其外在環境的認知與觀察，二者做為學習經驗和選擇行為之間的中介，參與並影響個體在決定歷程中的自我評估與推論。

二、世界觀推論（world-view generalization）

世界觀推論強調個體在學習歷程中會同時觀察其身處的社會環境，進而與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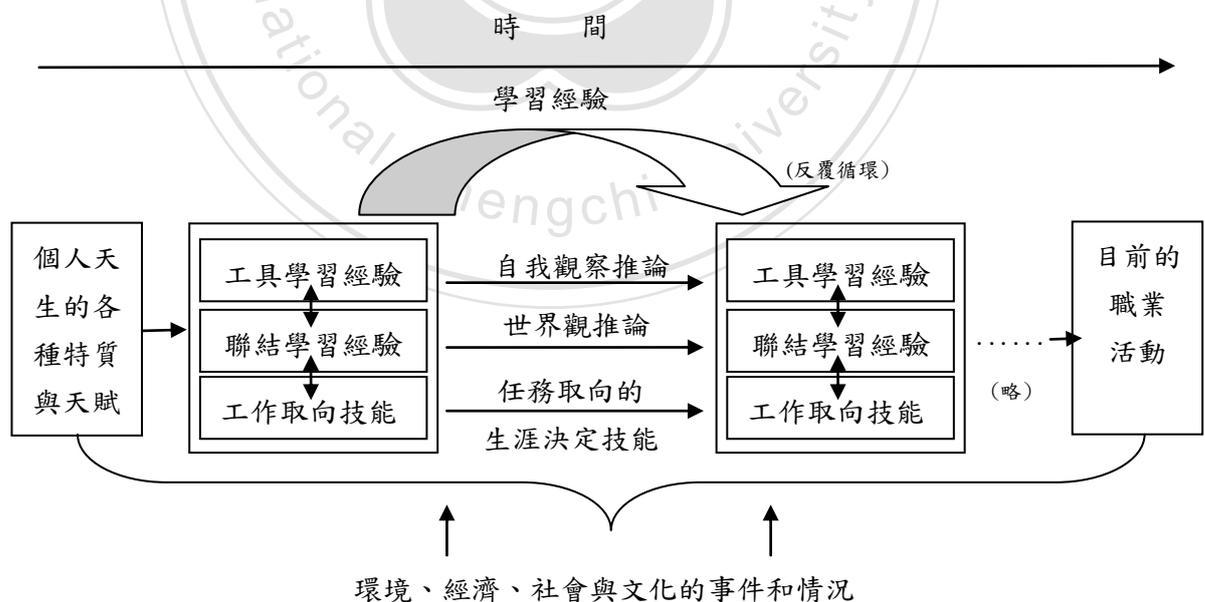
我觀察推論相互參照，據此規劃未來生涯目標。在此過程中，過去經驗的類型、以及經驗的豐富程度將會影響個體之世界觀推論與真實世界的契合程度。

Mitchell & Krumboltz(1990)進一步指出,如果個體曾有世界觀推論失準的經驗，則未來在選擇行動上傾向仰賴重要他人或專業諮詢機構的建議。

三、任務取向的生涯決定技能（task approach skills and career decision making）

任務取向的生涯決定技能意指個體將其在學習經驗中習得的各項認知與表現能力運用於生涯決定的過程，舉例來說，包括在勾勒未來職業方向過程中的思考方式、問題解決能力等。Krumboltz（1979）認為，人們的生涯抉擇即是雜揉自我觀察推論、世界觀推論，以及任務取向的生涯決定技能之結果，且在做成決定的過程中，個人背景、社會環境、學習經驗，與三者交互作用而成之工作技能取向皆為可能的影響因素。上述諸項概念組織而成的模式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Krumboltz（1979）影響職業選擇因素的通用模式



資料來源：改繪自金樹人（1988）；Krumboltz（1979, p.32）

循 Krumboltz (1979) 提出之影響職業選擇因素的模式，本研究以新聞學系畢業生過去在新聞教育場域中的學習經驗著手，同時將其個人背景與身處之社會環境的特質列入考量，探討這些因素如何構織成他們對自身職業意願的看法，以及他們如何在個人層次的「自我觀察推論」和社會層次的「世界觀推論」之交互過程中醞成獨一無二的生涯決定方式，進而做出學／職轉銜切點上的首份職業抉擇。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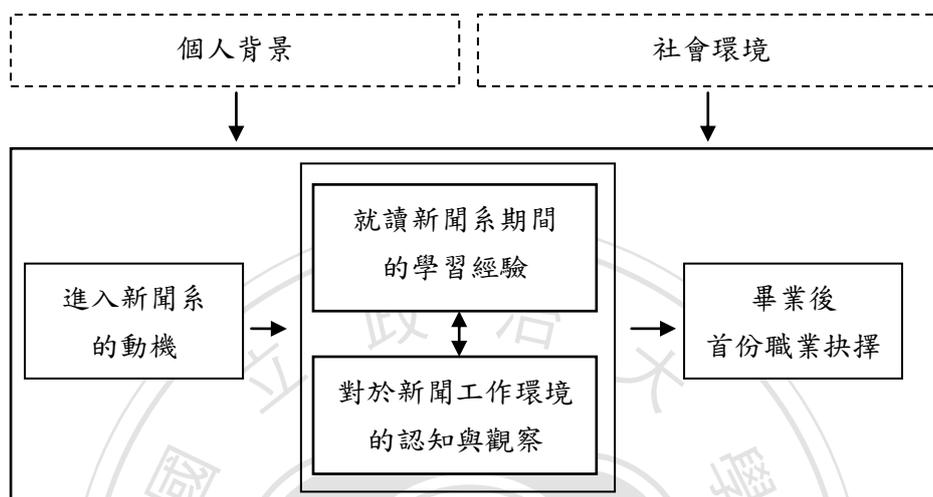
承上節，研究者以 Tiedeman (1961) 之「職業選擇是一連串學習與生活經驗所交互影響而成的過程」之觀點出發，並整合 Krumboltz (1979) 提出的「影響職業選擇因素的通用模式」，擬出本研究架構如圖 2-3-1 (頁 38) 所示，欲以之分析新聞學系畢業生之職業選擇歷程及其影響因素。

由於新聞教育是新聞學系學生所經歷之最密集的職業社會化過程 (鄧力，2016；Wu & Weaver, 1998)，他們對於新聞工作的認知及新聞從業意願應是受大學期間的學習經歷影響最深，故本研究擬將探討範疇以新聞學系畢業生當初選擇主修新聞的動機為起點，直至其畢業選擇非新聞職業做為第一份工作為終端，瞭解他們在這段期間的學習經驗與職業後設思考過程。

其次，在 Krumboltz (1979) 提出之「影響職業選擇因素的通用模式」中，「個人背景」與「社會環境」屬潛在影響因素，並不一定會對職業選擇造成具體影響，需視每個人的成長背景而定；「學習經驗」於此模式中屬最重要的環節，亦是本研究著力最多的探討面向。整理各國有關新聞學系學生的研究，研究者認為，新聞學系學生立足於新聞教育場域中逐漸熟諳新聞知識與技術，並同時透過自身觀

察、參與業界實習等方式認識現實環境中新聞工作樣態，來自這兩方的經驗應是影響新聞學系學生之職業選擇歷程的重要因素。

圖 2-3-1：本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貳、研究問題

根據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新聞從業人員之定義為在新聞媒介工作，並且直接或間接處理新聞的人。綜合行政院主計處最新修訂之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2016，第10版）¹⁹與中華民國職業分類標準（2010，第6版）²⁰，新聞業泛指從事新聞出版，以印刷或電子形式（含網路）發行之行業，而新聞工作者意指從事採訪、蒐集、記錄及調查時事或公共事務，並以報紙、廣播、電視及其他傳播媒體報導之人員；新聞編輯人員亦歸入本類。本研究將依此為界分，找尋自新聞學系畢業後之初職屬該範疇以外的研究對象。

統整以上文獻回顧，並延續上一章提出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以曾就讀國內

¹⁹ 取自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1230162221KI9NIEKP.pdf。

²⁰ 取自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141413555071.pdf。

新聞學系、取得學士學位後投入之首份正式工作屬非新聞職業者為深度訪談對象，並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新聞學系畢業生選擇就讀新聞學系的動機為何？

研究問題二：新聞學系畢業生在大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及新聞職業認知過程為何？

研究問題三：新聞學系畢業生選擇從事非新聞職業的原因為何，以及從事哪些職業？

研究問題四：個人背景、社會環境、學習經驗，以及新聞學系畢業生對當前新聞業與新聞工作之認知等面向如何交互影響其職業抉擇？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

為探討新聞教育對新聞學系學生職業認知與職業選擇的影響，過往研究泰半藉由量化方式調查某一地區之多數學生的職業態度（e.g., Wu, 2000），或者進行跨國比較（e.g., Hanusch et al., 2015），企圖找出新聞學系學生之從業意願的共同趨向。然而，研究者認為，新聞學系學生在新聞教育環境中經歷各種類型的職業社會化經驗，這些經驗讓他們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反覆思辨、參照，並在個體對於外在環境的觀察、互動中進行職業後設思考，他們的新聞職業認知與職業意願應是動態的過程。因此，本研究將職業選擇視同一動態歷程，並嘗試以質性研究方法刻繪新聞學系學生的學習經驗，同時探討他們在不同學習經驗的對話過程中如何擘劃未來職業藍圖。

承接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研究者欲以深度訪談方式了解研究對象之個人職業選擇經驗、於新聞學系在學期間的學習歷程，及其對當前新聞業與新聞工作的看法。深度訪談法是質性研究常見的資料收集方式之一，當研究者想要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內在世界，或被研究對象對事件的看法、感覺、認知或意見時，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即是頗為適當的資料收集方法（潘淑滿，2003）。

根據潘淑滿（2003），訪談就是在創造一種自然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雙向溝通過程，收集口語與非口語訊息，並透過聆聽與觀察，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進而透過詮釋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還原再現。換言之，質性研究者透過訪談中提出問題的過程，來幫助自己對受訪者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以及研究的現象或行動進行較為全面的理解。在這種雙向交流的互動過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建立於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研究者透過積極聆聽與融入，並與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產生互動關係，才能深入理解被研究的現象。

依照訪談問題設計的嚴謹程度，訪談法可分為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及無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三種類型。其中，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收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進行前，必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胡幼慧、姚美華，1996；潘淑滿，2003）。別於結構式訪談大綱需對每個討論題項預先設計非常清楚的問題，半結構式訪談是以半開放方式詢問問題。當研究者的動機是要深入了解個人生活經驗或將訪談資料進行比較時，半結構式訪談可說是非常適合運用的方式（潘淑滿，2003）。由於本研究關注新聞學系畢業生的職業選擇歷程，研究者將依每名受訪者於不同階段的經驗豐富程度彈性調整訪談問題，並進行適度追問，藉此深入理解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故研究者判斷半結構式訪談將是較為合適的資料收集方式。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設計

壹、研究對象

根據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新聞從業人員之定義為在新聞媒介工作，並且直接或間接處理新聞的人。綜合行政院主計處最新修訂之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2016，第 10 版）²¹與中華民國職業分類標準（2010，第 6 版）²²，新聞業泛指從事新聞出版，以印刷或電子形式（含網路）發行之行業，而新聞工作者意指從事採訪、蒐集、記錄及調查時事或公共事務，並以報紙、廣播、電視及其他傳播媒體報導之人員；新聞編輯人員亦歸入本類。本研究將依此為界分，找尋自新聞學系畢業後之初職屬該範疇以外的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人力與時間等限制，研究者再根據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擬以下列五

²¹ 同註 19。

²² 同註 20。

項條件作為正式研究對象的篩選依歸：

一、以學士班畢業生為研究對象

基於人們對一職業的認識係源於自身觀察、教育與工作場域等多方來源，然而本研究擬將分析主軸聚焦於「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新聞學系畢業生職業選擇的影響，故研究者僅以就讀新聞學系，取得學位後投入之首份正式工作為非新聞職業者為對象，不將曾經投入新聞職業而後離開新聞領域的轉職者列入研究範疇。循此考量因素，碩、博士班之學生亦可能來自各個科系，或已擁有新聞相關工作經驗，且碩士班的課程也不一定以職業技能訓練為主要導向，故本研究聚焦於學士班學生之學習經驗與職業選擇歷程的探討。

二、以入學到畢業皆主修新聞者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進入新聞學系就讀前的動機與期望列為討論範圍，因此不以原先主修他系，進而透過雙主修或轉系等制度主修新聞專業之畢業生做為研究對象。

三、以畢業至今不超過五年者為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將針對受訪者進行回顧式的過往經驗探問，研究者擬以自新聞學系畢業至今不超過五年者為研究對象，期能找到對於大學學習經驗仍記憶猶新的受訪者，並從中收集豐足的資料。

四、以已正式投入職場者為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關心新聞學系學生畢業後的人力發展狀況，故擬以已經選擇非新聞職業做為畢業後之初職者的新聞學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不將待業、繼續升學，或從事非以職涯發展為前提之兼職工作者（如：工讀生）納入考量。

五、以政治大學與世新大學兩校新聞學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

依照教育部「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一覽表」²³，目前台灣隸屬一般大學校院體系、並以「新聞」、「新聞傳播」為名者共 6 個系所單位，依照該網站排序，包括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世新大學新聞學系、銘傳大學新聞學系，研究者判斷其為與新聞職業最直接相關的科系。基於各種現實因素，各校系辦學背景並非一致，教學資源亦有多寡之分，學生的學習環境因而有別。考量研究時間與人力的限制，本研究以在台辦理新聞教育之年份較早、以新聞從業人才培訓為首要之務、同時也是台灣唯二設有博士班的政治大學與世新大學兩校新聞學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

再者，研究者進一步綜整台灣新聞相關系所的修課地圖，從中探看學生的學習脈絡，認為兩校之大學部必修課程相似程度高，且所有學生皆需經歷為期一年的校內媒體實習（政治大學為《大學報》，世新大學為《小世界》）。此外，相較於其他校系的校內實習課程，兩校的實習媒體皆以報紙為本，並因應數位趨勢而陸續增加影音、網站新聞之實作，發展及轉型歷程相似，據此推論兩校系學生之學習歷程不至於差異過大，適合併為討論和比較。

統整上述，條列本研究對象之條件如下：

1. 大學就讀政治大學或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從入學至畢業期間皆主修新聞專業，並在取得學士學位後選擇從事非新聞職業做為初職；
2. 自新聞學系畢業迄今未超過五年；
3. 需有現職，而非待業、繼續升學或從事非以職涯發展為前提的短期／兼職工作。

²³ 同註 15。

貳、研究對象找尋方式

為找尋足夠且合適的研究對象，本研究將兼採滾雪球與立意抽樣兩種抽樣策略，首先聯繫政治大學新聞學系、世新大學新聞學系行政單位，徵詢符合本研究預設條件的對象，同時由研究者自身出發，依靠身邊知情人士推薦合適的受訪者（胡幼慧、姚美華，1996）。在抽樣準則上，本研究首先採「符合標準策略」，所選定之對象皆符合本研究各種選項標準，以確保研究品質，並循「最大變異原則」，期望尋得學習經驗有別，以及目前從事不同職業之受訪者。

別於量化研究以能代表人口並能推論到人口母群體的樣本為抽樣原則，質性研究的樣本必須是以能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狀實之廣度」資料為標準，著重資訊的豐富內涵（胡幼慧、姚美華，1996）。因此，在找尋樣本前，研究者事先徵詢身邊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學系、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兩系的知情人士，初步瞭解新聞學系學生的學習經驗類別（如：參與校內、校外實習的組別與職務），並依此為界分，同時加入先導訪談及正式訪談中逐步積累的觀察與訪談內容，據此評斷是否已經收集到各種主要類型的學習經驗，並以此做為資料飽和程度的判斷。最後，若判斷既有的資料已達飽和狀態，則終止取樣。

參、訪談架構與訪談大綱規劃

質性研究重視被研究的現象、事件、或行為的發生過程，並從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中串連事件與事件的關係，最後建構出事件的完整圖像（潘淑滿，2003）。根據本研究目的與 Tiedeman（1961）之生涯決定歷程觀點，本研究以新聞學系學生在踏入專業教育場域之前的動機與期望為起始點，正式做出非新聞職業抉擇為終，探討研究對象在此段期間對於新聞職業的所見所聞，以及擘畫未來職業藍圖的歷程。

依照此歷程之時序，研究者將訪談大綱擬為「選系動機」、「就讀新聞學系期間的學習經驗與新聞職業認知」及「非新聞職業選擇」三個階段，並根據上一章回顧之影響職業選擇歷程的相關概念，規劃訪談大綱內涵如下：

一、選系動機

首先，Tiedeman (1961) 指出做決定前的預期 (anticipating a choice) 屬職業選擇歷程中的重要環節，而 Vroom (1964) 進一步說明人們決定採取一行動的動機能反映該預期，故研究者透過深度訪談理解受訪者當初選擇進入新聞學系就讀的原因與背景。再者，相關研究指出新聞學系學生對新聞職業的看法係由自身對所處環境的觀察與校園中的專業學習經驗交互而成 (e.g., Wu & Weaver, 1998)，故本研究擬詢問受訪者有關進入專業教育場域前對新聞業與新聞工作的認識。

二、就讀新聞學系期間的學習經驗與新聞職業認知

根據 Krumboltz (1979)，既往學習經驗是影響職業選擇的重要面向，又可分為「工具學習經驗」與「聯結學習經驗」來探討。同時，「興趣」、「個人價值」與「任務成效」能做為學習經驗與職業選擇行為間的中介因素，故研究者擬探討受訪者之學習興趣、職業價值觀與學業表現。

此外，新聞學系學生立足於新聞教育場域中逐漸熟諳新聞知識與技術，並同時透過自身觀察、參與業界實習等方式認識現實環境中新聞工作樣態，來自這兩方的經驗應是影響新聞學系學生之職業選擇歷程的重要因素，故為本研究著重探討的方向。

循 Krumboltz (1979)「自我觀察推論」的分析構面，本研究透過相關訪問題目詢問受訪者對其學習興趣與成效的評估，並依「世界觀推論」理解受訪者立足

新聞專業教育場域中，他們對其所學內容與外界環境的觀察和比較。

三、非新聞職業選擇

承上段，研究者除了以 Krumboltz (1979) 之「自我觀察推論」與「世界觀推論」等構面深入詢問受訪者在職業選擇歷程中的考量因素，以及瞭解新聞學系的教育對於本科系畢業生的意涵為何。

肆、前導訪談

正式進行深度訪談前，研究者先於 2017 年 5 月 2 日邀請一名 2013 年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後擔任航空業地勤人員、再於 2015 年回到政治大學就讀新聞研究所之碩士生進行前導訪談，並於訪談完畢後徵詢受訪者對於題目難易、對談流暢程度等面向的回饋，做為後續字詞使用與題項順序的調整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對照表詳見表 3-2-1。

表 3-2-1：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對照表

研究問題	訪 談 題 目
RQ1： 選系動機	1. 你當初選擇就讀新聞系的動機與原因為何？ 2. 在進入新聞系之前，你對台灣新聞業的印象為何？為何會有這樣的印象？ 3. 在進入新聞系之前，你對新聞工作的認識是什麼？你透過哪些管道認識新聞工作？
RQ2： 就讀新聞學系期間的學習經驗與新聞職業認知	4. 請依照你的經驗和印象，描述新聞系的教學內容。 5. 請回顧你進入新聞系之後修過的專業課程，哪些令你印象深刻，哪些則否？為什麼？ 6. 承上題，你認為哪些課程內容和新聞工作有關？有無影響你對新聞工作的印象？為什麼？ 7. 請談談你的實習課經驗（《大學報》或《小世界》），以及對你有何影響？

	<p>8. 你曾到過哪些媒體實習？參與哪個部門的工作？對你有何影響？</p> <p>9. 你認為自己在就讀新聞系期間的整體學業表現如何？</p> <p>10. 就讀新聞系期間，除了校內開設的專業課程，你曾在課堂以外參與過哪些和新聞產製有關的活動、社團，或從事任何形式的觀察與學習？這些經驗對你的影響為何？</p> <p>11. 除了新聞相關學習經驗，是否曾有他人（如師長或朋友）提供重要建議給你，影響了你對自己未來職業意向的評估？</p> <p>12. 就讀新聞系期間，你曾藉由哪些方法探索你的未來職業興趣？從何時開始、到何時為止？探索後的收穫為何？</p> <p>13. 你認為新聞系的特色（與他系最大的不同之處）為何？</p> <p>14. 整體而言，新聞系有改變你對新聞工作的想法嗎？這種改變來自什麼？你對新聞工作的印象變得更好或更壞？</p>
<p>RQ3： 非新聞職業選擇</p>	<p>15. 你是否曾考慮在畢業後投入新聞業，為什麼？以及你曾經考慮過哪些畢業後的出路？</p> <p>16. 你認為從事新聞工作需要具備什麼條件？</p> <p>17. 你認為新聞工作是一種專業嗎？為什麼？</p> <p>18. 哪些是你選擇投入一份正職工作的考量因素？</p> <p>19. 你為何選擇投入現在的工作？你做了哪些事前準備？求職過程是否曾碰上困難？</p> <p>20. 你對台灣新聞業現況與前景的看法如何？以及你認為當前的新聞工作者在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p> <p>21. 你認為新聞系的所學與你現在從事的工作有何關聯？</p> <p>22. 整體來說，你覺得自己先前在新聞系的所學是否有用？為什麼？</p>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三節 研究執行

壹、研究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並透過全程錄音方式收集訪談語音資料，事後由研究者謄打為逐字稿，接著進入資料編碼與分析階段。為確保研究對象隱私，

所收集資料僅供本研究使用，並將姓名資料以匿名方式處理，且不透露其任職公司名稱。

在正式向受訪者提出訪談問題前，研究者先詳實說明本研究宗旨及研究流程，並記錄其畢業校系、畢業年份、畢業後從事職業等基本資料，做為未來人口特質資料的整理依據。

研究者於 2017 年 5 月 18 日至 2017 年 6 月 11 日進行研究資料收集，總計訪談 14 名受訪者，訪談歷時為 52 分鐘至 98 分鐘不等。在受訪者背景方面，計有 7 名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其餘 7 名畢業於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畢業年份在 2013 年至 2016 年間。性別部分，包括男性 3 名及女性 11 名，與兩系男女比約 1：5 至 1：6 的狀態大致相符。而在職業方面，本研究受訪者畢業後投入航空、旅遊、設計、行政、服務業等行業，主要從事一般行政、企劃、服務專員等職務。按照訪談時間由先至後排序，本研究受訪名單詳見表 3-3-1。

表 3-3-1：本研究受訪者一覽表（依受訪時間排序）

編號	畢業校系	性別	畢業迄今年數	畢業後初職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形式 ²⁴	訪談歷時
A	政大新聞	女	1 年	數位遊戲業 內容企劃	2017/05/18	咖啡廳	面訪	75 分鐘
B	政大新聞	女	3 年	旅遊業 儲備幹部	2017/05/21	咖啡廳	面訪	98 分鐘
C	政大新聞	女	4 年	航空業 空服員	2017/05/22	咖啡廳	面訪	60 分鐘
D	政大新聞	女	2 年	音樂產業 行銷企劃	2017/05/24	咖啡廳	面訪	60 分鐘

²⁴ 由於受訪者 I 與 N 之工作地點位在海外，故以網路視訊電話進行深度訪談。

編號	畢業校系	性別	畢業迄今年數	畢業後初職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形式	訪談歷時
E	世新新聞	女	2年	大學行政單位 行政專員	2017/05/24	咖啡廳	面訪	74分鐘
F	政大新聞	男	4年	大眾運輸業 站務員	2017/05/25	咖啡廳	面訪	55分鐘
G	世新新聞	女	1年	美商公司 秘書	2017/05/25	咖啡廳	面訪	90分鐘
H	政大新聞	女	4年	航空業 地勤人員	2017/05/26	咖啡廳	面訪	52分鐘
I	政大新聞	女	1.5年	製鞋業 儲備幹部	2017/05/27	政治 大學	電訪	76分鐘
J	世新新聞	女	2年	音樂產業 活動企劃	2017/05/28	受訪者 公司	面訪	52分鐘
K	世新新聞	男	1年	刺青業 學徒	2017/05/29	早餐店	面訪	60分鐘
L	世新新聞	女	2年	體育用品業 視覺設計	2017/06/03	早餐店	面訪	65分鐘
M	世新新聞	男	1年	電信業 門市人員	2017/06/03	咖啡廳	面訪	68分鐘
N	世新新聞	女	2年	航空業 空服員	2017/06/11	政治 大學	電訪	86分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貳、研究倫理與信度

為顧及研究倫理及提高研究信度，研究者在進行深度訪談之前承諾保護研究對象之隱私，不透露其姓名、任職公司名稱等個人資料，據此取得受訪者信任，讓他們願意分享其真實的親身經驗。再者，由於本研究僅以政治大學、世新大學兩校新聞學系畢業迄今五年內的畢業生為對象，並透過滾雪球方式找尋受訪者，故本研究對象學習歷程相似，彼此甚至互為同儕，所提供之具體經驗資料（如課

程內容、實習制度規劃) 能供研究者事後進行校閱、比對，以更加確認本研究資料的真實性。

參、研究資料編碼與分析

一、研究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完成訪談後，由研究者將訪談內容謄打為逐字稿，並彙整田野筆記，以及收集能與受訪者所陳述之經驗交互參照的具體書面資料做為本研究分析資料，條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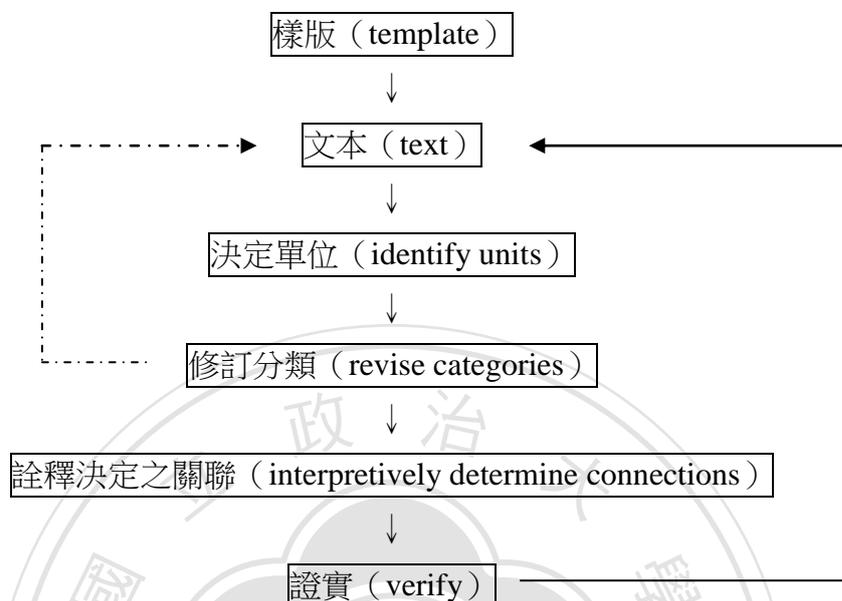
1. 訪談內容逐字稿：研究者將 14 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謄打為逐字稿，此為本研究主要採用的分析資料。
2. 田野筆記：研究者於每一次訪談結束後整理田野筆記，內容包括受訪者的非語言資料，如陳述特定經驗或意見時的表情和手勢，以及說話時的情緒，並依照本研究目的，將重要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歸納（如：新聞從業意願之轉捩點、選擇初職的主要考量因素等）。
3. 其他書面資料：研究者於徵詢受訪者同意後，取得能與他們過往經驗交互參照的書面資料（如：實習期間的新聞報導成果、實習日誌等），以做為後續分析的輔助資料。

二、資料分析方式

本研究以「樣版式分析法 (template analysis)」進行資料分析，此分析方法主要是運用分析大綱作為分析文本資料的依據。據此，研究者依照上章提出之研究架構擬一分析大綱，先以開放的方式進行資料化約與分類，透過反覆檢視文本、修訂分析大綱以完成最終的類目編碼，接著進入詮釋階段，將文本放置於詮釋架構內加以表達（胡幼慧、姚美華，1996；潘淑滿，2003）。樣版式分析法之具體

流程如圖 3-3-1 所示。

圖 3-3-1：樣版式分析法流程圖



資料來源：Miller & Crabtree (1992)；轉引自胡幼慧、姚美華 (1996，頁 156)

三、資料編碼步驟

本研究根據上一章提出之四個研究問題做為分析架構的主幹，並循歷時性分析策略，依照受訪者之學習與生活經驗的發生時間由先至後排序，依此順序開展研究資料編碼與分析類目之修訂。資料編碼及擬定分析類目之流程如下：

1. 研究者先將 14 名受訪者之訪談內容全部謄打為逐字稿，並依照經驗發生時序，將逐字稿資料分為「進入新聞學系之前」、「就讀新聞學系期間的學習經驗」、「選擇職業的考量因素」以及「就業後對新聞學系所學的回顧」四類。
2. 承 1，將受訪者所陳述之經驗按時序分類後，研究者經反覆閱讀逐字稿，逐步在每個類別中歸納出現頻次較高的共通主題，並循此建構主要分析類目。
3. 承 2，在不同的分析類目中，研究者再將受訪者之具體經驗資料轉化為抽象的編碼，並在編碼過程中按實際資料內容不斷調整分析類目，直至所有切合

研究主題之資料皆完成編碼為止。

四、分析架構

經上述步驟完成編碼及分析類目修訂後，本研究最終擬定之研究資料分析架構如表 3-3-2。隨後，研究者將對應的訪談資料放入此分析架構中加以表達、詮釋，撰寫本研究之資料分析內容（下一章）。

表 3-3-2：本研究分析架構

研究問題	資料編碼與分析項目
RQ1：選擇就讀新聞學系的動機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進入新聞學系之前的新聞近用方式 2. 進入新聞學系之前對新聞工作者的印象 3. 選填新聞學系的動機 4. 決定就讀新聞學系的時間點 5. 對新聞學系課程的期待
RQ2：新聞學習經驗與職業認知過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認識何謂新聞 2. 以實作課程為主的修課策略與學習期望 3. 校內實習（政大《大學報》及世新《小世界》）經驗 4. 專業意理課程 5. 校外業務實習經驗
RQ3、RQ4：職業意願轉折經驗及影響職業選擇的因素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新聞從業意願的萌生 2. 新聞從業意願的轉變 3. 個人層次的新聞從業意願推論 4. 社會層次的新聞從業意願推論 5. 新聞從業意願歷經轉折後的學習策略轉向
RQ3：選擇哪些非新聞職業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選擇非新聞職業的契機與就業準備 2. 職業選擇策略與考量因素 3. 求職經歷與遭遇 4. 新聞學系所學對受訪者的助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

第一節 啟——進入新聞學系

壹、進入新聞學系之前的新聞近用

一、對新聞功能的認知

在進入新聞學系以前，本研究 14 名受訪者皆為成長於台灣，並且就讀台灣之高級中學的學生。當時，身為一個平凡的新聞閱聽人，新聞對他們而言是一瞭解外界資訊的重要管道，帶領他們知曉社會大事。

大學以前，我每天會把家裡訂的報紙帶到學校看，主要是看頭版，再來就看一般的時事，這讓我知道社會上發生什麼事。(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

再加上其學生的身份，新聞對他們來說亦是幫助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的工具，如受訪者 D (政大新聞畢) 提及自己就讀高中時期深刻的閱報經驗源自「我媽都說《聯合報》有講大考的時事命題方向，就會跟我說一定要看」，受訪者 N (世新新聞畢) 則憶起當時的報紙對他而言是訓練中文寫作的教材之一：「記得那時有上作文課，老師本來就有規定要一直看報紙」，顯見新聞媒體除了具備傳播資訊的社會功能，在中學學習生活中亦富高度的工具意涵。又如受訪者 C 說到：

高中也沒什麼時間主動看新聞吧，頂多就是公民課阿，或因為大考要考時事，就會看，所以應該說是老師會整理新聞，然後帶來課堂上，那時候是這樣接觸新聞的。(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如今，身為新聞學系的畢業生，他們認為就讀新聞學系之前的自己是被動的閱聽人，新聞僅是鑲嵌於日常生活中、不帶有特殊意義的一塊拼圖，他們單純地透過新聞接收外在訊息，不曾意識新聞背後的立場，或者質疑新聞的真偽。

還沒有念新聞之前，我對新聞沒有那麼多的想法，覺得新聞就是讓我想知道世界上發生什麼事的管道。當時就只是很單純地接收，不太會去質疑說新聞可能是不正確的，或者是有立場的。(受訪者 J，世新新聞畢)

二、近用新聞的管道

本研究受訪者出生於 1989 年到 1994 年間，屬於和網際網路一同出生、成長的數位原生代，但在他們就讀大學以前，台灣尚處於以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為主流的年代，網路新聞尚未躍升為主要的新聞閱聽管道，而以社群媒體做為新聞接收來源又是更為晚近的事。

我高中時候主要是看報紙，那時候臉書才剛開始，不會說一打開就被媒體小編的網路新聞洗版，所以大部分還是從報紙知道時事。(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當時，他們居住在家裡，多半透過報紙或電視看新聞。身為家中晚輩，他們在家庭中並非選擇閱聽媒介（如報別或電視頻道）的主導者，通常跟從家長的媒介使用偏好接收新聞，如受訪者 F（政大新聞畢）跟隨家中訂報及收看電視新聞的習慣而接收新聞：「我以前都是看報紙和電視新聞，因為家裡有訂報，然後吃飯時候都會看電視新聞。」受訪者 E（世新新聞畢）則說到，電視新聞是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成了他成長過程中頗為鮮明的記憶：「家裡以前有訂報，然後我爸媽很愛看電視新聞，我假日跟他們在家，就覺得電視新聞重播了一天。」這樣的接收方式成了他們對新聞的印象來源，同時也是認識新聞工作之起點。

貳、對於新聞工作的印象

一、電視新聞記者是主要的新聞工作觀察對象

相較於進入新聞學系之後的新聞職業認知，本研究受訪者認為他們在大學以前對於新聞工作的認識甚淺，也鮮少有認識新聞工作的管道，同時基於高中生活以準備升學考試為主力，令他們無暇理解真實職業世界的各式細節。因此，他們對新聞工作的印象多半來自於日常生活中對新聞產製內容的觀察。

高中時，沒有人跟我說到底記者在做什麼，所以就是自己翻報紙想像。
(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當時只覺得新聞工作者在電視上呈現華麗的樣貌，有經過打扮，不過完全不知道記者、編輯在幹嘛，那時候哪有時間管那麼多，我只要背好我的歷史地理就很夠了，所以那時候我就只是一個看新聞的人。（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

再者，在新聞組織當中，記者相較編輯而言屬於幕前工作者，故他們對新聞工作的想像即是對新聞記者工作的想像。如受訪者 A 觀察電視新聞，並認知到新聞工作的任務包括採訪及寫作，但對於幕後的編輯流程則一概不知。

我對新聞工作的想像，感覺就是出去採訪，回來寫東西，然後產出來，大概就只是這樣。當初覺得這應該是滿活潑的工作，這是我的第一印象。（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比起報紙及廣播媒體，兼具文字、聲音及影像的電視新聞讓他們生動且深刻地認識到新聞工作的實況，並據此提出一些好奇和懷疑，多半是針對新聞內容趨於單一、膚淺，或者了無新意的現象提出評價，如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觀察到「電視新聞一直重複播放、沒什麼內容」，受訪者 D（世新新聞畢）則發現「新聞播的東西好像不是那麼重要，或者國際新聞很少」。

新聞綜藝化的現象亦為他們所詬病，如受訪者 E 在進入新聞學系之前就認為新聞像是一種與戲劇幾無差別的文類，電視新聞工作者既是在傳遞訊息，也在表演：

大學前覺得記者就是一群到處去問別人問題的人，然後也覺得他們是很會演戲的人，像是每次颱風來一定要親自去外面測風向，或站在水裡看水淹多高，覺得滿鬧的。……每次看電視新聞又重播，我心裡都想說這已經「演」過了。對，電視新聞就跟連續劇沒兩樣，重複度很高，然後會覺得政治新聞好像多變一點，不過也都是政客在吵來吵去，換人吵而已。（受訪者 E，世新新聞畢）

二、在與新聞記者接觸的經驗中建立對新聞工作的印象

受訪者 B 曾在就讀高中期間成為報紙地方版之大學放榜新聞的受訪者，卻因為不是錄取最知名的大學而被冷落一邊，這樣的經驗令他意識到記者是掌握資訊的權威，卻也是相當勢利的角色：

那時覺得記者是個權威，畢竟自己名字能上到紙媒，還是覺得很開心，只是被採訪的過程很不舒服。……其實那時候對記者的印象真的沒有到很好，是走路有風，很大咖，但也大小眼，很跼。就覺得他手上有某種資源，你要靠著他才能把訊息散發出去。(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 G 在高中期間曾是儀隊隊員，在擔任校園重要典禮之禮賓大使的過程中，他實際觀察到新聞記者的真實樣態，同樣認為新聞工作有著光鮮亮麗的外表，但新聞記者也是一種「很跼」、仗著資訊權勢行事的群體，進而對新聞記者產生些許負面印象。

禮賓的時候也會看一些記者，不知道他們在跼什麼，我都想說，拜託，我現在是犧牲上課時間來禮賓，你們到底想怎樣？記者形象在我心裡也沒有說很不好，我也還是覺得他們光鮮亮麗，只是會覺得他們可以更好。(受訪者 G，世新新聞畢)

三、網路輿論劣化新聞工作的整體形象

除了對新聞產製內容與工作者的觀察和評價，亦有受訪者在接收新聞之餘關注網路輿論內容，進而對新聞工作提出更為負面的質疑與評價。

當時對新聞只能說是淺淺地認識吧，不過以前也覺得記者問的一些問題還滿好笑的，就像網路砲轟的那些，比如說問死者家屬你難不難過，之類的。我那時看了也想說，親人死掉會難過不是很正常嗎？不懂為什麼要那樣問。(受訪者 K，世新新聞畢)

我大學以前就會看版(ptt)，其實那時候媒體就被罵很兇了，鄉民、酸民就已經會在八卦版說「這什麼爛新聞」阿，「記者不意外」阿。(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但就整體而言，相較於現在的新聞環境，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聞媒體表現仍不算太差，雖然社會上有一些負面聲音，不過聲量不至於過大，如受訪者 G（世新新聞畢）回憶：「那時候也有人開始在罵記者，但沒有到現在這麼嚴重，所以那時候會覺得記者的名聲應該還有挽救的趨勢。」再加上對於新聞的認識不多、理解不深，所以在進入新聞學系之前，他們並不會主動對新聞業提出太多的負面意見。

四、網路衝擊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影響力

以歷時角度觀之，這群於 2009 至 2013 年進入新聞學系的年輕學子認為自己在新聞媒體表現還不至於太差的時況下入學，卻在就讀大學期間眼見新聞業的光景每況愈下，似乎不再有逆勢回升的可能。

我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我進新聞系之前，新聞正發展到一個頂峰，說「頂峰」是因為感覺我進來新聞系之後就開始走下坡。記得以前有滿多，就是各個電視台搶著做有關國際化的節目，像是三立的〈消失的國界〉，回想起來，那陣子真的是大鳴大放的感覺，媒體還有在處理一些重要的議題、發揮影響力。那時候的新聞比較會帶給閱聽眾比較多專業知識，展現專業水準的媒介，後來就是因為媒體環境變不好，各家惡性競爭，所以感覺我進到大學後，社會上也開始有些聲音，好像大家對媒體的評價就沒有那麼好，實務表現也真的沒這麼好。（受訪者 F，政大新聞畢）

在他們從一位平凡的閱聽人轉變為主修新聞專業之學生的過程中，科技快速改變了大眾接收新聞的方式，也讓新聞產製方式有所更革。相較於對傳統媒體的新聞表現評價，他們更傾向認為「網路」是促成當前新聞從業表現快速劣化的主因，諸如網路的普及使得資訊取得容易，致使新聞工作的社會功能式微，記者不再是個備受信賴與尊重的職業：

記得在 6 年前，那時候大家都還是用智障型手機嘛，就不是智慧型手機，網路資訊也不發達，所以大家好像比較相信記者提供的資訊。像那時候

親戚或同學知道你考上新聞系，全都說「哇，你以後要當主播喔！」但那時候真的沒有人會很嘲諷地說「欸！你念新聞系，以後要當記者喔？」那時候新聞工作還算是被滿正面的看待，還被認為是掌握資訊的權威。

（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在我高三以前，我家是沒有裝網路的，那時就是很單純看傳統媒體，所以覺得新聞還好，不是很糟的工作。以前好像也沒有在傳說什麼「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記者經常被罵說沒有知識，是我上大學之後的事。（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

此外，行車記錄器、監視器、youtube 等由一般公民提供之二手來源逐漸受到新聞媒體高度引用，無形間降低了產製新聞的門檻，並促使新聞產製內容益趨淺碟，無足輕重的報導大幅繁衍，也替新聞工作者惹來源源不斷的罵聲。

那時候應該還沒有很流行用監視器、行車記錄器做新聞，網路爆料也還沒有那麼盛行，鄉民好像也沒有罵記者罵得這麼兇。（受訪者 D，政大新聞畢）

在 4、5 年前，facebook 和 youtube 還沒有那麼盛行的時候，那時候的記者真的比現在好一點啦，雖然那時候也有一些綜藝化的現象，但是還不至於到現在那麼崩壞。我說「崩壞」的具體意思是，沒有像現在這麼輕鬆就可以生出一條新聞。（受訪者 G，世新新聞畢）

參、進入新聞學系的動機

本研究受訪者分別透過繁星計畫（E、I）、學校推甄（H、J）、個人申請（A、D、F、G、L、N）、考試分發（B、C、M），以及體育術科考試（K）進入到新聞學系。雖然就讀新聞學系的動機不同，但除了受訪者 C 是因遵照母親建議而就讀新聞學系，其餘皆是出於自主意願而將新聞學系列為大學志願的主要考量。

一、個性特質的評估

首先，在個人層次上，個性特質是部分受訪者的考量原因之一，他們認為自己較同儕外向、健談，而傳播相關科系及其所對應的相關工作在他們眼中較為活潑、自由，因而成了他們傾慕的科系選擇。

我指考其實考得不錯，可以填中字輩的國立大學，但就是一般資管、企管那類的系。我覺得是個性問題，像我就比較喜歡聊天、比較健談，所以會覺得比起每天看電腦、打字，傳播這類的工作應該比較適合我。(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

依我的個性，應該不是會喜歡一直坐在那邊工作，所以會感覺傳播算是一個滿好玩的職業，不像坐辦公室的那種，感覺可以跑來跑去。(受訪者 L，世新新聞畢)

二、對新聞職業的憧憬

除了剖析自己的個性特質，亦有受訪者是基於對新聞職業的憧憬而選擇新聞學系，如受訪者 G 說：「我小時候覺得跑社會新聞很刺激，可以知道很多故事，也覺得這是我會感興趣的工作，所以選了新聞系」，受訪者 N 也曾經高度嚮往能親赴現場進行報導的社會新聞，並認為社會線屬一刺激、精彩，且能發揮社會影響力的新聞工作崗位。

以前想念新聞系，是因為高中的時候想說以後要當社會記者，就你知道《蘋果日報》後面有一個版面，就是講一些溫情小故事，它會放張照片，比如說這家的爸爸得了癌症，然後經過記者的報導，就有很多人捐錢過去。我會認真去看那個故事，那時候覺得說，哇，當一個記者、寫一篇稿，就可以幫助這一家人，因為這個原因才想社會記者。(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三、以高中時期的擅長科目做為科系選擇之主要依歸

憑著日常生活中對於新聞產製內容的觀察，雖然他們或多或少感受到新聞並非一個表現甚佳的行業，但他們在面臨選擇大學科系的關卡時，並不以其對職業

的粗淺印象為首要考量，而是傾向思考自身的興趣，並藉由比較各學科（包括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六大主科，以及美術、體育、音樂等術科）的表現，以當時所擅長的科目推估自己是否能勝任新聞這個科系。

身為主修人文社會學科的社會組高中生，若要繼續升學，他們能選擇的大學科系範疇主要包括文史哲、外國語文、財經商管、大眾傳播，以及法律、政治領域。研究者歸納，選擇新聞學系之學生通常認為自己在語文科目的表現較數學與社會科目出色，尤其是國文科。他們自認不擅數理，卻能勝任文字，或者偏好寫作，而新聞工作予大眾的印象不脫離對文字的高度應用，新聞因此成了他們的首要或主要科系選項。如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說到，「高中時候沒有和新聞相關的課程，那時候對新聞業的印象沒有非常多，我感覺記者就是要會寫東西，所以覺得我文筆好，應該可以勝任。」

其次，新聞及傳播領域給予多數高中生活潑、有趣的想像，而他們也相信這個領域的課程必將大幅異於過往那般被課本、考試填滿的生活，因而對於這個科系帶有繽紛、豐富、新鮮的期待。在擅長語文科目的學業表現脈絡下，新聞相關科系也藉著這樣的特性勝出了與高中主修學科較為相似的中文系、外文系，成了他們高度嚮往的科系選項。

想起來也覺得很奇怪，我高中那時候其實非常想進新聞系，那時候就是文科和數理科比起來明顯好很多，然後又喜歡寫東西。然後那時候我就不想要念語文，任何語文都不想念，因為覺得大學四年都在學那一兩種語言也很無聊，所以新聞系很自然就跳出來成為選項。（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

我本來就有考慮念新聞系，廣義來說以大眾傳播為主，主要是因為我數學很爛，這應該是滿多人的考量原因，然後就要找沒有採計數學分數的科系嘛，然後就覺得，沒有採計數學的系都好無聊喔，就像中文系，外文系。但大眾傳播，以當時一個高中小朋友的眼光來看，是很活潑的科

系，就想說好阿，就選了。(受訪者 L，世新新聞畢)

再者，相較於傳統的語文學科，他們認為新聞、傳播領域更是高度職業應用導向的科系，賦予未來出路較為具體的想像。

我是學測進新聞系的，記得那時我在外語跟傳播之間做選擇，就是日語跟韓語，還有傳播。後來想說，外語只是個工具吧，所以當時覺得新聞對應的是職業，出路可能會比較好、比較廣。(受訪者 F，政大新聞畢)

當時，多數受訪者並不清楚大眾傳播學群中新聞、廣告、廣播電視等科系的差異，單純從科系名稱進行比較，他們認為新聞系主要對應的是以高度依賴文字的平面媒體之人力培育為主軸的科系，並且想像新聞的紀實特性多過於創意，且未來的出路也較為具體、穩定。

我學測申請的科系是政大新聞，還有傳播學程，廣播、電視那塊我沒興趣，然後也不覺得我夠有創意可以做廣告。那時覺得我滿喜歡寫東西的，應該比較適合念新聞系。(受訪者 D，政大新聞畢)

我那時候的志願填了廣電系跟新聞系，當時其實對廣電比較有興趣，像電視、電影、廣播這個區塊，不過我覺得，如果說以後要拍電影，感覺會餓死，但如果說是當個新聞從業人員，當時會覺得走出去滿有面子的，我不知道為什麼，總之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

Carpenter, Grant, & Hoag (2016) 發展一套學生選擇就讀新聞科系之動機的量表 (Journalism Degree Motivations scale, JDM)，包括社會責任、社會聲望、以及對於採訪、寫作的嚮往，或對體育媒體、攝影的喜愛，偏好新鮮多變的工作環境，或認為自己不擅長自然科學和數字處理等最具預測力的八個項目。以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觀之，研究者發現，台灣新聞學系學生的擇系動機亦不脫離這八個項目，其中又以「認為自己不擅長自然科學和數字處理」為主，其次是「對於寫作的嚮往」以及「偏好新鮮多變的工作環境」。相較之下，「社會責任」、「社會

聲望」等主修新聞專業的利他因素並非本研究對象選擇進入新聞學系的動機。

四、重要他人的支持與鼓勵

面對選擇科系的徬徨，再加上社會所提供之科系與生涯資訊的平台少之又少，使得家人及師長等重要他人的建議成了許多受訪者選擇校系的重要依據。相較於他們對當前新聞工作的認識，其出生於 1960 年代前後的父母、師長更加肯定新聞工作的社會影響力，同時傾向認為新聞屬一穩定的工作，新聞學歷形同就業保證書，即便對新聞學系的教學內容不了解，仍對他們選填新聞學系抱持鼓勵的態度。

我數學不好，那時候不敢填商學院，所以本來想說要不要填歷史系，因為我很喜歡歷史，但我爸就跟我說他覺得我比較適合去讀新聞，我也忘記詳細原因，應該就覺得我個性比較活潑，比較適合那樣的科系。但我爸其實也不知道新聞系要幹嘛，純粹就覺得說新聞系不錯，就填了。（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當時就是看歷屆錄取成績，我本來想說廣電比較高分，那就先填廣電，但我媽就說新聞系比較老，畢業之後可以當記者阿，比較有用，不然念廣電要幹嘛？（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我爸媽不會管我那麼多，所以高中班(級)導(師)對我的影響滿大的。當時填志願就是要先跟班導討論，很多高中生其實很徬徨，不知道自己要選什麼，頂多只能看《Cheers 雜誌》的科系介紹。我班(級)導(師)就認為，我既然分數夠高，為什麼不去念新聞系，所以我那時候在填志願時就先填政大。（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整體而言，除了受訪者 C 遵照母親建議而選填新聞學系，其餘受訪者之家長皆持開明、民主的教養態度，鼓勵他們擇己所愛的科系。其中，受訪者 G 與 N 是因對新聞職業的憧憬而進入新聞學系，受訪者 F、H、J 及 L 則在高中學習過程中認為自己擅長語文科目，進而推估自己應該能勝任新聞學系的課程，而受訪

者 A、B、E 與 I 則因當時的生涯想像尚未定向，不確定自己未來想成為哪一方面的專業人士，故在選擇科系上仰賴父母及師長的建議。

五、名校光環做為一項誘因

王洪鈞（1993）曾綜整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學生的就學動機，大體而言包括服務社會人群的理想、政大新聞系名聲響亮、聯考分數高、受到家長鼓勵、認為新聞記者屬一具有社會地位的職業等。時至今日，多數的就學動機亦符合實情，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錄取分數在台灣所有大學科系中仍屬名列前茅者，因此，無論未來職業志向如何，錄取這個校系對他們和其家長來說，都是件優秀、榮耀的事。

當初念新聞系的原因，也算是因為分數剛好到。我的國文、英文比較好，然後爸媽就覺得政大是好學校阿，覺得那就選校不選系，所以也因為政大新聞聽說不錯，就想說那接觸看看好了。（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我家人沒建議我一定要念什麼科系，他們主要就希望是公立的，然後政大新聞這光環應該沒有父母會抗拒吧。（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

高中生應該都沒辦法對自己的生涯有多大的瞭解，我算是感覺自己大概滿適合念新聞，也可以說是對政大這間學校有個嚮往，兩個加在一起。（受訪者 D，政大新聞畢）

肆、做決定的時間點

根據研究者歸納，本研究只有 2 名受訪者在進入大學之前就對新聞職業有所嚮往，其餘 12 名受訪者則到面臨選填科系的關卡才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要就讀新聞學系，至於是否要從事新聞工作，或者要投入何種職業領域，皆是進入大學之後的事。呼應 Lowrey & Becker（2004）的研究成果，較早決定從事新聞職業者，將來的從業承諾也較高，而上大學以後才開始思考未來職業規劃者，較容易於畢業後選擇投入他行。

其中，受訪者 G 與 N 於就讀高中時期萌生從事新聞業的想法，而受訪者 N 更利用暑假時間報名聯合報系舉辦的新聞營隊，爭取提早認識新聞工作的機會。

我高二還去參加聯合報辦給高中生的新聞營，那個營隊完全就讓你覺得新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他找來的師資也都很強大，像是陳雅琳主播之類的。參加完營隊就覺得，我一定要念這個系。(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伍、對於新聞學系課程的期待

一、新聞專業技能的培訓

相較於畢業後的就業願景，令部分受訪者更加期待的其實是充實、新鮮的大學學習生活。在他們當時的想像中，新聞學系的課程將帶領他們學習如何產製新聞，而他們也將從中體驗做新聞的樂趣，如受訪者 J 所述，他對新聞學系課程的期望在於學習不同媒材的運用方式，屬於專業技能層面的想像：

當時覺得，新聞系的一切就是跟我喜歡的東西、或是跟我的個性滿接近，比如說對於文字和影像的涉獵，因為我在高中對文字有興趣，後來對影像有興趣，那我覺得新聞是這兩個東西的綜合體。感覺會教一些不同媒材的運用和傳達方式，所以還滿期待的。(受訪者 J，世新新聞畢)

二、與新聞業的緊密聯繫

如同 Wu (2000) 所述，無論進入新聞學系的動機是否奠基於對未來從事新聞職業的憧憬和抱負，本研究受訪者在入學前認為新聞學系屬一職業應用學科，其所學將以從事新聞工作所需具備的能力為核心主軸。當時的生涯規劃或許尚未定向，他們對於畢業後將會投入新聞業一事仍懷有初步的預設和想像。

入學前，我曾經有查系上網站，雖然資訊沒有很多，不過還是想說，新聞系的課程大概跟新聞產業脫不了關係。(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他們的校系選擇也是這番期許的投射，如受訪者 N 同時錄取多校新聞學系，經過他人意見徵詢與自我考量，最後選擇了與新聞業界聯繫較為密切的學校，並

認為這是一個有利於未來謀職就業的選項。

因為我成績沒有很好，知道政大不可能考上，所以當時的第一志願就是世新新聞。我本來填了輔大和世新的新聞系，不過我高中老師和我說，新聞業界都是世新的，就會有種進去後有很多學長姐照顧的感覺，所以我就選了世新。(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陸、小結

綜整本節所描述，本研究多數受訪者並非「從小立志當記者」，相對地，在進入新聞學系以前，他們對新聞工作的印象多過於將來會從事這個職業的投射與想像。進入新聞學系之前，他們跟隨家中家長的媒介使用習慣近用新聞，以報紙和電視兩大傳統媒體為主要來源，又因為電視新聞屬影像媒介，讓他們在收看新聞產製內容之外，更有機會初探新聞工作者的真實樣貌，也成了他們對新聞工作之印象的主要來源。循此新聞近用管道進行觀察，雖然他們對新聞有或多或少的負面印象，卻沒有影響他們進入新聞學系的動機。

在以準備升學考試為主力的高中學習生活中，他們無暇認識社會上各類職業內涵，故在選擇大學科系時以高中的學業表現為重要參照，依照自己所擅長的科目推估合適的科系和職業。經研究者歸納，主動選擇新聞學系的學生通常不擅長數理而精於語文科目，他們或多或少熱愛寫作，或認為自己有寫作天賦。另外，相較於中文系、外文系等語文相關科系，新聞及傳播領域的課程地圖和單調的中學課堂大相逕庭，給予他們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想像，並且有具體的職業出路，因此成了他們在選填科系時的主要考量。

對照本研究資料與過去研究成果，研究者發現 Carpenter, Grant, & Hoag(2016) 及王洪鈞(1993) 歸納之「社會聲望」、「社會地位」及「社會責任」等主修新聞專業的利他因素並非本研究對象選擇進入新聞學系的動機，相較之下，興趣、能

力等個人層次的因素較屬他們的考量面向。值得另提的是，不少學生是因遵循或參照父母、師長等重要他人的鼓勵而選填新聞學系，由此顯見他人建言的重要影響力，此為台灣與西方國家的不同之處。

得知自己錄取新聞學系後，雖然對於新聞學系課程認識不多，他們仍猜想新聞學系的訓練應與新聞媒體所需的人力高度相關，因而有了畢業後可能會投身新聞業的初步預想，並帶著這樣的期望展開大學四年的學習之旅。

第二節 齊——新聞學習經驗與職業認知過程

進入新聞學系後，大學學習生活確實如多數受訪者想像中那般充實多彩，少有著重知識記誦的紙筆測驗，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實際動手做的機會，以及獨立思辨能力的訓練。與中學時期截然不同的學習經驗不但顛覆了他們過往的思維方式，也滿足了他們對於大學殿堂之學習氛圍的期望，如受訪者 I 說：

我大一的時候覺得，新聞系的課程就是我的理想規劃。課程比較活潑，不是死讀書那種，像高中以前那樣一直背書，我很不喜歡。新聞系滿注重學生去思考辯駁，可能老師說的也不一定是對的。進到新聞系後我才發現，以前都太習慣老師給我答案，但當老師答案不一定是對的，或是老師不給答案的時候，就是要靠學生自己去找，在這思考過程中想出來的東西，才真正是自己的，這比較符合我對大學的想像。我很喜歡這樣的學習方式。（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對照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對於新聞教育內容的統整與回顧，新聞教育包括「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兩大面向。其中，「專業知識」部分包括長年來受到各方辯駁的新聞知識體系，以及專業意理兩項；「專業技能」則指編、採、寫等產製新聞的技術之總稱。本節循此架構進行分析，藉此深入剖析新聞學系學生的學習經驗，及其認知新聞職業的內涵與過程。

壹、認識何謂新聞

進入以新聞為名的科系之後，「認識新聞」是本研究所有受訪者意料之內的學習要旨，如受訪者 M（世新新聞）憶及大一的「新聞學」課程帶領他認識新聞的本質：「讓我認識新聞最多的課，應該是大一有一堂必修課叫做新聞學，他是最一開始告訴我什麼叫做新聞，為什麼要有新聞，大家到底為什麼要做新聞，或新聞的歷史。」

一、從產製者的角度詮釋新聞

新聞學系以新聞從業培訓為主要目標，新聞學系學生在學習環境中對自身身分的投射也逐漸由平凡的閱聽人轉向專業的準新聞工作者。相較於過去從閱聽人接收的角度看新聞，在經歷新聞學系的洗禮之後，顯見他們轉以產製的角度詮釋新聞的意義，舉例而言，當研究者問及受訪者 F「新聞是什麼？」他答道：

我覺得新聞是一個開關，由少數的新聞工作者製作訊息，然後傳佈給大多數的觀眾、讓他們看到。（受訪者 F，政大新聞畢）

二、瞭解新聞價值

誠如以「新聞學」或「新聞採訪寫作」為名的教科書內容，新聞不單只是傳播訊息，它更被規範性地認定是一則具有時效性、鄰近性、顯著性等新聞價值的資訊，也肩負著帶領社會大眾知曉重大要事的功能。換句話說，新聞工作者並非一味迎合閱聽眾想要知道的事，而是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告訴他們應該知道什麼，並帶有對社會公益的關懷，如受訪者 G 說：

以目前的情況、台灣的環境，新聞是大家想知道的東西，我大學以前也這樣覺得。要我來定義的話，我覺得新聞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一些重要大事。真正的新聞都是可以成為歷史的，但台灣現在的新聞好像沒有幾條值得走進歷史。（受訪者 G，世新新聞畢）

三、新聞是一建構社會真實的過程

新聞學系的課程不但帶領他們認識新聞，也顛覆他們從前對新聞的想像。如受訪者 C 與 E 在學習過程中體認到新聞並非如實反映社會真實，產製新聞是一參入新聞工作者的詮釋及守門而成的社會建構過程，且這個過程深受外在環境之社會、文化等層面的影響。

新聞是什麼？就是一個被包裝過的事情。……大學以前，我有時會覺得記者只是去問問題，然後把受訪者講的話錄下來、播出來，感覺起來沒在幹嘛，念了新聞系之後就不再這樣看新聞這個工作。（受訪者 E，世新新聞畢）

讓我印象深刻的，與其說是某一門課，不如說是「文化對新聞有很深的影響」這個觀點，像我修過有關性別和階級的進階採訪課，或像文化批判課，好幾個老師除了教你如何生產一篇好新聞之外，也都有帶到新聞文化的探討。（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貳、學習專業技能

一、以產業為中心（industry-centered）的新聞教育

根據鄧力（2016），新聞教育是新聞學系學生所經歷之最集中系統的職業社會化過程，提供給他們成為新聞工作者之前的職業想像。如同過往之研究回顧，新聞教育向來為職業導向，以訓練學生未來進入新聞媒體工作的知識與技術為首要目標，且長期以來以新聞產業為中心，尤其以培育報紙的新聞工作者為主軸（Mensing, 2011）。在此脈絡之中，又以培育「記者」的工作技能為核心要旨，教學內容包括帶領學生認識何謂新聞、如何查找多方資訊、判斷新聞價值，並藉由各式媒材將其形塑為一個個正確的真實故事，接著透過大眾媒體快速傳播予一般大眾（Carey, 2000; Mensing, 2010）。

（一）新聞教育的兩大主軸

這樣的教育理念作用在新聞學系學生身上，他們亦深刻接收並感知這種以新

聞產業為主軸的思維方式，尤其以報紙媒體的運作邏輯為主。同時也因為新聞學系課程及實習內容的設計，讓他們對於電視新聞及雜誌新聞產業也有相當程度地瞭解，但對於網路等新興媒介的新聞傳播方式則認識不多。在以專業技能為導向的學習脈絡中，他們除了熟練產製新聞的採訪、寫作等基本功，並認知媒體產業的分工與運作模式，這兩條軸線構織成他們對於真實新聞職業的認識，也成了他們想像未來職業的重要樣版，如受訪者 I 認為：

如果說新聞系的課讓我更了解新聞工作，我覺得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說，一個是新聞工作的本質，跟整個媒體界的組織架構。因為系上有《大學報》，修了以後就知道怎麼寫新聞稿，像是 5W1H 阿，或整體架構，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新聞業，你會知道電視台，雜誌，報紙內部的分工，會對這些比較了解。網路的部分我就不是那麼瞭解，比如說網路編輯的工作內容是什麼，我就不太清楚。（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二）新聞教育隨著新聞業的變動而更革

他們也明顯察覺到，校園的教學內容不斷循新聞產業更革的腳步在翻新，最具體者莫過於新聞學系課程對於不同媒介之新聞產製技能的重視程度移轉。

現在跟以前不太一樣了，像世新傳院分科很細，以前新聞系只關注報紙，廣播跟電視都是在廣電系，口（語）傳（播）系就可能比較偏向主播工作。我們（新聞系）的前一屆開始加了電視新聞的必修課，後一屆又改成更注重網路新聞。（受訪者 E，世新新聞畢）

除了課程架構的調動，新聞學系的實習媒體亦數次追隨外在新聞環境的變動而更改編制，且近年修改的頻次提高，調整幅度也較大。其中，政治大學《大學報》於 2015 年 6 月 8 日發行最後一次紙本刊物，隨後全面轉型為網路媒體²⁵；世新大學《小世界》亦在周報之外另立電視新聞及網路新聞組，並於 105 學年度（2016 年 9 月）起打破過往報紙、電視、網路新聞各自分家的編制，由實習學

²⁵ 政治大學新聞系訊（2012 年 6 月 8 日）。〈因應新時代 大學報轉型數位媒體〉。取自 goo.gl/iYdceJ。

生兩人一組，需獨立完成平面、影音與網路新聞，以此因應數位匯流時代的新聞職業趨勢²⁶。

二、以習得新聞專業技能為主旨的學習期望

不單是新聞教育以職業為導向，新聞學系學生對於學習的期待即是新聞專業技能的習得。根據受訪者 A 與 M 回顧，新聞學系在大一、大二以理論課為主，他們不確定這些課程的教學目的，也不太認為這類概論式的課程曾帶領他們深入認識新聞工作。然而，沒有進一步認識新聞工作內容，似乎就好像沒有學到什麼。

整個大一都沒有實作課，就連新聞攝影課都只是在講光跟影阿那些概念，那時候就真的很期待實作課。我覺得理論課是開給之後要念研究所的人，對我來說就是知道一下就好了，沒有必要修那麼多，我對實作課比較感興趣。（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

大一的課好像沒有讓我對新聞瞭解很多，大概那時候修課人數比較多，並不會太深刻討論新聞的本質，也或許是教授覺得那對剛進來的人來說還太難。記得那時候做團體報告，我們抽籤抽到要報告氣象主播的主題，我好像只是上網找一些資料就搞定了，所以就覺得好像有瞭解一些工作，但不算很深層。（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 C 則回顧，新聞學系大一的系必修課程多半屬於通識性質，雖然尚未觸及新聞專業的核心，不過讓他體認「學習做新聞工作者之前，先學習做個聰明、能辨是非的閱聽人」的重要性。

傳播概論課就很概論，很歡樂，一堆分組報告，然後期末弄個展演什麼的。不過這也不是新聞系必要，應該說全民都需要，因為我覺得傳(播)概(論)比較偏媒體識讀，像就新聞的部分，就會告訴你說，有一些東西是藏在新聞底部、看不到，但需要去注意的東西。我覺得這不是新聞系學生需要，而應該是個通識課，大家都需要知道。（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²⁶ 陳品樺（2016年9月13日）。〈世新小世界周報改制 學生通通自己來〉，《NOWnews 今日新聞網》。取自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60913/2237541>。

為了滿足對新聞實務的高度期待，受訪者J選擇以社團參與做為課堂學習的延伸，藉著報社社團的任務實際練習採訪、寫作，同時印證課堂上之理論與實務之間的關聯性。

系上實作課比例不低，但我自己是很喜歡實作課的人，我就會覺得實作課還可以再更高。可能一、二年級學的東西都是概論，所以那時候就跑去「新聞人報社」玩實作，累積一些訪問的經驗，或者是做專題的經驗，等於和課程搭配，因為課程只是教你，但沒有實際操作過，就會很想知道實際到底如何。就是說，我會覺得理論課當然是必要，但實作才能真正讓你面對很多問題。（受訪者J，世新新聞畢）

參、校內實習

循著這樣的新聞學系課程架構，本研究受訪者認為系上與新聞職業最為相關、且令他們印象最深刻者莫過於校內報紙實習課程。在為期一年的實習課程中，他們需規律參與報刊製作流程，經歷記者、編輯等職務的輪調，在實習過程中以做中學的方式逐漸熟諳新聞產製技能，並且在接受同一批主管的管理常規下，一步步地企及組織訂立的專業標準，進而認同組織的核心價值，新聞職業社會化的過程盡在其中。

相較於過去「基礎採訪寫作」、「基礎編輯」等入門課程，校內實習課程著實融合了新聞專業技能訓練與新聞組織編制的認知建構兩大面向，讓新聞學系學生有系統地認識及參與報社內各個職務的工作內容與流程。

大三的《小世界》實習是讓我最大、最深、最快認識新聞的方式，因為你就是真的當一個記者，不管跑什麼線，都要從約訪、採訪、拍照，到回去把稿寫出來，然後全部弄好再給編輯，最後變成完整的報紙。（受訪者K，世新新聞畢）

雖然意識到校內實習課程只是報社的模擬版本，他們仍在密集參與的過程中

進行對真實新聞職業樣態的推估及想像。

印象最深刻的，真的就是《小世界》實習，因為就是花滿長一段時間，真的讓我滿密集去認識新聞這個行業應該要做的事。（受訪者 L，世新新聞畢）

本研究選擇以政治大學及世新大學兩校新聞學系畢業生為受訪對象，其中一項原因在於兩系之校內實習媒體的發端、編制與轉型歷程相似，且皆為所有學生必修的課程，為期一年。本研究受訪者於 98 學年度（2009 年 9 月始）至 101 學年度（2012 年 9 月始）入學，由於政治大學《大學報》及《小世界》曾經歷改制，故研究者藉由記錄每名受訪者口述之校內實習經驗，同時對照兩系官方網站陳列之相關資料，統整《大學報》與《小世界》之刊物定位、內容、組織編制資料比較，詳見表 4-2-1。此外，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單一屆學生人數約 90 位，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每學年入學人數則高達約 180 位，致使《大學報》及《小世界》之組織規模有所不同，此亦為兩者的差異所在。

表 4-2-1：校內實習刊物《大學報》與《小世界》內容及編制整理

學系及實習刊物名稱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大學報》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小世界》
刊物定位	報導各大學之校園與學生事務 (學生報)	報導台北市文山區及新北市新店區之社區事務(社區報)
修業時間	大二，為期 1 年(共 2 學期)	大三，為期 1 年(共 2 學期)
實習學分數	必修，共 4 學分(2,2)	必修，共 4 學分(2,2)
編輯部門編制及分工	一、編制：修課學生於一學期擔任報紙記者，另一學期擔任報紙編輯；另設攝影記者組。	一、編制：修課學生於一學期製作報紙媒體，另一學期得選擇電視新聞或網路新聞組，二擇一。(備註：欲選擇電視新聞組，需先取得 NX5 器材證照。)

	二、分工：記者參與兩個版面之新聞內容製作，隔週輪調；編輯則參與一個版面之新聞製作。	二、分工：報紙媒體按版別分工，同版組員得經彼此協調而分配每人擔任記者與編輯工作的頻次；電視新聞及網路新聞組則由 2~3 人組成一團隊，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新聞產製。
學系及實習刊物名稱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大學報》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小世界》
編輯部門實習內容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記者：報線、採訪、撰寫新聞稿等； 2. 編輯：排版、下標、校對、查證等； 3. 另立攝影記者組，擔任新聞攝影及影音新聞製作工作。 	<p>一、報紙新聞：</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記者：報線、採訪、撰寫新聞稿等； 2. 編輯：排版、下標、校對、查證等。 <p>二、電視新聞：</p> <p>分組進行電視新聞採訪、攝影、過音、剪輯等；另徵選主播 3~5 名，擔任新聞播報工作。</p> <p>三、網路新聞：</p> <p>分組進行網路新聞採訪、撰寫新聞稿，以及網頁版面編輯與數位呈現設計。</p>
版別	頭版、校園、生活、國際、新知、藝文、體育、副刊(專題)。	頭版、文山區行政(警消、交通、環境、醫藥、民代、產業、社福)、新店區行政(警消、交通、環境、醫藥、民代、產業、社福)、大台北生活(旅遊、宗教、科技、消費、休閒、美食、寵物、教育)、藝文、運動、新創、微知、專題；另立英語報及財經新聞團隊。

學系及實習刊物名稱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大學報》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小世界》
管理部門編制及分工	由新聞學系大三、大四學生選修「媒介管理與溝通」課程（即所謂「將官班」，共 6 學分）並擔任管理職，職務包括總編輯、副總編輯、各版採訪主任、編輯主任、影音主任。	於大三實習開始前進行幹部徵選，職務包括總編輯、副總編輯、各版召集人。
管理部門實習內容	審題與選題、提供新聞內容與版面編排之修改指導與建議、進度管理、經驗傳承等。	審題與選題、提供新聞內容與版面編排之修改指導與建議、進度管理、協調組員之工作分配等。
發行頻次	100 學年度前每週出一刊，100 學年度起改為兩週出一刊，週五出刊。105 學年度起停止刊印實體報紙。	每週出一刊，週五出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一、對新聞工作流程的認識

《大學報》與《小世界》之編輯室的常規形塑新聞學系學生對新聞工作流程的認知。以《大學報》在每週出一刊時期的運作流程為例，記者需於週四報線（向採訪主任提出新聞採訪規劃），經核准後，即利用週五至週三獨立完成採訪、新聞稿撰寫，並針對採訪主任的建議進行修改。在編輯工作方面，所有編輯皆需於週四一整天在編輯室待命，工作內容包括畫版、排版、下標，並就記者撰寫的新聞稿進行校對與事實性資訊的查證。在為期一年、反覆練習的過程中，這些新聞工作流程逐漸內化為他們對於記者與編輯各自應盡之職務的認知。

二、對編輯室中不同職務的認識

相較於過往的基礎課程，校內實習媒體除了給予新聞學系學生密集練習新聞

專業技能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帶領他們認識報業編輯室的分工，體察新聞工作的流程與節奏，以及對於編輯室之組織規範與共識的想像。根據表 4-2-1（頁 72），政治大學《大學報》與世新大學《小世界》的主要職務皆為記者與編輯，這樣將記者與編輯二分的邏輯成了他們對編輯室職務的認知，也是他們思考自身是否適任新聞工作，以及適合從事哪一種職務的推論依據。

（一）記者

由於校內實習課程為必修課，故這段為期一年的實習經驗是本研究 14 名受訪者的共同記憶。其中，受訪者 A、B、D、G、H 和 I 在實習過程中發現自己對於記者工作較感興趣，他們自認個性較為外向，不會害怕與陌生人互動，而且記者工作讓他們認識各式各樣的事物，這樣新鮮多變的工作型態令他們感到有趣。

《大學報》讓我印象深刻的的原因是，我們真的去做採訪、編輯了。我那時候是負責跑生活和國際版，常常禮拜六下高雄，禮拜天在雲林，就一個人坐火車，錄音筆遞出去就要問陌生人說你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個活動，直接跟受訪者互動。……我對記者印象比較深刻，也比較喜歡，記者比較可以有自己的發揮空間。（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相較於團隊色彩濃厚的編輯工作，他們也認為記者工作更能滿足心中渴望個人表現的期待。以受訪者 H 與 I 為例，實習經驗給予他們最大的成就感在於獨自從報線、採訪並完成寫作的新聞稿被編輯拉到頭版，甚至被他人公開分享，這樣的過程讓他們覺得記者是個說出來值得驕傲的工作。

現在想起來的話，我會覺得我比較喜歡記者，可能因為我滿喜歡看到自己產出的東西，就可以跟別人說「這是我寫的耶」，編輯反而比較是團隊合作。（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

最近同志婚姻在大法官釋憲，讓我想到我那時候在國際版寫一個捷克的大學教授，他是同性戀，但捷克的教授受證需要由總統去發，但那個總統拒絕給他，我就把這件事寫出來，被拉到那期大學報的頭版。那時候

我朋友有選紀大偉老師的課，他就有說紀大偉老師有在課堂上分享我的新聞。那時候就覺得，雖然我不知道紀大偉是誰，也沒選過他的課，但我的新聞能被他分享出來，我就覺得真的很榮耀。（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二）編輯

受訪者 C、E 與 F 則在實習過程中對編輯工作較感興趣，但原因並非基於對編輯工作性質的熱愛，反而是基於自己文字能力不夠好、無法把記者工作做好，故相較之下更能勝任編輯工作。

我比較喜歡當編輯，比較內向可能是原因，但我更覺得是因為，要寫出一篇很棒的新聞，對我來說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我覺得我的觀點不夠獨特，文筆不夠縝密，然後我的邏輯和思緒就是東跳一塊、西跳一塊，我沒有辦法很有組織的把他歸納在一起，所以我一直覺得我沒有辦法把記者工作做好。但編輯至少就是排版阿，下標阿，畫版阿，這些至少我可以做到平均值之上，所以整體下來我會覺得自己在編輯工作上表現比較好。（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我當記者的時候跑藝文版，發現藝文工作者講話比較迂迴，需要反覆詢問才能確定他的意思……，那對我來講更困難的部分是，我在後面要怎麼去處理這些訊息，常不知道怎麼下筆，就很難寫成一篇文章。這樣比較下來，我滿喜歡編輯的，而且那時候選到副刊，副刊的好處的是可以自己設計版面，給我的空間滿大的，雖然有時會弄到晚上八九點，有時候也會羨慕別的版，因為他們可以把字很快套進去就收工，不過也因為這樣，我們累積的作品就和別人很不一樣。比起當記者，下學期我就過得開心很多，每個禮拜四還很期待要去編版。（受訪者 F，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 E 則在實習過程中體認到記者工作的辛苦，編輯工作相對來說較為輕鬆、單純，無需應付複雜的變數，或費心與消息來源互動，故他喜愛編輯工作勝過記者。

我自己跑下來，覺得記者其實滿辛苦的。找線不困難，困難的是要去採

訪的時候，受訪者願不願意給你訪。我們常常報線過了，受訪者又不給訪，這樣就是斷線，要換題。有時候是約了，但對方不知道你要什麼，像我們之前有訪一個打擊樂團，他們一直想幫自己打廣告。所以我覺得這滿難的，不是什麼事都能那麼天時地利人和，如果你真的想讓他寫成一篇文章有意義的新聞，需要下很多功夫。（受訪者 E，世新新聞畢）

（三）管理職

《大學報》與《小世界》雖然設有指導教師，但皆為顧問性質，整個製報流程基本上全權由學生策劃、參與。《大學報》管理職務包括採訪主任、編輯主任、影音主任，以及正副總編輯，係由大三、大四學生所組成之管理團隊（即所謂的將官班）。本研究受訪者 A、C 曾擔任《大學報》編輯主任，受訪者 B 則曾任採訪主任。對受訪者 C 來說，擔任將官又是另一種學習經驗，因為將官班學生有機會與師長更密切地交流、討論想法，這段歷程讓他在產製新聞之餘更進一步思考報業的新聞守門、流程管理對於基層人員及閱聽人的影響。

大二當記者、編輯比較是學技術面的，將官可能就是一些守門阿，像老師可能就會提說：「你們這期有碰到什麼困難嗎？」除了帶小朋友，也會問你說產製過程遇到什麼問題，或是去了解我們為什麼選這則新聞不是那則，為什麼這樣做而不是那樣，透過這種方式去瞭解我們的思路，然後討論。（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相較於《大學報》之管理團隊由高年級學生組成，《小世界》之管理團隊以所有實習同學推派、票選的方式組成。比起《大學報》將官班學生的經驗，由於《小世界》管理團隊與基層記者、編輯實為同儕，對於曾擔任召集人角色的受訪者 M 與 N 而言，領導能力及領導威信的建立反而才是最大的挑戰。

召集人的角色，有點像管理的感覺吧，我那時候是專題版召集人，我覺得召集人的累跟一般記者的累是不一樣的，記者只要給你稿就好了，但是召集人每天要追蹤他們進度到哪，有沒有斷線，稿量是不是夠，需不需要補訪，照片夠不夠多，那時候每天煩，我五天有四天要去學校，就為了這兩學分。（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

我那時是專題版的召集人，因為大家都是同屆同學，我覺得管理他們很難，那學期覺得很痛苦，心裡很討厭自己下面的記者。拖稿是一個，大家很常拖稿，他們拖給我，我就晚改，但我有往上交的時間壓力。那時候更麻煩的是，大家都不幫忙想線，最後都是我要丟出來給他們討論，就覺得很煩。（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雖然如此，他們也在這段過程中嘗試以更高層的視角觀看並參與新聞產製流程，以受訪者 N 的管理經驗為例，在擔任專題版召集人的過程中，他試圖落實《小世界》以多元關懷為基的核心理念與師長的指導原則，同時推想閱聽人對該篇專題報導的期待，並以此做為管理的依歸，企圖取得同組成員的信服。

因為我知道老師的原則是，他希望能呈現比較多不一樣、不同面向的東西，所以，比方說這個專題關注關渡藝術文化季，很多記者一開始都要報街頭藝人、音樂相關的，我就希望他們不要都只找這些的，我就會希望有一部分的人力去探討一個藝術文化季要怎麼辦成，需要什麼條件，或者是政府經費方面的，然後這個藝術文化季呈現給社會大眾什麼樣貌。因為老師都希望要多面向，所以我會先彙整，然後讓他們分工去跑。（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三、新聞室社會化盡在其中

（一）「記者為編輯室核心成員」的印象形塑

喜愛記者工作的學生正向表述自己的能力和表現，而勝任編輯工作的學生透露的卻是他們的文字能力不若同儕，同時也認為記者和編輯比較下來，更屬一需要足夠的能力、且需付諸較多心思的職務，又如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說到：「在《大學報》的檢討會上，老師檢討的比較是記者部分，編輯比較少。」也突顯了記者在編輯室屬較為重要的角色，這呼應了傳統報業組織以記者為新聞工作的主幹、核心，編輯在編輯室中則屬於次要或附屬職務的情形。

相較於《大學報》中記者與編輯職務涇渭分明、相互輪調的制度，《小世界》

在組織編制上以版別為單位，由同一版成員自主協調記者及編輯工作分配。其中，實習的評分制度同樣加深了「記者為報業編輯室核心成員」的職業印象。以《小世界》為例，修課學生如期完成實習任務則可獲得基本分數，擔任召集人、正副總編輯等管理職務底分較高，而在基礎採編工作中，擔任記者、且所撰寫之新聞見報，即能獲得較優的加分機會，編輯則無，因此，選擇擔任常務編輯一職的受訪者 E（世新新聞畢）提及：「我在《小世界》主要是編輯，我每一期都負責編，但為了多加點分，也就要偶爾去跑新聞。」

受訪者 M 在《小世界》實習過程中擔任專題版召集人的角色，憶及過去處理記者與編輯間衝突的經驗。在記者對於勞務長期分配不均的主觀感知下，主動對編輯的工作表現提出評價，使得編輯覺得自己的職務不受尊重：

那時候就是記者跟編輯差點打架，衝突在於說，排版是編輯在排，但記者就是覺得他們排得很醜，但編輯就覺得他們都是照老師的規定排。我覺得是記者在後期也變大尾了，因為編輯真的很輕鬆，每個禮拜三去上機排版一天就好了，但記者要採訪，要處理拉里拉雜的事情。那我就需要居中去協調。（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

（二）在編輯室的組織規訓中建構對新聞專業價值的認同

1. 實際觸及消息來源

無論是跑校園新聞或國際新聞，以最積極的方式實際接觸消息來源是《大學報》及《小世界》編輯室的重要規範，除了係因此為產製新聞的根本，也因為主動發掘議題、親赴現場正是從事新聞工作的樂趣所在，如受訪者 L 與 N 回顧：

我們找線不會參考主流媒體，不然就很容易變成舊聞。所以，像如果是跑新店的記者，他們會需要有事沒事就騎車去繞新店區，比如說去看碧潭有沒有哪裡沒規劃好，或是有出什麼問題。（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我會找一些我覺得比較有關注度的議題，比如說我那時候有去採訪反核遊行，我就覺得那個題目滿好的。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是當記者最大的樂

趣，就是你可以實際到現場，實際感受到那個氛圍，就會知道大家很生氣阿，或是憤怒的情緒，就會覺得報導起來才有意義跟價值。因為在《小世界》做網路新聞不需要一直 care 點閱率，做起新聞來感覺比較踏實。

（受訪者 L，世新新聞畢）

2. 新聞專業自主的實踐

羅文輝（1998）以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承諾與專業責任四個面向分析新聞從業者的專業性，其中「專業自主」指工作的獨立自主。承接前段所述，本研究受訪者在校內實習中意識到「擁有自我發揮的空間」是替新聞工作帶來樂趣的主因，而實習刊物自上而下、全員對於專業自主的堅持除了維繫了新聞工作的樂趣，也營造他們對於新聞專業的積極想像。如受訪者 C 於大四期間擔任《大學報》編輯主任，即力求落實不進攻只守門的管理政治，給予被管理成員一定程度的發揮空間：

在新聞系，其實大家都不會想去過度干涉對方，我也覺得學弟妹想做什麼就去做，那就是做好回來給我看，我們會告訴他們說底線在哪裡，你不要踩線就好，我那時候帶版的政治大概就是這樣。（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 A 則憶及《大學報》對於外力干涉的抵抗經驗，並從中理解到此為新聞工作的尊嚴與價值所在：

當時在跑《大學報》的時候，我曾經採訪一個在女巫店的戲劇表演，因為我的稿沒有很像公關稿，然後導演就是有寫信來說，希望能再寫得好看一點。當時我們總編就很霸氣的檔下這件事說：「不要管他們，我們出刊！」（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四、入學前的期待與學習經驗的斷裂

（一）在校內實習過程中享受做新聞的樂趣

無論是對何種新聞職務的偏好，校內實習經驗令他們覺得有趣、好玩的地方在於能有自我發揮、創造的空間，如受訪者 A 認為《大學報》副刊排版較有趣

的原因在於沒有既定版式，他說：

我那時候編副刊（專題版），版面沒有制式標準，比較有彈性，像前面的版就要 3、3、2 阿什麼的，然後不能斷版之類的。副刊發揮空間比較大，編起來也比較有趣。（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如同許多受訪者基於對寫作的熱愛與自信而選擇進入新聞學系，在他們眼中，新聞除了是傳播資訊的管道，也是具有藝術特質的文字作品。在校內實習過程中，比起依循或模仿既定的範例，能夠自主決定題材、寫作、策劃版面，讓產製新聞成為一件迷人且快樂的事情，如受訪者 B 說：

我對記者印象比較深刻，也比較喜歡，記者能夠找題材、寫新聞，比較可以有自己的發揮空間。至於編輯的話，就會覺得自己沒有到那麼有興趣，像是排版、刪字那些的，沒有那麼好玩，回想起來就是花一整天坐在大勇樓，然後就一直下標和排版。（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相較於對記者工作較感興趣之受訪者 B 的表述，受訪者 E 同樣認為，編輯工作較令他感興趣之處在於能有恣意揮灑的空間，不必拘束於消息來源提供的內容：

編輯比較有自我發揮的空間，比較可以照你想要樣子的去編、去做，但如果是寫新聞，你要照受訪者講的話去寫，不能竄改，而且誰誰誰說，那個上引號、下引號中的內容要一樣，你換句話說也不行。不過我也不是很喜歡編前面幾版，那就是很制式化，就放上去、分隔，主要是在改標題而已，或處理簡單的美觀。我比較喜歡後面的專欄。（受訪者 E，世新新聞畢）

（二）新聞工作想像與學習經驗的斷裂

相對地，以這種藝術創作式的想像看待新聞，成了受訪者 J 與 L 畢業後不打算從事新聞工作的伏筆。其中，受訪者 J 在擔任《小世界》新店區行政版記者的過程中學習處理各種有關社區事務的硬新聞，課堂上耳濡目染之公正、客觀的原則成了他採訪及撰寫新聞時的重要後設意識，平衡報導則為實踐公正、客觀的具

體手段。因著這樣的實習經驗，他認識到新聞並非能夠傳達情感的文類，與他過往對於新聞工作的憧憬發生衝突。

那時候好像有個變電所是違法的，很多居民想把它拆掉，可是這個其實滿有爭議，公家機關說不能拆，但居民說危害他們健康。我會覺得要去平衡是一件滿耗費腦力的事，怎麼平衡都有爭議，另外可能是我心裡本來就有強烈的意識覺得這東西該報或不該報、該怎麼報之類的，所以當你寫的東西去衝突到你的想法的時候，我就覺得很痛苦。像以前課上都教，比如說你在寫新聞的時候不能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之類的，可是我覺得我是一個想把想法注入到我關注的東西的人，我就覺得新聞這東西沒辦法傳達什麼情感，好像就是要客觀、要公正這樣，我就覺得我沒辦法。（受訪者J，世新新聞畢）

受訪者L則在擔任《小世界》編輯的過程中認知到「時間」是新聞工作的天敵，在截稿時間的脅迫下，他經常面對自己無法排出一個顧及美感、具有設計價值之報紙版面的挫折，令他不斷反思報紙編輯工作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報紙排版的話，就是說，我常想說要做一些有美感的東西，但都礙於時間壓迫，就有侷限，沒辦法顧及這麼多美感。像編輯一個禮拜上機一次，就那一整天，你要把你負責的那版排好，下好標題，然後確認文字沒問題，最後給老師過目。因為記者通常也都壓死線，所以我們就只有那一天可以工作。我們那時候每週出一次，我就已經覺得很趕，那出社會後可想而知一定是更趕，更沒有辦法顧到美感。（受訪者L，世新新聞畢）

五、以校內實習經驗推論真實新聞界生態

新聞學系學生雖然瞭解校內實習終究只是模擬的實驗室，但他們仍免不了在參與實習的過程中綜合先前的課堂所學，推估真實新聞環境的景況，並以校內媒體的新聞產製環境做為主要的對照。

（一）以校內實習刊物的閱報狀況推論報業前景

舉例而言，受訪者A從《大學報》閱報風氣低靡的情形推想當前台灣報業

的困境，並從中意識到報紙不再是為年輕人所廣泛接納與青睞的新聞傳播媒介，即使身為實習報紙的工作者，他依舊沒有養成以報紙為近用新聞之主要管道的習慣。

《大學報》雖然標榜說是大學生都會看的報紙，但都只是被拿來墊便當、蓋泡麵，我們其實都知道。那時候就覺得這個產業可能沒有太好，有時候連我們自己都不會看《大學報》，就我們只會看自己的稿，然後別人的就帶過，檢討會上也只會關心自己的稿有沒有被檢討到。(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二) 以校內實習經驗推想新聞業界編輯室的處境

根據 Bourdieu，若將新聞視為一個文化生產場域，則它遠比其他場域更加依賴外在需求，也更易受到市場的判定（林志明譯，2016）。一如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將《小世界》比擬為凡事能遵照準則、按部就班完成的烏托邦，受訪者 C 亦在跑《大學報》的過程中不斷向外推想主流媒體之新聞工作者必須不斷遭受政治、經濟等外力干涉的處境，並認為這般紛擾將大幅削弱新聞工作的樂趣與美好成份：

在做《大學報》的時候，我們是單純在討論新聞，真的是非常單純地專注在新聞，像個無菌實驗室。《大學報》就是在模擬一個，等於說把所有的外在變因都去除，然後來看看在這環境下能產製出什麼新聞，當沒有政治力、經濟力、各種壓力時，你可以產製出一篇，就是預期以上的新聞。可是我會想說，政治力、經濟力這些東西加進來之後，你就是傀儡阿！對我來說，除了獨立媒體或公民記者外，台面上這些媒體工作者就全都是傀儡阿。我可能比較悲觀吧，會覺得凡事要做最壞的打算，所以跑《大學報》的時候，我真的常常想說，我以後如果進了新聞業就沒有辦法像現在這樣跑新聞了，然後就覺得很可怕也很痛苦。(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三) 以校內實習經驗評價當前新聞媒體的表現

受訪者 B 曾擔任《大學報》國際版記者，他嘗試將實習時的產製新聞方針與

規範外推至真實新聞業界互做參照，並發現業界的工作表現竟不如一個校內實習媒體的基本標準，進而思考當前新聞工作是否與他既已認知的新聞專業相去甚遠。

《大學報》的國際版也是要找素材，比如說美國學生占領學校那種。那時我常常掛在臉書上找來源，加了一堆人好友，打國際電話阿，半夜發訊息，三不五時就更新email，想起來覺得那陣子的生活讓自己的視角擴大很多。那時候(《大學報》)國際版的採主真的會push你去要到受訪者的話，但現在看很多(業界)媒體處理國際新聞，反而就直接在臉書截圖，或者就一直「網友表示」。(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六、初探網路新聞

別於《大學報》全年皆以報紙實習為主軸，《小世界》安排學生於報紙實習之外的另一學期參與電視新聞組或網路新聞組的新聞工作。在本研究受訪者中，受訪者 E、G、K、L、M、N 皆選擇網路新聞組，主要考量原因是基於對當前新聞就業趨勢的推估，如受訪者 K 說：

我下學期是選網路組，我那時候想說科技啦、網路是趨勢，覺得電視可能也會慢慢被網路化。(受訪者 K，世新新聞畢)

然而，選了網路新聞組之後，他在參與實習課程的同時對照所學與新聞業界所產製之網路新聞內容的差別，逐漸察覺當前網路新聞的產製表現並不如他過往對於傳統媒體新聞的印象，內容多半趨於淺碟，似乎也鮮少有秉持公正、客觀等專業原則的報導：

但我選了網路組、實際去看一些網路新聞後，才發現大部分的網路新聞都很淺，然後又很為了受眾想看的東西去做，不是很客觀，或不是以專業的角度去寫。(受訪者 K，世新新聞畢)

如同 Hartley (2013) 的研究結果，網路崛起致使傳統新聞媒體組織紛紛設立新媒體部門，而新媒體工作者在整個編輯室被定位為附屬角色，因其工作內容

以傳播為主，並不涉及內容產製。對照之下，《小世界》網路新聞組的評分方式亦是這種現況的縮影，如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所述：「網路組的老師只關注你的技巧，不看你內容。」在網路新聞組的實習過程中，由於新聞內容的優劣並不影響成績，更讓他們對於網路新聞工作的想像侷限於科技技術應用的層次。

受訪者 J 則選擇電視新聞組，雖然他做了與其他 6 名受訪者相異的選擇，卻是基於類似的思考方向，即認為網路新聞僅是技術工作，工作內容只是新聞內容的傳佈而非產製：

我在《小世界》是選電視組，因為我覺得網路新聞其實也只是編採而已，會覺得是前面已經學過的，網路只是傳出去的媒介不一樣，但前期準備工作都一樣。跑網路會讓我覺得沒學到新東西，所以就選電視。（受訪者 J，世新新聞畢）

呼應 Deuze, Neuberger, & Paulussen（2004）與 Mensing（2011）提出之新聞教育的困境，現今有許多關於新媒體的新聞專業課程傾向直接將新技術加諸在舊的新聞產製邏輯上，將在無形間使得學生對於新聞工作的想像由過往的專業逐漸化約為簡單的訊息處理工作。

肆、專業意理

一、在學習過程中逐漸感知學與用之間的距離

如同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對新聞學系所學的回顧：「新聞系讓我認識新聞工作，也讓我知道了新聞業的黑暗面」，新聞學系一方面給予學生未來投入新聞職業的技能指導，另一方面也在此過程中傳遞「新聞業界應該不會如你所學、如你所想」的預示：

回想起來，感覺從大一開始，老師就會無時無刻告訴你說，在業界和在學校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就像是新聞倫理課阿在教的時候，然後再實際應用在大學報上，就會感覺學校像個網子，老師們把我們保護的很

好。（受訪者C，政大新聞畢）

我記得大一就開始陸續有一些課，老師可能就會講說媒體的……，也不能說是亂象，但大體來說就是媒體不好的地方，那時候就開始慢慢發現業界可能沒那麼理想。（受訪者I，政大新聞畢）

二、業界新聞全都是負面教材？

具體落實在教學策略上，為了貼近新聞實務，當前媒體所產製的新聞內容經常成為課堂教材。別於對優秀報導作品的賞析，新聞學系在鼓勵學生勇於「挑錯」並且改善實務新聞表現的過程中，也使得新聞學系學生深刻認識到實務界長期以來嚴重的「犯規」情形，尤其是專業倫理面向，經常成了課堂討論的主題。

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修新聞倫理，老師就是會不斷發一些文章、一些新聞，讓你去看、去思考這篇新聞在採訪或寫作時，新聞倫理站在的角度對不對，反思完後我心裡就想說，所以業界寫的每一篇稿都違反新聞倫理？是該這樣子說嗎？（受訪者N，世新新聞畢）

我們有一門課叫做媒體識讀，老師要我們去判斷被置入性行銷的新聞，然後要真的打電話去投訴，然後就是要投訴到他改善為止。那時候發現，原來超多新聞都可以投訴。（受訪者E，世新新聞畢）

系上有一門選修課叫做傳播文化，那不是實作課，但老師有要我們去找一些報紙，然後就討論說他哪裡寫不好，可以如何改寫，要結合課上教的理論。（受訪者E，世新新聞畢）

在這樣的學習脈絡下，他們也日漸認為台灣新聞業界的良好典範屈指可數，而且經常是劣幣驅逐良幣，好的實務典範反而難尋足以為生的資源與位置。如受訪者A（政大新聞畢）舉例：「端傳媒都快破產，三立卻可以蓋一棟大樓，這就是差別。」受訪者G（世新新聞畢）也說到：「我後來也覺得，現在好的新聞真的很少，現在唯一會讓我去看的只有《大誌》雜誌，但他一本50塊，就讓我想說

這樣子的收入能支撐幾個新聞工作者的酬勞，薪水看起來沒辦法多到哪裡去。」

伍、新聞之公共性與商業性的對立

新聞教育高度給予學生對於新聞之公共層面的想像，而公共性的履行也被視為是新聞專業的實踐。在世新大學，名為「公共新聞學」的課程是新聞學系的必修課，在課堂上，學生必須分組以舉辦公聽會形式替公共議題發聲，而他們也在這個過程中體認到，公共性的發揮讓新聞成了一項相當有價值的職業，如受訪者E回顧修課情形及他的感想：

我修過一門課也滿有趣，課名叫做公共新聞學，然後要辦公聽會，就是要針對你附近的一些議題，我們就是找，比如說哪邊沒有設機車待轉區阿，它造成多少意外什麼的，然後就此辦一場公聽會，找附近居民、政府單位、議員來參加，一定要找到他們，不然就沒分數。我們這組沒有成功，好像是因為那邊的路真的很小條，所以沒辦法設，但有讓他們改成紅綠燈延遲秒數，我覺得這真的滿有意義的，我們真的自己辦公聽會，又自己把他剪輯成一則新聞。（受訪者E，世新新聞畢）

Donsbach (2013) 指出，新聞媒體近年來產生的鉅變之一是公共傳播 (public communication) 與新聞專業的脫鉤，新聞產製內容一味趨向閱聽眾喜好，致使符合商業利益、或者軟性化的新聞充斥。換言之，若將公共性比擬為學術領域想像新聞專業的核心軸線，與之相對的商業思維則永遠無法與新聞專業有所關聯，這也深刻影響學生思考新聞專業的方式，如受訪者G (世新新聞畢) 認為新聞學系的訓練即是「追求真實，然後解構廣告，因為新聞跟廣告應該是處於兩邊的。」

「公共性與商業性必然對立」的觀點成了新聞學系學生對新聞專業的想像，如受訪者L認為，在商業勢力占領新聞業的景況下，新聞學系課堂上言及的種種專業觀點必將全面失靈，他說：

我會覺得大學學的理论跟出社會後的實況完全不一樣，我不知道別的領

域是不是也這樣。就比如說課堂上都會一直跟你說記者要公正阿、客觀阿，但實際上業界都是，可能是老闆的關係，或這個社會需要的東西就是要那麼快速和直接，所以沒辦顧及什麼公正、客觀之類的層面。業界的新聞當然要符合閱聽眾的胃口，但會覺得現在的業界老闆都一味導向閱聽眾那邊，尤其像是《蘋果》阿，就真的感覺很偏向那邊。我覺得老師們在課堂上會稍微講，但不會明講，尤其是業界來的老師，就可能只是跟我們說，你們現在學這些理論，以後能用上的機率不會那麼高，比較委婉啦，但還是聽得出他們的意思，……在我眼裡看來就是根本用不上。（受訪者L，世新新聞畢）

受訪者G曾在完成課堂作業的過程中思考台灣新聞產製表現的困境與解藥，歸結下來，亦認為商業化的環境是讓當前新聞業沒有活路可尋的主要原因：

我們有一堂課要嘗試改造新聞，我們分組去找一個我們之後想要做的新聞媒體，分析它的現況，然後提出解藥。那我們那組是選，算是以圖像去說故事的新聞，我們做了很多分析，像版面設計，比如說廣告一定要放在固定地方，畢竟還是要靠廣告賺錢，這很基本，但版面也要乾淨。那像每個圖像可以做一些連結，連到相關的資訊，或對應的法規，像一則新聞，可能跟政府有關好了，或跟法案有關，但常常看了還是不知道詳細資訊。但如果有個平台願意把新聞作得那麼完整，我真的願意珍惜這樣一個資源。……我們做完改變之後就覺得，如果台灣的新聞環境願意從一些最基本的地方去改變，先把商業先撇一邊，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問題是，我覺得背後的那個結構真的太複雜了，根本很難改變。（受訪者G，世新新聞畢）

陸、校外業務實習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校外業務實習課程為必修，共1學分。在本研究受訪者中，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系的7名受訪者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期間分別至報社（B）、電視台（A、H、I）、廣播電台（F）、非營利組織（C）及新創公司（D）實習1個月，屬短期實習，且以傳統媒體為主；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校外業務實習課程為選修，為鼓勵長期實習，採大四上、下學期各4學分制。其中，本研究

之受訪者 J 赴雜誌社實習一年，受訪者 G 則自行向新聞媒體投遞履歷，並於大二升大三的暑假至雜誌社實習，其餘則未曾有過實務實習經驗。在申請管道方面，受訪者 B、C、F、H 及 I 透過學校分發的方式進到媒體實習，受訪者 A、D、G 與 J 則自行向當時所欲申請的媒體單位投遞履歷而成為實習生。本研究受訪者之校外實習經歷如表 4-2-2。

表 4-2-2：本研究受訪者校外實習經歷一覽表

受訪者 編號	實習單位	申請管道	實習職務	實習時間	備註
A	華視新聞部	自行投遞履歷	記者	1 個月	
B	聯合晚報財經中心	學校分發	記者	1 個月	
C	媒體觀察基金會	學校分發	無確切分工	1 個月	
D	Changee	自行投遞履歷	無確切分工	2 個月	非傳播相關 單位
F	中廣新聞網	學校分發	記者	1 個月	
G	台商雜誌	自行投遞履歷	記者	2 個月	
H	年代新聞台	學校分發	編輯	1 個月	
I	中視國際新聞中心	學校分發	編輯	1 個月	
J	獨立音樂雜誌	自行投遞履歷	記者	1 年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一、選擇實習單位的動機與期待

由上段可知，許多業界單位皆開放學生申請實習，而新聞學系學生申請實習的管道亦相當多元，在這之中，有些受訪者以未來從業規劃為前提挑選實習單位，有些則根據自身興趣申請實習，或是採取隨緣的心態，對於前往哪個媒體探看新聞業界實務一事並不設限。

（一）基於未來從業規劃

受訪者 B 基於對報社工作的嚮往而選擇到自己喜歡的聯合報系實習。對當時的他而言，實習經驗讓他有機會走出課堂、實際到真實的媒體環境參看並印證進入新聞學系以來的所學內容，也能提早為將來想投入的職業領域預做準備。

我到《聯合晚報》的財經中心實習，選聯合報是因為我在四大報裡面最喜歡聯合報。以前在課上也接觸不到真實的新聞環境，所以當時是滿希望去看看的，也想說以後或許有機會從業。（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二）基於對特定類型新聞的興趣

相較於受訪者 B 選擇心中偏好的媒體組織做為實習單位，受訪者 I 與 J 分別是基於對國際新聞與音樂相關報導的憧憬而投入媒體實習，希望能藉此機會探看自己有興趣的報導領域，並期許自己能在組織中發揮過去所學。

大三升大四暑假，我是去中視的國際新聞編輯部實習，當時因為看是國際新聞，所以我滿有興趣的，就選了。（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我那時候有去獨立音樂雜誌實習，當時是因為獨立音樂這類的主題我滿喜歡的，所以就比較想要去做，雖然他不支薪，制度也不完善。（受訪者J，世新新聞畢）

（三）基於對特定媒介的好奇

受訪者 F 與 H 在擔任《大學報》實習記者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文字能力不若同儕，遇上學習挫折，開始產生自己可能不適合投入平面媒體的預想。因此，在選擇實習單位上，轉而投入廣播及電視新聞領域，希望能透過實習瞭解自己對課堂所接觸不到之媒介領域的勝任程度。

我當時算是對電視新聞滿有興趣的，可能覺得報紙還是太死板了吧，就每天都在寫寫寫這樣，後來就想說，希望有機會去廣電媒體看看，所以選擇去電視台實習。（受訪者H，政大新聞畢）

我是去中廣新聞部實習，因為小時候還滿喜歡廣播的，就想說趁這個機

會去看看。(受訪者 F, 政大新聞畢)

(四) 基於機緣

受訪者 A 與 G 在投入他們的實習單位上較偏屬機緣，亦即，雖然沒有申請上當時心中嚮往的媒介單位，但心中抱持著仍然值得一試、一探究竟也無妨的心態展開了實習工作。

系上有合作的媒體單位，那我是自己去找實習，本來是想找雜誌，然後就因緣際會找到華視這樣子，當時想說反正也找到了，就去看看。(受訪者 A, 政大新聞畢)

我大二就想到媒體實習，本來申請華視，但他想要大三以上的，我那時候還太小了。後來就投一些雜誌，申請到一間算小的雜誌社，應該叫做《台商》雜誌，算是在做兩岸企業的採訪，然後就跟著去做這些東西。(受訪者 G, 世新新聞畢)

二、實習參與程度

根據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回顧，無論透過學校分發，或自行向媒體單位申請實習，他們所參與之實習單位皆有對實習生的工作安排不具體、管理鬆散，以致實習生並無足夠的機會實際參與新聞實務，進而影響他們的未來生涯規劃方向。

(一) 高度參與

受訪者 A 與 F 分別赴華視新聞部及中廣新聞網實習一個月，他們的實習過程配有專門帶領的導師(mentor)，並被安排規律的觀察及參與實務之學習規劃。在這樣的制度下，他們有系統地認識電視及廣播新聞的產製流程，以及組織內部的分工編制，實習滿意度較高。

我去華視實習一個月，剛開始去的時候，帶我的是政治線的攝影記者，然後就會指派我跟誰，然後就跟著去採訪，採訪回來後，記者就會去過音過帶，再來到一天尾聲，大哥就會要我看帶子，然後要我用三分鐘表

達自己學到什麼。其實還滿有幫助的，他們人也都很好，我覺得那三分鐘可以瞭解自己學到什麼。（受訪者A，政大新聞畢）

我是去中廣新聞部實習，那裡有個督導會帶實習生，我除了播報那塊沒參與到，那時候有實際去跑新聞、錄新聞，然後選新聞給主播報導，我覺得算是大部分都有參與到。他會給我們實習生一個你今天要做哪些內容的表格，然後可能今天跟記者跑新聞，隔天要去觀察主播怎麼播報新聞，然後跟著走過日班、夜班。（受訪者F，政大新聞畢）

（二）低度參與

1. 無固定的導師（mentor）

以受訪者B的實習經驗為例，他在擔任實習記者期間的導師（mentor）為《聯合晚報》的總編輯，由於總編輯並未從事實際的新聞採訪寫作工作，因而安排他每日跟著2~3位不同的記者跑新聞，在不斷更換跟跑對象的過程中，他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對口能討論每日的所見、所習，同時也受報社的組織生態所有限，因為記者屬責任制，無需進公司打卡，致使他在完成一個月的實習後，雖然對於財經新聞實務認識更深，但對該部門並無產生情感歸屬，且對於整個報社編輯部的分工及路線安排仍不熟悉。

我每天會跟到2~3個記者，所以就常常跟著不認識的記者跑新聞。而且他們同中心的人一個月也才開一次會，所以實習一個月可能都還沒辦法認識所有人。（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2. 無固定的工作內容

相較於前項，受訪者C與I投入之實習單位並未安排導師（mentor），實習內容更較為鬆散、無章法，而他們也沒有機會透過主動爭取的方式參與更多核心業務，自始至終皆只是低度參與者，以類似打游擊的方式偶爾接觸實務。在此脈絡下，觀察取代了實作，成了他們認識真實新聞職業的主要管道。

我只有實習一個月，然後我在那邊覺得有點沒事做，因為他們已經有固

定的人手去翻譯新聞。……中視並有沒有排一個相關的學習或課程計畫給我，我就是沒事做，每天就是上網看有沒有一些好玩的、新奇的可以報給他們。但以我能接觸的管道來說，其實很有限，通常他們也都看過了。（受訪者I，政大新聞畢）

我去媒(體)觀(察)基金會實習，媒觀就是一個小小的基金會，沒有什麼部門可言，去了也沒有做什麼，我就每天去報到，做一點打雜的事，我去的時候算是有個專員家裡有事，那個月基本上是停擺的。（受訪者C，政大新聞畢）

低落的參與感不但無助於帶領新聞學系學生深入認識新聞實務工作，更降低他們的實習滿意度，並對其職業想項造成負向影響，如曾在年代新聞台實習的受訪者H說：

說實話，我覺得年代對實習生不是那麼好，就把實習生放在一邊，我們就是每天早上去公司，然後我的工作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網站，然後我們就是幫忙把新聞複製放上去，然後偶爾讓我們去剪新聞帶，但就這樣，只做這兩件事情。……實習完覺得以後不會考慮電視，真的是因為他們也沒有對我很好，就讓我覺得如果之後成為這裡的員工，也不會被很好地對待之類的。（受訪者H，政大新聞畢）

三、對新聞環境現況的觀察

（一）新聞業前景推估

受訪者J在雜誌社實習期間觀察雜誌的營運狀況，以及平面媒體銷量嚴重受到網路之影響的情形，並以自身勞動條件做為參照樣版，評估這個行業必將逐漸走向凋零。

我本來對雜誌工作滿有興趣的，但我在那邊寫完東西，就會覺得雜誌沒有辦法當作是一個長遠的工作。我覺得環境不好吧，像那邊正職員工很少，我也沒支薪。我覺得可能是大部分雜誌內容其實在線上都看得到，或者說，你知道的雜誌，有讀者看、能賣錢、能賺錢的就是那些，像是《天下》、《遠見》那類的，真的很少家，然後你也知道他們都撐很辛苦

苦這樣。（受訪者J，世新新聞畢）

（二）得知當前新聞工作的勞動條件

在實習生處於低度參與的學習境況中，因為他們並沒有實際體會到新聞實務工作的價值與成就感所在，相較之下，實務工作者對於自身職業的評價成了重要的職業想像資訊，如受訪者B在實習過程中深刻觀察到報社記者工作士氣低落的情形，及接收到負面的生涯建議，在無形間影響他後來的生涯規劃方向。

他們（聯合晚報記者）就是會跟你講一些東西，比如說他們很多器材都要自備，然後公司也不補助，然後還有整體公司就是……，總之就感覺他們一直在嫌棄報社，也都想轉職的樣子，但就因為結婚有小孩了不能隨便換工作，然後就開始跟我說，你雖然念新聞系，但還是可以再想一下要不要走這行。（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A也在實習過程中接收到近乎整個部門之正職工作者提供的生涯建議，讓他深刻認識到電視新聞業勞動條件低落的困境。

他們（華視記者）人都不錯，無論是文字或攝影都真的不錯，但他們跟我講的同樣一句話都是，要我不要進這個圈子，原因就是很累。我那時候有跟華視一個午間主播出去採訪，是政大新聞系的老學姊，然後他就跟我說不要進這個圈子，他之前在中天（新聞台）還因為過度操勞就昏倒。不只他，還有很多個記者也都勸我不要來。（受訪者A，政大新聞畢）

（三）體驗真實新聞工作的節奏

受訪者B在報社實習的過程中體會到截稿時間帶給新聞工作者的龐大壓力，並在其中思考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熱忱與能力去勝任這個必須長期處於高壓環境之中的職業。

實習那時候會跟正職出去採訪，其實那些新聞內容是我喜歡的，只是在過程中就會聽他們分享一些工作實況，像是現在很多東西都要自己來，要自己開車趕場，自己帶筆電，諸如此類的。然後因為他們是晚報，所

以等於下午一點就差不多要截稿，才趕得及在四點出刊，等於他一採訪完就要直接在現場寫稿，就讓我發現說，以前《大學報》採訪完還可以喘一下，但線上記者一天要產五六篇，還要輪班做專題，工作時間更壓縮。（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三、在實務環境中感受學校所學與業界實踐的差異

（一）真正的新聞工作需要更多專業技能

受訪者B曾赴《聯合晚報》財經中心實習，並在過程中比照他所撰寫之練習稿與線上記者的差別，發現自己雖然在學校接受新聞採訪寫作的經驗，對於新聞稿的架構有了基本認知，但卻沒辦法精準掌握財經新聞領域中各項的數據資料的援引，讓他意識到，新聞專業技能並非僅只於採訪、寫作，各條新聞路線的領域專業、情境知識仍需憑藉著實務經驗逐漸累積、養成。

我有去比較我寫得和正職記者的差別，其實差滿多的，主要是在一些數字敏感度，像我們常跑主計處，但就覺得自己的用詞和文字細膩度沒那麼好，然後比較不知道哪些數字是大家關心的，就會抓不到重點，所以段落順序不太一樣。（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二）真正的新聞工作不需要那麼多專業技能

受訪者G在雜誌社實習的過程中，發現先前在學校訓練的新聞專業技能並不受到新聞實務媒體的重視，令他反思當前新聞工作完全沒有從業門檻的背後原因，以及既已認定的新聞專業是否真的是一種能在業界有所發揮的專業。

那段經驗真的是讓我發現，這年頭真的是什麼人都可以進來當記者。像那時候有個正職記者是中文系的，有次我們去採訪在做植髮的醫師，我就發現他什麼都問，但以前在新聞系，我們會被教說要先做好功課再出去採訪，很多東西網路上都有，結果他一去還問說「人為什麼會掉髮？」，然後問說「植髮要怎麼植？」，我真的覺得很丟臉，虧他還是正職，好險那個醫生人也很好，就還詳細解釋了。跟在他旁邊，我都不想承認我是新聞系的。（受訪者G，世新新聞畢）

受訪者 I 曾擔任《大學報》的國際版記者，也因著那樣的經驗而對國際新聞工作有所嚮往。然而，進到真實的新聞工作場域進行觀察與參與學習之後，他才意識到台灣並沒有做國際新聞的資源和環境，出國採訪的機會甚少，大多的國際新聞僅是靠著大量編譯通訊社的新聞稿而成：

我是去那邊才搞懂，原來國際中心的記者跟編輯是兩碼子事情，記者要有一手資料，然後編譯就是去看路透社、美聯社，然後把新聞翻譯成中文，然後再去加一些素材。跟我想像中可以出國去採訪好像不太一樣。真正去採訪也都比較近的地方，比如說日本和韓國，有事情才會派出去。比較遠的新聞大概就是靠編譯外電處理。（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除了對於國際新聞中心職掌內容的認知落差，該中心處理新聞來源的方式亦與他既已認知的新聞專業產生衝突：

比如說他們要用某個網路畫面，然後他們就用軟體去截圖或錄影，然後直接拿來當素材，來源就標示為「網路來源」。當下看的時候覺得，你要畫面沒錯，但是用這種方式我真的不太能接受。理想上當然是要去現場處理，而不是翻攝，但我懂國際新聞要去現場拍是有困難的，但總是還有別的管道吧？（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三）新聞專業倫理的認知衝突與因應

1. 同化

根據受訪者 I 的反思，他在中視國際新聞部實習時曾遇到突發新聞，當時，他竟也迫於時間壓力及上級的要求而成了違反新聞倫理的工作者：

那時就是有兩個學生參加遊學團出車禍，我去臉書上找到他們的資料，但我後來覺得這行為很爛，就是因為當事人不想被公開，我好像就是變成那共犯。可是那時候根本不知道，以前學校有學過類似的，但是當真正事情發生的時候，大家就只care說，想找到那個人的資料，但不在意那個人的隱私如何。他們當下只想說，有這個名字出來，要趕快找到能符合的畫面。（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2. 抗拒

受訪者A曾是華視新聞部的實習生，並在實習期間碰上澎湖空難。他透過觀察發現新聞業界處理災難新聞的方式極不具同理心，而上級長官甚至以友台違反新聞倫理的產製成果勉勵下屬效法，令他對於該編輯室的組織價值與規訓產生抗拒，這樣的經驗成了日後無意願從事新聞職業的重要轉折。

那時候發生澎湖空難，我打電話給我一個朋友，因為他是澎湖人，我就擔心他有沒有被潑及。結果那時候的新聞部主管就來問我說：「喔，你有朋友住在澎湖喔？」然後他請我問我朋友有沒有認識罹難者家屬，因為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搶到獨家。他還和我解釋說，「獨家」就是我們的新聞會第一個出現在電視上。那時候心裡就想說，我當然知道獨家是什麼意思，不用像字典一樣解釋給我聽。因為那時候一切都還很混亂，其實也不太知道誰活著誰死掉，所以說到要去問家屬這件事，我是覺得滿不尊重人家。……後來中午看新聞，發現各家都在做，像是民視吧，他們就是有記者去急診室企圖堵家屬，然後去採訪，家屬當然沒心情，就把記者推開。接著，主管就把我跟另一個實習生、還有一些地方記者叫過去，然後指著電視畫面說：「你們看，第一線跟家屬接觸！這就是我們需要的。」我認為他的意思就是，要我們在人家最傷痛的時候採訪人家。那時候我就說：「你既然這麼想的話，你就去阿！」然後我就走掉了，就回到我座位不想聽了。我當然知道新聞就是要那樣才有收視率，但那樣做真的讓我覺得，和我既有的價值觀有很大的抵觸。（受訪者A，政大新聞畢）

（四）商業邏輯與新聞專業的扞格

循Tiedeman & O'Hara（1963）的生涯決定過程模式，參與校外業務實習對於新聞學系學生而言實屬進入另一新的環境，他們明顯感受到學校和業界並不像橋梁的兩端緊密相連。在這之中，他們以過往課堂所學或校內實習經驗做為參照樣版，嘗試磨合新舊經驗，並以建構於舊環境中的新聞專業觀點評價新環境的實務表現。以受訪者B的經驗為例，他在《聯合晚報》實習的過程中感知《聯合晚報》與《大學報》兩個新聞組織對於新聞價值的定義及經營方針之異同，如《聯

合晚報》較《大學報》更在意讀者的需求，但《大學報》以多元角度關懷為本，同時也基於學生實驗媒體的定位，相較於產製成果，產製的倫理和過程是更為重要的面向。

報社關心的就只是錢而已，他們（《聯合晚報》記者）很介意讀者想看的東西，感覺也比較能抓到讀者大眾的口味。那時候有跟在旁邊，我就有問他說為什麼你們知道讀者想看什麼，他們就說遇到朋友就問，常去問、去互動，就會比較知道，感覺他們很在意這塊。在大學報的話，可能因為線比較難找，迫於時間壓力，就是找到就好，比較不會去想說讀者想要什麼樣的東西。不過我覺得大學報比外面報社更在意的是新聞倫理，還有題材多元性，就是會看整份報紙有沒有顧到各個面向的事。（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I則在實習過程中觀察到以收視率為本的經營方針對於新聞內容與產製品質的影響之深遠，與過去對新聞的認知產生衝突：

那剛好是伊波拉病毒大爆發的時候，我記得中視有一排電視牆，專門播放台灣各台和鄰近電視台的新聞，所以那時候是柯震東吸大麻被抓到，那香港都在轉播世界衛生組織的抗伊波拉策略，但台灣都在播柯震東吸大麻。那時候編譯姊姊（正職人員）就說，你看香港在幹嘛，我們在幹嘛，然後其他人就會回應說，對阿，我們就是看收視率，沒辦法。

知悉組織內部的主管多為系上學長姊，學習脈絡理當相似，這樣的聯想更令受訪者I對於收視率導向的新聞產製邏輯有了更加深刻的反省。如同Lowrey & Becker（2004）曾提及新聞教育的脆弱，因為新聞學系學生總在出社會後就忘記學校所教的專業意理，又如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2007）研究指出，新聞系學生於在學期間對新聞業之「替公眾發聲」、「替弱勢發聲」等理想主義層面的功能較為重視，出社會後則轉而看重閱聽眾偏好，同樣令人反思新聞教育的功能與意義何在。

而且我知道那些業界的主管，很多都是政大畢業的，我那時候就心想，你們以前在學校學的是那樣，實際工作之後就又完全是另一個樣，但又

覺得這應該不是他們的問題，我覺得真的是被收視率影響很多。（受訪者I，政大新聞畢）

同時，他也以《大學報》所堅持的新聞價值做為參照，反思業界新聞在商業勢力的領銜下，無法堅持新聞理想，也不再是個身為第四權、替民眾發聲的社會角色。

如果是在《大學報》，一定是選伊波拉阿，我覺得大學報的立意是讓學生在一個最理想的環境，具體來說就是所謂古典時期、早期那種記者能夠為民喉舌，揭發這個社會的各種現象，用理想的典範去做的。（受訪者I，政大新聞畢）

柒、小結

一如新聞教育以職業為導向，新聞學系學生對於新聞學系之教學內容的期待亦以專業技能的訓練為核心。在進入新聞學系之後，他們逐漸改以產製者的角度詮釋新聞，顯見他們對於自我身份的認知已由平凡的閱聽人轉趨為未來的準新聞產製者。

在新聞專業技能的學習經驗中，校內實習媒體《大學報》與《小世界》是本研究受訪者密集認識新聞職業的最初場域，因此，校內實習經驗成了新聞學系學生評估自身表現與推想外在職業環境狀況的主要參照樣版。首先，校內實習媒體讓新聞學系學生對於記者及編輯職務分工與新聞工作流程有了深刻的認識，並在做中學的情境中體認到文字能力是從事新聞工作的根基。其次，校內實習媒體建構了「新聞室以記者為核心、編輯為附屬角色」的想像，與實務新聞場域的樣態互為表裡，並且透過評分準則等外在形式深刻影響他們對於新聞室運作政治的認知。

網路科技因著新聞傳播趨勢更革而成為校內實習媒體中的一支，其「重技術

而輕內容」的新聞產製文化成為新聞學系學生對於網路新聞的觀感，反映當前新聞教育傾向將新技術直接加諸於傳統媒體的運作概念之上，忽略了數位新聞的本質與潛能；新聞學系學生也在無形間將網路新聞工作化約為簡單的訊息處理工作，進而認為當前新聞工作的專業程度不若往昔。

在新聞專業意理的認知方面，台灣新聞媒體的產製內容經常成為新聞學系課堂上的負面教材，無論是違反倫理的產製過程，或是與社會公益相背的產製內容，無形間成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重要的職業想像軸線，使他們逐漸對於實務場域之新聞產製方式有了負面的印象與評價。此外，新聞領域之「公共性與商業性必然對立」的觀點亦扮演形塑新聞學系學生之專業認知的要角，進而使他們傾向認為商業化的新聞環境是造成當前新聞業整體形象與表現不如以往的關鍵因素。

新聞學系學生因著不同的實習動機投入業界實習，並在實習場域中經歷先前在學校積累的舊經驗、以及新聞實務媒體帶來之新經驗的衝突、磨合與調適。在參與業界實務的過程中，他們以校內實習經驗做為參照標準，針對當前新聞業界之新聞產製方式、專業倫理、點閱率導向的經營邏輯等現象提出評價，以及藉由對產業獲利模式、新聞工作者之勞動條件的觀察推估新聞業前景，同時在實習過程中忖度自己的新聞從業意願。

第三節 移——職業意願轉變

壹、新聞從業憧憬之萌生

一、在學習過程中對新聞工作產生興趣

回顧本研究受訪者進入新聞學系的動機，除了受訪者 G 與 N 是基於對新聞職業的憧憬，其餘受訪者在大學期間對新聞工作是否產生興趣，以及興趣是否轉變，深受學習經驗的影響。換句話說，新聞工作正式成為本研究多數受訪者之未

來職業選項，是他們進入大學之後的事。舉例而言，受訪者 B 與 E 透過實務課程或校內實習體驗及感受新聞工作的內涵，進而對於平面媒體工作產生興趣。

我在《大學報》剛結束那時候最覺得自己未來會從事新聞，就還是覺得有機會那樣。因為《大學報》的關係，那時候是覺得會進報社，後來大四選修雜誌編輯，看到很多業界主編來課上分享，就會覺得說雜誌的題材比較多元有趣，就會讓我覺得說，如果是我喜歡的主題，我也可以試試看，雖然印刷業式微。（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我跑完《小世界》時很想當報紙編輯，我負責的版不是前面那種很制式的版面，所以可以做比較活潑的設計，比較有自我發揮的空間，我也很喜歡那樣的工作。（受訪者 E，世新新聞畢）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新聞學系的校內實習媒體為報紙，但有不少學生透過系上選修課程接觸雜誌後，皆轉而對雜誌工作更具憧憬。承前一節所述，他們認為做新聞的樂趣來自於看到自己的文字作品或排版成果，對新聞工作帶有藝術創作層次的想像，因此也認為，相較於報紙，題材多元、報導深入、感覺起來極具自我發揮空間的雜誌工作更能觸動他們的職業嚮往。

真要說的話，我後來對報社好像還好，對雜誌比較有憧憬，不管是對文章的深度，或題材的廣度，就會覺得說報紙只是訊息，但雜誌可以是一門藝術。（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那時候覺得，如果像一般報紙，可能發揮空間不大，那時候也比較想往雜誌發展，總覺得那樣比較有獨特性。（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二、從學習表現推論自己適合從事新聞工作

誠如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認為：「我覺得有一些人現在做新聞業不意外，他們當初在念書的時候能力就比大家突出。」學習經驗除了在個人層面上觸發部分學生對於新聞工作的興趣，新聞學系做為一個團體學習環境，亦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以他人的學習表現做為自我評估的重要參照，依此推論自己是否能勝任新

聞工作。以受訪者 A 為例，過去在《大學報》表現較同儕優異，甚是還得到同樣就讀新聞學系、與他學習歷程相似之同儕的讚許，讓他對新聞工作更加有興趣與自信：

我其實也曾經想過以後要做新聞，因為那時候我有寫兩篇稿，然後登上《大學報》的頭(版)一，然後覺得滿有成就感。跑《大學報》最需要的是實際跟受訪者接觸，然後出去採訪，不要怕生。我發現這對我來說比較輕鬆，因為我不算是怕生的人，我那些比較內向的同學就覺得很痛苦。……記得以前有一個同學覺得我滿適合當記者，他有這樣說過。(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貳、職業意願轉變原因

一、個人層次的職業意願推論

新聞學系學生身為新聞教育場域中的個體，他們一方面以新聞系全體學生的平均學業表現做為自我表現參照的樣版，一方面也是大學場域中的學習者，透過學習經驗更加清楚自身的職業價值觀與職業興趣所在。

根據 Krumboltz (1979) 對於職業決策歷程的分類，「自我觀察推論」意指決策者會根據自定的標準或他人的看法評價自身表現，包括「任務成效」、「興趣」與「個人價值」三個層面。融入至新聞學系學生的學習經驗中，研究者發現他們會依據新聞實作課程的學習表現進行自我評價，同時也在參與實作的過程中感知自己對新聞職業的興趣與職業觀。

(一) 學習挫折

在 Krumboltz (1979) 提出之「自我觀察推論」的三個構面當中，「任務成效」意指個人對自己學習表現的評價，而此評價是透過與另一學習標準比較而得，個體藉由將自身表現成果與相對標準交互比較，逐步統整出自己適合與不適合哪些職業活動。

對於新聞學系學生來說，帳面上的學業成績通常不會成為他們評估自己適合哪些職業的參照，相對地，在新聞實作課程或校內實習的實務表現對他們影響更深。以受訪者 F 及 H 的經驗為例，在新聞學系參與實務課程所遭遇之學習挫折對他們的職業選擇造成深刻的影響。其中，受訪者 H 以課堂標準（基礎採訪寫作課要求學生定期發掘校園新聞、以及大學報實習中採訪主任對新聞稿的要求）做為自我評估的標準，發現自己經常無法企及標準，開始認為自己可能無法勝任新聞工作。

大一那時候修基(礎)採(訪)寫(作)，老師好像要我們每兩三個禮拜找一條校園裡的線，那時候我就找不到，……或就像我在《大學報》表現也沒這麼好，可能我對身邊的事情就是沒有這麼敏銳。所以就會覺得，可能自己的能力沒有這麼足夠到去成為一個記者。(受訪者 H, 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 F 則在跑《大學報》的過程中雜揉課堂標準(採訪主任對新聞的要求)與同儕的表現(適應期)做為自我評估的參照，逐漸察覺自己並非能夠輕鬆駕馭新聞工作的能手。

《大學報》對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轉折。我是需要花很多時間想東西的人，所以我覺得我前半的表現沒有很好，覺得自己沒有辦法那麼快就弄出一則新聞，有點像是被壓著跑，適應期很長，尤其在藝文方面的寫稿上，因為藝文其實是很抽象的東西，很能夠鍛鍊文字，而且藝文工作者就比較，應該說飄忽不定嗎，講話比較迂迴，需要反覆詢問才能確定他的意思。……對我來講更困難的部分是，我在後面要怎麼去處理這些訊息，常不知道怎麼下筆，然後就反過頭想說，我採訪時好像沒辦法掌握切點去問，就很難寫成一篇文章。……然後在找線方面，我記得那時候採訪主任就跟我講說，我找的線都不是很重要，或不符合大學報讀者的興趣，所以就覺得新聞感比較不好，雖然後期慢慢有練出來，就有個樣子這樣，但就覺得適應期比較長。(受訪者 F, 政大新聞畢)

（二）職業觀

除了自我評估學習表現，新聞學系學生亦在參與實作課的過程中將自身職業觀的輪廓刻繪地更加清晰，如受訪者 H 在擔任《大學報》記者的過程中感知到「將興趣當成工作」之難，這樣的經驗除了讓他對於將來從事新聞工作感到卻步，也成了他日後在謀職策略上選擇勞心程度較低的職業之伏筆。

《大學報》的那段日子讓我覺得，把興趣當成工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像我選藝文和體育版也是因為我喜歡，可是後來就會覺得，當我去看一出戲、一場比賽，我也沒辦法真的好好看，因為滿腦子都想說我等下要怎麼寫，我要怎麼把我看到的東西化成文字，那時候這件事讓我非常有壓力，為了要跑新聞，看一場戲變得不能開心就笑，難過就哭，我還要想等下結束後的一堆事，就會覺得如果我以後進了新聞業的話，……就是覺得那時候的自己太天真了，我喜歡寫東西、或喜歡藝文是一回事，但真正要把這當成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 L 則在擔任《小世界》編輯的經驗中發現新聞編輯工作必須不斷和時間賽跑，完全無法顧及版面的美觀，與他心中對於美感的看法發生衝突，進而成了職業意願轉折的關鍵點。

《小世界》做完之後，我就滿確定我畢業後不會走這條路。我覺得一切都速度太快，然後報紙版面完全沒有設計的美感，限制東限制西的，和我的個性沒那麼符合。（受訪者 L，世新新聞畢）

（三）興趣

1. 對新聞沒有興趣

對於受訪者 M 而言，新聞學系的實作課程大幅增加了他與新聞工作的接觸機會，也令他在這個密集的職業社會化過程中發現自己真的很不喜歡寫新聞稿，卻又體認到新聞稿是新聞工作的根本，這樣的經驗與他入學前對於自己「個性活潑健談，應該滿適合從事新聞工作」的想像產生衝突：

跑完《小世界》後，我就滿確定自己以後不會做新聞了，真的要實際去

做，才會體會到說，這工作你不喜歡。……你要問我為什麼不做新聞，主要是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寫稿。（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

受訪者 K 原為運動員，透過體育術科進入世新大學，身為體育保送生的他，帶著探索運動之外的第二職業興趣之心態進到新聞學系，並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自己對新聞工作仍是沒有興趣：

我曾經有想過，如果我當一個記者的話，其實我覺得畫面有點組不太起來耶，可能頂多當體育記者，但我就覺得有點，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比起當體育記者，我還是覺得我更適合當運動員吧，在比賽之中親身表現，會是我更好的選擇吧。（受訪者 K，世新新聞畢）

2. 另有其他職業興趣

受訪者 D 與 L 在進入新聞學系後，原本想像自己將來也會朝新聞職業的方向走，接著便透過參與社團活動做為聯結學習經驗，發現自己更有興趣的事。其中，受訪者 D 原先認為自己不是音樂相關科系的學生，應該無法投入音樂相關行業，不過逐漸在高度參與音樂相關社團的過程中接觸該產業的工作者，同時更加瞭解該產業的狀況，進而發現自己不無投入那一行的可能：

我大一的時候去參加金旋獎（大專院校歌唱比賽）的籌備委員會，大二就進電台（政大之聲），這兩件事就讓我人生的志向已經跟當初念新聞系完全偏離了。……原本只是關注音樂，但沒有覺得自己也可以走進那個領域，參加越多才開始想說自己應該有機會。（受訪者 D，政大新聞畢）

受訪者 L 則在大學期間經常性擔任社團活動中主導美術宣傳品製作的負責人，並在參與社團的過程中感知自己對於藝術設計的喜好更勝新聞，進而開始有了畢業後直接轉往設計領域一展長才的念頭：

在我大學期間，新聞和設計這兩塊在我生活中同步進行，然後就慢慢感覺我更喜歡做設計，也感覺我做的設計更有價值。（受訪者 L，世新新聞畢）

二、社會層次的職業意願推論

除了自我觀察推論，Krumboltz（1979）提出之職業決策過程中的「世界觀推論」強調決策者在學習歷程中會同時觀察其身處的社會環境，據此規劃未來生涯目標。將此概念融入至新聞學系學生的學習和生活脈絡中，正因為他們深知新聞學系的所學與新聞職業高度相關，故在大學期間，他們一方面立足於新聞教育場域中學習新聞，另一方面也藉由日常生活中對新聞產製的觀察、評價，或從師長、學長姐口中得知相關職業資訊，以及透過親身參與業務實習等方式接觸真實的新聞職業樣態，進而彙整他們的所見所聞，針對當前的新聞環境進行推想。

（一）當今的職缺以電視和網路新聞工作為主

一如校內實習課程在原先的報紙實務之外加入了電視及網路新聞，新聞學系學生也在校內課程更革、以及對現實生活的觀察中，認識到當前新聞工作之職缺趨勢的移轉。如受訪者E說到，校內實習讓他對報紙編輯工作相當感興趣，但真實職場中卻越來越少有這樣型態的職缺，同時也瞭解報紙並非閱聽人近用新聞的主要媒介，屬一逐漸走下坡的產業。

我跑完《小世界》時，很想當報紙編輯，只是後來發現報紙真的很少缺，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歡前面幾版，就很制式化，就放上去，分隔，主要是在改標題的那個阿，美觀之類的，我比較喜歡後面的專欄，但那個實際在台灣，好像《自由時報》比較有而已，或《人間福報》。……覺得現在職缺都是網路跟電視，報紙可能也有，但感覺流動率不高。不過也會覺得報紙已經不是未來趨勢，去了感覺不太保險。（受訪者E，世新新聞畢）

受訪者L則從自身的媒介使用經驗出發，同樣感知到自己雖然在學校接觸的課程以平面媒體為主，但平面媒體卻已不是他慣於使用的媒介，進而認為報紙、雜誌都是很難獲利的產業。

網路取代傳統媒體很多吧，像現在，報紙都快要收了，那我覺得雜誌也會慢慢被淘汰，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因為我自己也不會特地花一百多塊買一本雜誌，但他們也就靠這個賺。應該說所有的媒體都是靠廣告賺錢，但如果雜誌賣不出去，廣告也就進不來。（受訪者L，世新新聞畢）

（二）產業勞動條件不佳

1. 薪資過低

言及新聞業的勞動條件，許多受訪者首先從當前新聞工作的薪資談起，並認為當前新聞業薪資實在太低，甚至連維繫當下的生活都快沒辦法，更別提及作為長遠的職業發展目標，如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直言：「你如果真的要問我為什麼以後不想當記者，其實答案很膚淺，就是覺得當記者很累跟薪水很低」，受訪者 M（世新新聞畢）也認為當前新聞工作的勞動條件比一般服務業還不如，需要依靠高度的興趣和熱忱支撐：「像有些人領個兩萬六，在台北付房租就去掉八九千，做這個到底是要幹嘛，去八方雲集（連鎖餐飲業）還月薪兩萬八。如果你不是真心喜歡，真的沒必要。」

他們對於目前新聞工作薪資行情的瞭解多半來自於已經投入新聞工作的學長姊或朋友，如受訪者 G（世新新聞）藉由朋友的親身經歷得知電視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情況：「我朋友去做電視新聞的即時剪輯，一個月就是 26K，每天做得要死要活，上班從早上 10 點到晚上 12 點，而且好像很少準時下班。」

受訪者 N 藉著由系上課程意外獲知當前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打破了他高中時期對於從事新聞工作的美好想像：

我記得有一堂課，我忘記課名了，總之那堂課就在告訴我們說，新聞記者有多操，薪水有多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談到這些，老師只是用一種聊天的方式和我們說業界的生態如何。聽完就想說，如果將來進新聞界，大概就是會沒有自己的時間，薪水大概都是用跳槽的方式去加薪，如果

你一直待在同一家，你的薪水可能就一直都是這樣子，……這真的是我高中從沒想過的問題。（受訪者 N，世新新聞畢）

受訪者 A 和 B 則是藉著赴業界實習的機會瞭解當前新聞工作的薪資，如到過華視新聞部實習的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說到：「我發現華視在電視圈還算高的，聽說像東森、年代就很慘，就 24K、25K 吧，華視就 28K。」而曾在《聯合晚報》財經中心實習的受訪者 B 則趁著跟隨從業 5~8 年之記者外出採訪的機會主動詢問報紙記者的平均所得：

因為我們採訪的新聞很多是國內 GDP（國民平均所得），然後就在寫練習稿嘛，我就很好奇問說他們的薪水有沒有到國民月收入的平均，結果就發現沒有，然後就開始聊到一些很負面的東西。（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總的來說，雖然無法得知各家新聞媒體工作者的薪資詳情，本研究多數受訪者在就讀新聞學系的過程中自行彙整由師長、朋友或業界工作者所提供的資訊，並依此想像新聞工作是一份平均入行月薪不達三萬，且每日工作時數高達 10 至 12 小時的差事，這樣惡劣的勞動條件讓新聞工作即使賦有伸張正義、為民喉舌等工作價值，也無法成為一份值得投入的職業，更不是一份能做為長遠生涯規劃的工作，如受訪者 K 說：

我覺得新聞不適合做一輩子，也不適合長遠發展，比如你說當記者是為了要賺錢，這完全說不過去阿，但你說是為了熱忱，想為社會發聲，我覺得很多方式都可以為社會發聲，不用這樣勞心勞命。（受訪者 K，世新新聞畢）

2. 新聞產業前景堪憂

受訪者 J 曾到過獨立音樂雜誌擔任實習生，並透過參與實務的機會進行雜誌產業獲利方式與前景的觀察，進而認為雜誌業必然會受到網路的衝擊而逐漸式微。這樣的觀察與推論結果，替原先嚮往雜誌業的他帶來職業選擇的阻力：

我在那邊寫完東西，就覺得雜誌沒有辦法當作是一個長遠的工作。我覺得環境不好吧，像那裡正職員工很少，我也沒支薪。……因為就覺得，大部分雜誌內容其實在線上都看得到，或者說，你知道的雜誌，有讀者看、能賣錢、能賺錢的就是那些，什麼《天下》、《遠見》那類的，很少家，然後你也知道他們都很辛苦這樣。所以後來就不列入考慮了。（受訪者 J，世新新聞畢）

（三）對新聞職場的觀察與感受

1. 組織成員的情感聯繫疏遠

受訪者 H 曾為年代新聞台實習生，經歷組織內部主管與實習生在情感層面上的弱聯繫情形，讓他對電視新聞業產生一種主管不願提攜新人的想像，成了他對電視新聞業持負面觀感的主要原因，進而影響未來的從業意願：

說實話，我覺得年代對實習生不是那麼好，就把實習生放在一邊，我們就是每天早上去公司，然後我的工作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網站，然後我們就是幫忙把新聞複製放上去，然後偶爾讓我們去剪新聞帶，但就這樣，只做這兩件事情。……實習完覺得以後不會考慮電視，真的是因為他們也沒有對我很好，就讓我覺得如果之後成為這裡的員工，也不會被很好地對待之類的。（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

2. 組織內部並無專業自主可言

承上一節所述，本研究多數受訪者認為新聞工作的樂趣在於能有自主發揮的空間，無論在記者的新聞稿撰寫，或編輯的版面設計方面皆如是。如受訪者 A 憶及自己擔任《大學報》藝文版記者期間不受外力干涉，且主管（總編輯）也尊重並捍衛他的新聞作品之經驗：

當時在跑《大學報》的時候，我曾經採訪一個在女巫店的戲劇表演，因為我的稿沒有很像公關稿，然後導演就是有寫信來說，希望能再寫得好看一點。當時我們總編就很霸氣的檔下這件事說：「不要管他們，我們出刊！」（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相對地，受訪者 H 在面臨未來職涯規劃之時，透過新聞及網路論壇上的討論內容得知新聞業界主管擅自改動記者稿件，進而使其背負社會大眾罵聲的情況，讓他感覺真正的新聞工作不但毫無樂趣可言，還可能是件令人感到痛苦的事：

那時候是快畢業了，社會上就開始有點聲音，有類似的案件就是，好像記者自己寫出來的東西，跟他的報社或電視台發出去的東西不一樣，是什麼事件我忘了，……可能是旺中，我忘了，總之我現在對這件事的印象就是，記者寫的東西竟然會被上司改得完全偏掉，然後社會上就有很多人罵說報社電視台寫東西怎麼可以這麼有自己的立場，就開始有爭議，我就會覺得說，如果我以後真的當了記者，刊出來的東西掛我的名字但卻和我真正要寫的東西違背，我會覺得那是很痛苦的事。現在回想起來，大學報就是玩新聞阿，所以採(訪)主(任)也不會這樣。(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

3. 粗糙的新聞產製方式

以過去在擔任《大學報》國際版記者期間的經驗做為參照樣版，相較於《大學報》凡事力求實際接觸到消息來源的編輯室規訓，曾赴中視國際新聞中心實習的受訪者 I 觀察該部門習以粗糙的手法處理國際新聞來源，完全不為了追求真實而多付出一點努力，令他無法接受。

業界最讓我覺得表現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對於新聞來源的處理方式，比如說現在很常用一些監視器阿，行車記錄器阿，有的沒的。還有一點我很不能認同，也是我在實習過程中發現的是，比如說他們要用某個網路畫面，然後他們就用軟體去截圖或錄影，然後直接拿來當素材，來源就標示為「網路來源」。當下看的時候覺得，你要畫面沒錯，但是用這種方式我真的不太能接受。理想上當然是要去現場處理，而不是翻攝，但我懂國際新聞要去現場拍是有困難的，但總是還有別的管道吧？(受訪者 I，政大新聞畢)

4. 違背新聞價值的產製方式

受訪者 G 藉由比他早出社會的朋友之新聞工作經驗得知業界產製新聞的各

種荒謬事例，例如基層記者需服從長官要求，想盡各種辦法將時下流行的網路關鍵字加進新聞稿中，使得新聞不但毫無公正性、客觀性可言，更連堅持報導事實的最基本原則都無法落實，令他深刻反思新聞學系所學與業界實務景況的距離：

在我延畢那年，我身邊已經出社會的朋友們有了實務經驗，記得我有朋友是去跑一家有關房屋新聞的網路媒體，就〈好房網〉，她以前在新聞系是個很優秀的女生，但有天和我說，apple 剛出新機時，他們公司為了增加新聞曝光率，要在房屋新聞裡面硬是凹出和 apple 有關的東西，我就說可是你是做房屋新聞耶，她就回我說，這就是她覺得做不下去的原因。那不是買置入，有點算是增加關鍵字，他們就是會去查關鍵字排行榜，比如說 apple 的「雙凹曲線」，然後把它加進去。以我對新聞的認識，不會這樣亂扯阿！這兩個完全不相干。長期被長官要求這樣做，她真的受不了了。（受訪者 G，世新新聞畢）

5. 違背新聞專業倫理的產製方式

受訪者 A 在華視新聞部實習期間歷經專業倫理觀的認知衝突，觀察到業界竟然以極度不具同理心的採訪方式做為災難新聞報導的示範，令他在當下即以離席來表達反感情緒，而那次經驗也成了他日後不將新聞職業納入生涯考量的重要關鍵。

那時候發生澎湖空難，我打電話給我一個朋友，因為他是澎湖人，我就擔心他有沒有被潑及。結果那時候的新聞部主管就來請我問我朋友有沒有認識罹難者家屬，因為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搶到獨家。……因為那時候一切都還很混亂，其實也不太知道誰活著誰死掉，所以說到要去問家屬這件事，我是覺得滿不尊重人家。……後來中午看新聞，發現各家都在做，像是民視吧，他們就是有記者去急診室企圖堵家屬，然後去採訪，家屬當然沒心情，就把記者推開。接著，主管就把我跟另一個實習生、還有一些地方記者叫過去，然後指著電視畫面說：「你們看，第一線跟家屬接觸！這就是我們需要的。」我認為他的意思就是，要我們在人家最傷痛的時候採訪人家。那時候我就說：「你既然這麼想的話，你就去阿！」然後我就走掉了，就回到我座位不想聽了。（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三、個人與社會層次的交互推論

如同 Krumboltz (1979) 所述，「自我觀察推論」與「世界觀推論」在職業選擇歷程中從來不是兩條平行線，決策者必將綜合自我觀察推論與世界觀推論結果，在時間的推進及經驗的積累中逐步構成明確的職業選擇方向。

以受訪者 C 為例，令他無意願從事新聞職業的主因是思量政治力量、經濟力量等外力對主流新聞媒體的影響之大，使得新聞工作者毫無發揮專業的空間，僅是任職於新聞媒體的傀儡。在這樣的思維之下，轉而投入獨立或另類媒體或許是一條可行之路，但他又感知自己文字能力不足以勝任那樣的工作。因此，雜揉向內評估自身能力，以及向外推論真實職業世界樣態的結果，他仍是決定不要從事新聞工作。

我會不想進（主流）新聞媒體，主要都是圍繞在「我會做一件我不想做的事情」，但也沒有考慮獨立媒體，因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會寫東西的人。我覺得他們寫的東西我做不到，就覺得我能力沒有到那邊，我還是不要去丟人現眼好了。（受訪者C，政大新聞畢）

對受訪者 H 而言，擔任《大學報》記者期間表現不如預期一事成了他重大的職業意願轉折，再加上後來對真實職業世界的觀察與負面的實習經驗，使得自我觀察推論與世界觀推論的軸線方向漸趨一致，指引他選擇新聞以外的職業。

我覺得大學報跑完，那時是大三吧，就開始覺得我以後可能不會想跑新聞，後來再把實習阿還有社會上的事件放進來，就慢慢確定我以後不會走這條路。（受訪者H，政大新聞畢）

四、對新聞專業的反思

對應本研究第二章所整理之文獻，「專業」標誌著一個職業的獨特性，它必須為經過相關訓練的人所從事。相對地，新聞於 20 世紀初正式走入高等教育殿

堂，成為大學中獨樹一幟的科系、學院，同樣明示著新聞是一項專業，故需要透過高等教育機構有系統地培訓具備這項專業能力的人才。本研究受訪者都是大學主修新聞專業之學生，新聞學系提供之理論與實務訓練皆在形塑他們對新聞專業的認知與認同，進而將學校裡頭對於新聞專業的定義視為標準量尺，並藉由這把尺評價新聞業界的專業表現，以及丈量當前新聞工作的專業程度。

(一) 新聞還是一種專業嗎？

1. 入行門檻變低

受訪者 B 及 L 皆在就讀新聞學系期間發現新聞業的入行門檻越來越低，令他們深刻反思新聞的專業價值何在。

我還是相信新聞有他的專業度，但現在進入新聞的門檻變得那麼的低，隨便什麼系都可以進去，好像大家都可以來。(受訪者 L，世新新聞畢)

新聞跟以前不一樣了，現在常聽到什麼「人人都是公民記者，你覺得你的價值在哪裡？」老師有時候也會要我們討論這件事，不過大家討論完也沒個結論，可能這件事也真的沒有結論。(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2. 專業養成容易

身為主修新聞的學生，受訪者 H 發現新聞雖然有其專業性，但在技術層面上是一項容易養成的專業。他觀察外系的學生前來選修新聞專業課程，也能藉由課堂練習學會新聞寫作，相較之下，新聞學系學生所學的專業技能很容易被取代。

我覺得新聞是一個專業，但那個門檻其實很低，像我在大學時候，也是有外系同學來修我們的課，就讓我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是可以寫新聞的，只是寫得好不好而已，當然這是可以磨練的。比起醫學系學生才能當醫生，新聞系雖然名字是「新聞」，聽起來好像是教一個專業，但是這專業又不像醫科那麼絕對，很容易被取代。(受訪者 H，政大新聞畢)

同樣秉著「新聞專業容易被取代」的疑慮，受訪者K進而認為投入新聞職業的關鍵或許是對新聞的熱忱，而非專業技能，他說：

新聞系的學生喔，專業度還是會有差，但只差一點。我認識一些外系生因為熱愛新聞而投入新聞業，最後反而比本科系學生還好。(受訪者K，世新新聞畢)

3. 缺乏專業認證

受訪者B與J則從專業證照的角度衡量新聞工作的專業性，指出新聞工作並無標準量尺，使得新聞表現的好壞完全任憑閱聽眾或新聞媒體主管的自由心證而定。

我覺得新聞可以很專業，但人們沒有把它很專業地看待，沒有把它像是律師，沒辦法像是醫生，或會計師，他有執照，能力可被驗證。我會覺得新聞能力也可以被量化，但它目前沒有證照，就會變成隨便一個阿貓阿狗都可以去寫新聞，錯了一堆，然後就很像是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然後就開始盛行什麼「小時後不念書，長大當記者」這類的話。(受訪者J，世新新聞畢)

新聞的技能也很難被界定，就沒有一個標準，所謂「好記者」跟「不好的記者」感覺是會依據每個人心中的價值阿、好惡阿去決定。(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二) 做新聞還需要專業嗎？

除了新聞的專業定位模糊，受訪者C與F則從現今新聞產製表現出發，指出現在的新聞工作內容膚淺、求快而不求深，同時仰賴科技之便，大量援引網路上的現成消息來源，致使做新聞變成一件簡單、輕鬆的差事，確實不太需要經過專業訓練即可勝任。

1. 做新聞不再需要跨領域的、博雅的知識背景：

我覺得新聞就是從一個帶觀眾認識專業、重要的資訊，變成只是做一個

簡單的訊息，像是童仲彥家暴案吧，就覺得竟然沒有新聞去帶領閱聽眾認識這背後的相關法規，或是講說這是一個結構的問題，而不只是一件事。以前會覺得新聞工作者需要快速且大量的吸收各領域知識才能勝任，後來會覺得好像也不用了，所以從事新聞也不真的需要什麼條件。（受訪者 F，政大新聞畢）

2. 科技創造許多便利的消息來源，使得做新聞變成一件越來越簡單的事：現在很多新聞直接上網找 youtube、找行車記錄器，說真的，這到底算什麼專業阿？勉強可以算是資料蒐集的專業而已吧。我不能說所有媒體都這樣，只能說大多是這樣。一來經費不夠，人力不夠，然後說真的，閱聽眾似乎也要求不高。（受訪者 C，政大新聞畢）
3. 對「速度」的追求讓新聞一味求快而不求深，致使產製表現不夠專業：以我來看，我會肯定新聞本身是個高度專業的工作，而且常常覺得一個人要當四個人用的感覺，不過現在這環境感覺就是要一直趕稿、搶快，怕最後也就是東一塊、西一塊，呈現出來的東西不夠專業。（受訪者 F，政大新聞畢）

（三）網路讓新聞更不專業

經歷以報紙工作為核心的新聞學系課程之洗禮，本研究受訪者皆相信新聞是一項專業，同時也一致認為網路的興起是促使新聞不再如往昔那樣專業的最重要原因，如受訪者 A 說：

新聞應該要是個專業，但它現在不是了，我不知道這個跟新媒體竄起有沒有關，比如說手機阿、網路阿，慢慢越來越普及。誰都可以做新聞，新聞就好像也不專業了。（受訪者 A，政大新聞畢）

1. 網路新聞的專業程度不如傳統媒體

受訪者 E 與 H 以過往參與《小世界》與《大學報》的實習經驗衡量網路新聞的專業程度，認為產製網路新聞完全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那樣簡易、不嚴謹的工作條件，確實是不用念過本科系就能勝任。

比起報紙，網路反而沒有編輯的感覺，就是套模板。我現在去網路上班的同學也是一樣，他們就是有一個後台，然後就把字貼上去就好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在幹嘛。（受訪者E，世新新聞畢）

網路新聞不限字數，標題也可以亂下，比起報紙，因為為了要做那個版，就要控制字數才能塞進去，比起來就覺得網路新聞很不嚴謹。……我現在看，還是覺得網路新聞沒有傳統媒體好。（受訪者H，政大新聞畢）

參照上一節的分析內容，正因為他們曾經透過校內實習熟悉報紙的新聞工作流程，所以當觀察到業界的網路新聞記者通常只是待在編輯室裡上網找新聞，網路新聞編輯不必編版、排版，僅需將新聞內容貼在既定的網頁模板上，而新興的社群編輯更是只需負責傳播新聞、不必撰寫新聞稿，如同 Hartley (2013) 所言，未來的新聞工作將逐漸由產製端移往傳播端，面對越來越多新聞工作者「不事生產」而專事訊息傳播的職業趨勢，再再令他們思考網路新聞的專業性何在。

網路記者要自己找新聞，那個「找」就只是在網路上找而已，但真正的記者不是這樣阿，對記者來說，找線報線是一個工作，去採訪是一個工作，但他們感覺就沒有在做這些。那樣的事情，確實好像沒念過新聞系也可以做。（受訪者E，世新新聞畢）

我覺得傳統媒體的門檻比較高，如果大學不認真，沒有很多寫稿經驗，你會不敢去報社當文字記者，然後電視記者還要會操作專業的機器和剪輯軟體，網路或社群小編的門檻比較低，因為他不用寫新聞稿。（受訪者N，世新新聞畢）

2. 網路新聞需要的專業和傳統媒體不同

受訪者B甚至認為網路新聞所需的專業與他過去所學產生斷裂，以新聞標題為例，學校的實作課程讓他認知到標題應該要切中新聞重點，因此，觀察到網路新聞標題只求誇飾、吸睛，甚至與新聞內容全然脫鉤也無所謂，讓他感受到網路新聞所需要的專業與傳統媒體大有不同。

我覺得在新聞系學的下標方法，如果拿到網路媒體，一定都不會通過，因為那裡就需要一些比較聳動的。（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四）還有人期待新聞是一種專業嗎？

受訪者 J 改從閱聽眾的角度反思新聞專業，認為現在新聞工作綜藝化的情形相當嚴重，使得觀眾認為新聞記者與戲劇演員並無太大差別。別於過往曾扮演之資訊掌門人的社會角色，當前的新聞工作似乎不再被視為一種專業了。

我覺得台灣的人也不把新聞當作是新聞，它比較像是娛樂，可能像是那種電視戲劇節目，大家就只是在看哪一台演得比較好。就會覺得，如果人們都這樣在看它，好像真的也沒辦法奢望新聞能夠變多好。……或就像是，如果說醫生和律師是專業，你會覺得你去看醫生或上法院是在玩嗎？不會。但你會覺得看新聞就像是在玩，大概就是這樣的道理，大家並沒有期待新聞是一個專業。（受訪者 J，世新新聞畢）

受訪者 B 觀察到現在的新聞工作像是過街老鼠、眾矢之的，專業聲望嚴重下滑，進而讓他認為這個職業已經不再受到嚮往：

以前的新聞工作比較能被肯定、被認同，……我覺得做一件事需要被肯定，才有繼續的動力，但當記者實在太容易大家被罵了，會讓人再想想「我要做這個幹嘛？」……就會感覺記者從以前很尊貴的形象，到現在專業價值還要被一般人挑戰，就會覺得，這工作可能已經沒有那麼值得嚮往了。（受訪者 B，政大新聞畢）

肆、新聞從業意願轉折後的學習策略轉向

一、探索新聞之外的職業興趣

（一）選修其他科系課程

受訪者 F 擔任《大學報》記者期間所遭遇之學習挫折是他新聞從業意願的重大轉折，面臨既定職業嚮往與實際經驗的衝突後，他透過選修其他科系的課程做為化解衝突的調適方式，期待從中尋找更適合自己的職業方向。

我本來嚮往的其實是記者工作，但跑完《大學報》後就發現自己文字能

力還需要提升，所以就去輔系了，輔了日文跟韓文，又回歸高三曾經考慮過的志願。（受訪者F，政大新聞畢）

（二）投入他領域之產學合作課程

受訪者B則在擔任《聯合晚報》實習生期間感受到真實新聞工作的步調、節奏，以及報社的組織文化並非他所預期，隨後則憑著機緣修習旅遊業來校開設的產學合作課程，並從中發掘新聞以外的第二職業興趣。

雖然新聞學系安排學生赴業界實習也是立基於產學合作的宗旨，但相較於他在《聯合晚報》實習期間的低度參與經驗，旅遊業提供之產學合作課程有系統地安排學生深入瞭解該產業的編制、工作內容，並替學生規劃有制度的實作學習，讓他有機會感受該公司的環境、文化。這般具體且深入的觀察學習經驗有效形塑了他對該組織的認同，進而嚮往成為那裡的一份子。

我覺得我要對一個地方有一定的了解，然後確認這個環境是我喜歡的，所以當初就是透過產學課程的機會認識了，也覺得喜歡，然後就進來了。這樣說來，我也有可能是因為沒有機會瞭解新聞業更多，所以最後沒有走進去。（受訪者B，政大新聞畢）

二、學習新聞的意義由職業訓練轉為興趣

受訪者J在《小世界》實習期間對於將來從事新聞職業一事失去嚮往，但這樣的轉折並未讓他對新聞學習感到退卻，反而使他更認真投入實作課程，甚至在大四期間加入系上畢業展覽的籌劃團隊。如同George（2011）發現現今主修新聞專業的學生不一定將新聞專業訓練視為進入新聞行業的基礎，而是把新聞當成一有趣的學科進行學習，新聞專業於受訪者J的意涵也從原本的職業培訓轉為一項興趣。

算是慢慢感覺的過程，我開始念新聞系後沒多久，我就覺得我以後不會從事這個行業了，所以我更會想說，如果我現在不做這些事，我以後也

沒機會做了。……新聞系教的東西也不難玩吧，也是一個不錯的體驗，可以這麼說。（受訪者J，世新新聞畢）

伍、小結

正因新聞教育與新聞職業的密切聯繫，新聞學系學生也在學習過程中以學習經驗做為將來投入新聞職業的參照與投射，在這之中，比起在課堂上聽講，或對當前新聞產製內容的觀察，引領他們親自接觸實務的新聞實作課程最能促使他們進行職業後設思考，又以校內實習及校外業務實習經驗最為重要。

以本研究的受訪者為例，他們在進入新聞學系之前並未對於畢業後從事新聞職業一事擁懷豐富的想像，因此，新聞學系的實作課程才是讓他們萌生新聞從業意願的主要觸媒。值得一提的是，沒有受訪者是基於對業界實務表現的欽慕而有了新聞從業意願。

新聞從業意願之萌生與冷卻皆好發於新聞實務學習環境。研究者發現，多數新聞學系學生之職業意願轉變經驗都源自實務學習經驗，在個人層次上，他們從學業表現、興趣及職業價值觀三方面進行自我觀察推論，同時在社會層次上針對當前新聞工作的職業趨勢、產業前景、勞動條件、產製表現，以及新聞專業等面向進行世界觀推論，並雜揉自我觀察推論及世界觀推論的結果，逐步在學習過程中形成確切的職業選擇方向。

第四節 離——選擇非新聞職業

壹、投入他行的契機與求職準備

經歷新聞從業意願轉折後，本研究受訪者多半於大四期間開始思考未來生涯規劃，他們以修習他領域產學合作課程、參與非新聞工讀或實習工作發掘新聞以外的職業興趣，同時替將來的求職、就業預做準備。而在求職標的方面，本研究

受訪者傾向以不限科系的產業或職位為主要目標，也順應整個職業市場去專業化的趨勢，不設科系門檻的職缺越來越多，因此，覓得一份非新聞職業對他們來說並非難事。

一、新聞學系課程即是開啟另一種職業想像的契機

如同Nygren & Stigbrand (2014) 指出現今的新聞專業是一條軟界線 (soft border)，它的專業性不再如往常那般絕對，有時甚至是引領學生投入其他職業領域的觸媒。對受訪者D而言，過去在新聞學系積累的學習經驗正是讓他有機會接觸並投入另一行業的契機，新聞學系的課程要求學生接觸社會、與各行各業的消息來源互動，無形間成了幫助學生接觸另一項專業的管道，而在此過程中，他也對新聞專業有了更廣闊、多元的詮釋：

我覺得媒體是一扇窗，因為新聞系相較之下學的東西比較廣，但不深入，不過它可以是其他專業的一個開頭，像我就常是透過媒體接觸音樂，比如說透過政大之聲（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實習廣播電台）的採訪工作認識到音樂人，或也因為我對音樂有興趣，我修系上的課就很常做音樂的報導，比如說Live House的法規阿，或樂團的政府補助等等的。（受訪者D，音樂產業行銷企劃）

二、修習產學合作課程

原本對未來職業選擇沒有具體想法的受訪者B（旅遊業儲備幹部）與F（大眾運輸業站務員）為了探索更多生涯可能性，選擇於大四期間選修旅遊業於政治大學開設的產學課程，透過這個機會發掘自身對旅運相關產業的興趣，並在產學合作課程中密集參與、深入認識該領域的環境與業務，成了他們畢業後轉身投入該行業的重要契機。

三、參與非新聞工讀或實習工作

(一) 基於興趣

受訪者J（音樂產業活動企劃）和L（體育用品業視覺設計）於大三、大四期間投入與新聞無關的工讀或實習工作，其中，受訪者J基於對音樂的熱愛而投入現在任職的公司擔任工讀生，受訪者L則本著對設計的熱忱進到現職公司擔任工讀生，期待藉由工讀機會接觸心目中嚮往的職業領域。

(二) 基於機緣

相較於前項，受訪者A（數位遊戲業內容企劃）、E（大學行政單位行政專員）、G（美商公司秘書）投入工讀工作則純屬機緣，也因為始終對於未來職涯沒有具體的想像，又在畢業時恰巧遇上原任單位的內部徵才，便順勢轉任為正職人員。

四、順應當前就業市場的去專業化趨勢

除了新聞的專業性面臨空前的挑戰，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就業市場正處於一去專業化的趨勢，不設入行門檻、不需專業背景即可投入的職務越來越多，就如同新聞業也成了各個科系學生皆能爭取的領域，他們投入與所學無關的行業，似乎也沒什麼不妥。更甚者，一些不需特定專業門檻的職業反而比專業工作更加熱門，如受訪者H（航空業地勤人員）回顧，他當時基於對服務業的興趣，再加上「航空熱」的求職現象，一心一意想投入那個領域：「當時一心想要做航空，我考了非常多家，空服員、地勤都考過。那時候真的有一股航空熱，好像跟偶像劇有關，航空業就變成很多年輕女生的職業選項。」

此外，受訪者B（旅遊業儲備幹部）甚至反過來認為，從事新聞更需厚實的專業，而這項專業以情境知識為本，需藉由經年的實務經驗積累、堆疊而成，與

他現在所從事的職業大有不同。

在我這個領域(旅遊業)，大家來自各個科系，很多東西也是入行才學，不過學一、兩年就可以獨立作業，但新聞實在突發現象太多，真正要成為一個能獨立自主的記者，感覺需要二、三十年。(受訪者B，旅遊業儲備幹部)

貳、職業選擇策略與考量因素

一、職業選擇策略

身為主修新聞專業的學生，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清晰意識到新聞教育與新聞職業的緊密連結，也自然而然地認為，即使新聞業與新聞學系在實務實踐的邏輯上並不一致，但新聞職業在帳面上仍是他們合理、可行的畢業出路，且他們也認為自己必然具有進入新聞業的資格，只要投遞履歷，就絕對不會被拒於門外。因此，在思考未來職業的過程中，他們並非廣泛地設想自己投入各行各業的可能性，而是先以「新聞職業／非新聞職業」做為軸線，將他們的未來職業選項區分為兩大塊，再採取「優先刪去新聞職業」或「優先考量非新聞職業」兩種思考職業意願的策略。

在他們的定義中，新聞職業如同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所述，意指在新聞媒介工作，並且直接或間接處理新聞的人，亦即與他們所學相關的職務。具體來說，主流報紙之記者與編輯是他們最直接的職業投射，而遍布於各類媒體的「記者」、「編輯」職務基本上都是他們自認能夠駕馭的範疇。唯專業財經雜誌是他們認為別有門檻的領域，除了新聞學系所學，仍需具備一定的財經知識基礎才能勝任。

(一) 先將新聞職業排除在職涯藍圖之外

研究者發現，部分受訪者秉著「就是不考慮新聞工作」的念頭，在職業選擇

策略上首先把新聞職業排除，如受訪者M（電信業門市人員）說到：「覺得不想走新聞後，我其實也沒有想其他職業方向，但滿確定自己以後不會做新聞」。他們大多是經個人層次的自我觀察推論後採取這種思考職業意願的方式，如曾在《大學報》經歷學習挫折的受訪者H亦是一例。

（二）優先考慮非新聞職業

相對於前項，另一部分受訪者其實並不排斥新聞工作。基於社會層次的世界觀推論，他們認為當前新聞工作的勞動條件不佳，故嘗試在新聞之外新增其他職業選項。舉例而言，受訪者B認為新聞業之薪資與職場氛圍皆不及他心中對於白領職業的想像，所以轉而擘劃新聞之外的生涯藍圖，找尋和新聞同樣新鮮多變，但勞工情況更佳穩定、理想的工作：

我喜歡比較活潑的工作，但這工作活潑之餘又有一定的秩序、制度和穩定感，就進了旅遊相關產業。（受訪者B，旅遊業儲備幹部）

而受訪者I也不排除投入新聞工作的可能，而是將他的求職過程視為一段尋得勞動條件更佳之職業的機會，他說：

當時，我有給自己一個期限，如果三個月後沒有拿到我比較想去的公司的offer，我就開始投記者相關工作，因為我知道媒體很缺人，像我一些同學去的媒體就always在找人，我只要投就一定會上。（受訪者J，製鞋業儲備幹部）

二、職業選擇考量因素

在選擇職業時的考量因素方面，如同《Cheers雜誌》的調查，新世代在選擇職業時最在意「符合興趣」與「薪資合理」，這兩項的優先序排在「應徵職務與所學相符」之前（王曉晴，2006年6月），也是本研究受訪者的兩大考量因素。

首先，與他們的學習經驗及對當前新聞職業的觀察結果相互參照，現今新聞

工作普遍的低薪情況成了選擇職業時的主要推力，如受訪者I（製鞋業儲備幹部）、M（電信業門市人員）與N（航空業空服員）皆認為這股推力是促使他們思考投身非新聞職業的重要因素。再者，「發現新聞之外的興趣」對部分受訪者而言是投入非新聞職業的拉力，如受訪者H（航空業地勤人員）認為「除了新聞以外，我確實還有別的興趣，這可能也是不做記者的原因吧」，而受訪者D也說：

我真的很喜歡音樂表演，現場對我來說很迷人，很想接觸很多藝人、音樂人，所以直接投入這產業會比做新聞還要吸引我。……做音樂跟做音樂方面的文字工作者都很操勞，而且待遇普遍都不好，都很慘，所以薪水不是我主要考量，興趣才是考量的點。（受訪者D，音樂產業行銷企劃）

三、人際影響

在選擇職業的過程中，個人意願還是本研究受訪者的主要依歸，家人、師長等重要他人並沒有主動給予太多建議，他們也未曾尋求生涯輔導相關單位的協助。唯受訪者B（旅遊業儲備幹部）提及，當時系上亦有不少同儕不考慮投入新聞業：「同學算是有影響，像我身邊朋友也都覺得念新聞系也沒有一定要進媒體，進媒體的反而比較少。」於無形間幫助他更加合理化自己的職業選擇。

參、求職過程

一、以不限科系的產業或職位為主要求職目標

身為主修新聞專業而無意願投入新聞職業的學生，選擇參加招考或投遞履歷等主動謀職的受訪者在求職策略上以不限科系的產業（如航空業、旅遊業、音樂產業）或職位（如行政職、儲備幹部）為首要目標。以受訪者I的求職經驗為例，他認為自己並非行銷、廣告、公關科系的學生，在爭取相關工作上並不具優勢，故以行政方面的職務為主要考量，他說：

我沒有投行銷跟公關職位，因為我沒有修過廣告系的課，所以對行銷跟公關，我在投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的學經歷背景應該不符，應該錄取機率不高。我會投比較多是不限科系的，像是儲備幹部，或是行政性質工作。

(受訪者I, 製鞋業儲備幹部)

二、轉往公關領域發展並非易事

呼應前項,本研究受訪者亦在謀取公關職務的過程中碰壁。隨著台灣新聞相關科系的大幅設立,以及傳統媒體缺額逐漸減少之勞力市場情勢,新聞學系學生畢業後轉往公關領域發展的頻次越來越高,如在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畢業生流向調查中,「公關」已被列入新聞學系的主要出路方向之一。以該校2014年的畢業生調查為例,投入公關業的比例高達12%,僅次於投入報紙與電視媒體的比例(頁1)。然而,新聞學系所學卻對受訪者N帶來求職上的限制,他認為新聞稿的本質與公關稿不同,以致在面試時難以轉換過往的新聞寫作習慣,讓他屢次錯失成為公關人才的機會。

我的應徵經驗告訴我,新聞系要跳到公關並不容易,起頭很難,我曾經去應徵公關人員,他給我一個產品要我寫一篇公關稿,但我怎麼寫都很像新聞稿……,因為我寫新聞稿寫四年了,後來就沒被錄取。我覺得公關稿和新聞稿完全不一樣,公關稿是在美化這個東西,新聞稿是在寫出這個東西的真面目,像新聞稿就是很強調贅字要刪掉,但公關稿反而是要盡量用很多字、很多形容詞去修飾、美化。(受訪者N,航空業空服員)

三、新聞學歷背景的特色與優勢

從投身不限科系之職業領域的受訪者經驗來看,新聞學系的學歷背景反而成了鮮明的特色。在台灣所有科系中,新聞學系仍算少數,因此,在求職過程中,相較於商業科系背景的社會新鮮人,新聞是個較具特色的領域,讓他們更能在面試場合贏得主管的注目,如受訪者B說:

新聞系對我求職有加分到的是雜(誌)編(輯)課,像我那時候面試就帶期末做的旅遊雜誌作品去,讓他們很驚艷,就覺得一個大學生竟然做了一本書。大家聽到新聞系的感覺是好的,再加上那個作品可以證明我跑過很多地方、個性活潑之類的特質。(受訪者B,旅遊業儲備幹部)

受訪者I在求職期間參與許多企業之儲備幹部的甄選，由於面試者來自各個領域，讓他在求職過程中更能清楚地認識到新聞學系學生的特質與優勢，諸如簡報能力、書寫能力，這些都是先前在新聞學系之課程與實作訓練中逐漸養成的實力。

我覺得新聞系就是培養大家的報告能力和書寫的邏輯，像我面試就是發現，哇塞，怎麼那麼多「奇葩」，我們在報告的邏輯和方式真的好很多。面試一整排都是新鮮人，當你講話流利，切中要點，自然能受到認可。
(受訪者I，製鞋業儲備幹部)

肆、讀新聞系，所學何事？

就讀新聞學系期間，他們對新聞專業的認知圍繞著產製新聞所需的專業技能與倫理面向，亦即，新聞專業在他們心中的意義與新聞職業高度構連。然而，在投入非新聞職業後，相較於過往重視的編、採、寫等新聞技藝，他們開始意識到新聞訓練提供之軟實力的養成對於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多有助益，新聞專業意涵也因此有所轉變。

一、新聞學系學生的特質

(一) 想法獨到且敢於表達個人意見

根據研究者歸納，新聞學系學生認為系上所學讓他們對社會上各種事件更有主見，也更有能力、更勇於去表達他們對社會議題的看法。

大家對很多事情都稍微偏左派，不會有人說「同性戀好噁心！」或是說「勞工幹嘛上街抗議阿？」絕對不會，而且大家都可以針對這些社會議題講出自己的一套論述。(受訪者A，數位遊戲業內容企劃)

新聞系的學生普遍都很勇於發聲、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差別。因為我們系的創辦人一開始就是期許我們要勇於發聲，從大一到大四，系上老師也非常鼓勵我們把想法講出來，也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新聞系的學生更勇於批判，更能主動提出一些質疑，不會說是別人說一就是一。（受訪者N，航空業空服員）

（二）能從不同視角分析問題、關懷社會

同樣為許多受訪者提及的是，新聞學系的訓練引領他們以不同的視角去觀察社會上的各個事件，也基於此，他們的思維通常較為靈活、創新，懂得從各種面向去評斷事情的對錯，不易被主流聲音所影響。

新聞系學生批判能力比較強，思想比較創新，經常可以跳脫一些框架去思考。（受訪者E，大學行政單位行政專員）

新聞系的所學讓我更有意識地去判斷事情、辨別資訊，在我工作上的影響不是那麼直接，但它會影響我思考事情的方式，所以是思考方面的提升，這能讓我不會一味聽從別人叫我怎麼做。（受訪者J，音樂產業活動企劃）

新聞系一直在教的一件事影響我很深，就是沒有所謂絕對的真實，每件事都有很多面向。所以，當我看一件事情的時候，會主動去蒐集各種反方或其他觀點的資料，企圖去理解這個東西。以前比較像為反對而反對，後來就變成是理性的反對。（受訪者C，航空業空服員）

二、新聞學系所學對現職的助益

（一）資訊處理能力

雖然一畢業就選擇不從事新聞工作，本研究受訪者仍積極地肯定新聞學系的訓練對於他們現任職務的正向助益。如受訪者B、D與I皆提及資訊蒐集能力在一般職場上的重要性，並認為過去在新聞學系的所學讓他們成為能夠快速吸收、整理、判斷資訊的人才。

身為新聞系學生，我覺得我在現在的工作上吸收新東西比較快，大概以前的課也是需要很快地統整歸納東西。（受訪者B，旅遊業儲備幹部）

新聞系學的東西是對我現在的工作滿有幫助，像是對資訊的接收、掌握

很積極，對資訊比較敏感，也比較會整理資訊。（受訪者D，音樂產業行銷企劃）

我工作後發現資料蒐集的能力還滿重要，然後我覺得新聞系的人蒐集資料能力滿強的，像有些人，你都已經跟他講關鍵字，他還是找不到東西，就只好我自己去找，所以會覺得新聞系學生在這點上真的是勝出很多人的地方。（受訪者I，製鞋業儲備幹部）

（二）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能力

受訪者B、H與K都認為新聞學系學生的社交與團隊合作能力突出，可能是受到過去在學習環境中經常需要處理分組報告、團隊作業，以及在實作課程上需不斷與新聞消息來源等不同領域人士互動的經驗所影響。

其實我來到世新之前是很內向的人，很少跟人講話，我覺得新聞系對這方面的幫助滿大，因為你要採訪、約訪，都是要接觸一些原本不認識的人，然後常常是要去挖他們的底，真的會很緊張，像跟里長講話阿怎樣的，都需要勇氣。（受訪者K，刺青業學徒）

新聞系的人上台簡報能力明顯比較好，表達能力也是，然後基本上都不太怯場，比較會跟人互動。因為我現在工作也是要跟人接觸，所以在剛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比較好上手。（受訪者H，航空業地勤人員）

新聞系學生比較靈活，反應比較快，團隊合作的能力比較好，就是軟實力的方面還算顯著。（受訪者B，旅遊業儲備幹部）

（三）溝通表達能力

受訪者F認為新聞學系的訓練使他的溝通能力有所增進，讓他在從事需與人群接觸的工作時更加得心應手，他說：

比起念新聞系之前，我的溝通能力確實有提升，可能會比較懂得站在不同角度跟不同的人對話，當下跟旅客接觸，因為有時候會遇到旅客不滿意，或有衝突，我就會想說應該站在什麼立場跟他溝通，大概是在這方

面讓我覺得幫助滿大的。(受訪者F, 大眾運輸業站務員)

受訪者L與M更進一步指出,過去撰寫新聞稿的訓練也在無形間提升他的溝通能力,讓他能夠更精準地考察不同的溝通場合、溝通對象之特質,並運用最有效的方式與他人互動、交談。

我覺得新聞系學生有個隱藏的實力,就像一開始學寫新聞,老師都會跟你說新聞有一個架構,以這個架構做為邏輯,其實可以應用在各方面,比如說處理工作,或講話,可以更有邏輯地處理各種事,比如說重要的事要先講,就像是導言,但如果是碰到人與人的溝通、比較情感層面的,你就會知道應該是要把細節先講出來。文章某種程度也是種溝通,所以學寫新聞也是在學溝通。(受訪者L, 體育用品業視覺設計)

新聞系讓我更會跟別人溝通,我覺得這是還不錯的地方,用字遣詞會比較好,當我在設法讓別人知道這個的重要性,或比如說讓客人非買不可,這就很像以前寫導言,就要把重要的事拉到前面,或是跟別人聊天的方式也跟採訪很像,不能問那種是或不是的問題,而是要開放一點,才能讓他延伸講多一點,才有東西引用。(受訪者M, 電信業門市人員)

(四) 不從事新聞,反而能堅持新聞專業

受訪者B更提及自己在非新聞職業領域對新聞專業的堅持,以他的工作為例,由於涉及廣告投放,即便有業績壓力,他在過程中仍堅持不做置入廣告,正是因為新聞學系所學讓他深知新聞與廣告之間應有一條互不逾越的楚河漢界。

我現在的工作也有涉及到媒體採購,就要買廣告,但我都是下整體廣告,不會做置入廣告,也算是堅持吧。(受訪者B, 旅遊業儲備幹部)

三、新聞專業技能足以豐富生活

對於新聞學系學生來說,新聞專業技能不只能為從事新聞職業所用,也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有所助益。如受訪者G說,他先前在新聞學系所學習的各種媒材使用技能也能妙用在自媒體經營,讓生活更加豐富、有樂趣:

我覺得新聞這種專業可以說是，沒有這專業，你生活不會有變，但有了這專業，你生活會更好，因為這專業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說現在自媒體盛行，你會自己剪短片、用圖片，真的很實用，所以有這些技能，生活會更快樂。（受訪者G，美商公司秘書）

四、以閱聽人的身份改變新聞環境

在他們看來，投入新聞業並不是參與新聞產製的唯一管道，如受訪者J積極地認為，正因為沒有從事新聞職業，他現在反倒是在扮演一位瞭解新聞產製之閱聽人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像是擔任親朋好友的媒體識讀指導者，鼓勵他們明辨新聞資訊的好壞，期能藉此改善閱聽品質，進而讓當前的新聞產製品質有所增長：

我覺得新聞系的人一定懂媒體比其他人來得多，不過當我們沒有進去媒體，去了各個行業，反而對媒體更有幫助，正因為我們不是從業者，可以從其他角度去看媒體，然後發揮更大的影響。比如說，有機會的話我會告訴身邊的人說，媒體是怎麼產生的，你有義務跟權利去知道真相，或者去分辨這東西是真是假。或比如說記者為什麼會問笨問題，不知道的人以為他們就是白癡，但我們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所以可以解釋給其他觀眾聽。如果進去媒體，反而沒有機會去解釋這些，就只是被罵。

（受訪者J，音樂產業活動企劃）

肆、小結

在經歷職業意願轉折後，本研究受訪者嘗試選修他系課程、參與他領域產學合作計劃，或投入與新聞無關的工讀與實習工作，藉此發掘新聞之外的職業興趣，進而在畢業後投入該領域。

在選擇職業的考量因素方面，本研究受訪者以「新聞職業／非新聞職業」做為軸線，將他們的未來職業選項區分為兩大塊，再採取「優先刪去新聞職業」或「優先考量非新聞職業」兩種思考職業意願的策略，並在具體的職業選擇條件上

以興趣和薪資為兩大主要考量因素。

新聞學系雖然隸屬傳播學院，但廣告、公關等與傳播較為相關的工作反而不是他們自認能夠勝任的職業範疇，更有受訪者曾有求職碰壁經驗。相對地，在不限定科系的產業之中，新聞學系的學歷背景反倒成了特色與優勢，在接受新聞訓練過程中養成之簡報或溝通表達能力實屬一大加分利器。

投入非新聞職業之後，他們深刻感覺新聞學系的訓練讓他們成為職場上軟實力雄厚的人才，舉凡資訊蒐集與整理、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及團隊合作能力，皆是他們優於其他科系畢業生的強項。此外，他們也認為，新聞學系的所學就算沒機會在工作上有所發揮，也能巧妙應用在生活中，如運用處理影片、照片等各種媒材的能力經營自媒體，即是善用所學豐富生活的事例。別於在學期間將新聞專業視同從事新聞職業所需的技術或守則，投入非新聞職業後，新聞專業在他們心中的意涵確實有所轉變。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想緣起在於，「培育新聞從業人才」是新聞教育的主旨，而「學以致用」又是華人社會中眾多學生對於其專業學習與就業之關聯的期許，既然如此，為何如今有越來越多新聞系學生無意願投入與他們所學最為相符的新聞職業？

本著新聞教育培養新聞專業人才的宗旨，學界以「新聞教育的危機」形容近來越來越多本科生無意願投入新聞職業的現象（張曉、羅文輝、郭佳、汪婧、徐昌鵬、余舒虹、張芳，2015）。同時，已有諸多研究發現，新聞系學生的新聞從業意願在他們接受專業教育期間發生轉變，如 Hanusch et al.（2015）調查全球 23 個國家的新聞系大一、大四學生，發現在其中的 22 國裡，即將畢業之學生不想投入新聞業的比例遠高於甫入學新生，卻不知道其中的過程與影響因素為何。

新聞教育與新聞職業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此脈絡下，研究者認為新聞系學生立足在新聞學習場域中，必然會在這段與新聞職業密集接觸的職業社會化歷程中反覆思考自己的未來從業意願，故大學學習經驗實屬影響新聞系學生選擇職業的重要面向，值得做為主要探討目標。因此，本研究嘗試突破以往的研究視野，不再將職業選擇看作單一時間點上的決定，而改以歷時的觀點出發，將職業選擇視為一段由學習和生活經驗構築而成的歷程，期能從中找出促使新聞系學生選擇非新聞職業的原因。

再從新聞教育單位的角度來看，為了落實學用接軌，新聞系不斷因應新聞職業趨勢的變化而反覆調整教學內容，但畢業後無意願選擇新聞職業的學生卻越來越多。因此，從本研究受訪者的學習經驗出發，研究者針對當前的新聞教育提出相關討論及建議，希望藉由本研究結果反思新聞教育的職業社會化功能與成效如何？以及當前的新聞教育、新聞專業對於新聞系學生的實質意涵為何？

第一節 重要研究發現

壹、新聞系學生的非職業抉擇確實是一段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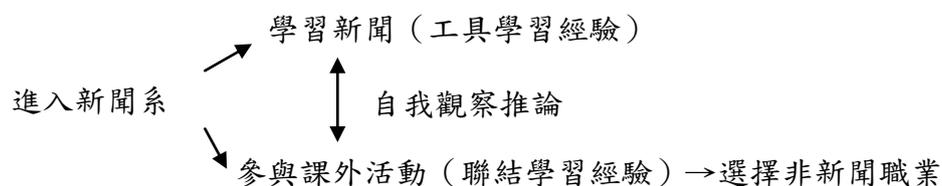
本研究循Tiedeman (1961) 之觀點，認為新聞系畢業生的非新聞職業抉擇並非一夕促成的決定，並企圖進到他們的學習歷程中瞭解職業意願的形成過程與原因。如同本研究受訪者J形容自己的非新聞職業抉擇是一段「慢慢感覺的過程」，研究者發現：

1. 新聞系畢業生的非新聞職業抉擇確實是一段歷經新聞從業意願起伏的過程，而非某個時間點上突然的決定；
2. 新聞從業意願的萌生、冷卻皆與他們的大學學習經驗高度相關，在這之中，相較於課堂聽講、觀察業界新聞內容等學習方式，涉及新聞實作的課程更是影響他們職業意願的重要環節。

一、職業選擇歷程類型

依照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資料進行歸納，新聞系學生的非新聞職業抉擇歷程主要包括以下四種類型：

(一) 在學期間發現新聞之外的職業興趣



在此類型中，新聞系學生選擇非新聞職業的主要原因是發現自己對另一個職業領域更感興趣。身為本科生，主修新聞固然是重要的學習重心，但他們同時也

是大學校園環境中的自主個體，能藉由聯結學習經驗接觸各式各樣的學習內容。如同受訪者D與L的經驗，他們藉著社團活動接觸另一領域，並透過自我觀察推論發現自己對該領域的興趣勝過新聞，成了他們畢業後投入非新聞職業的契機。

（二）在校內實習過程中經歷職業想像衝突、學習挫折

進入新聞系→校內實習遇經驗衝突/挫折 自我觀察推論 → 選擇非新聞職業

在此類型中，研究者發現新聞系學生於校內實習期間所經歷之「新聞職業想像與學習經驗的衝突」與「學習挫折」是促使他們畢業後沒有投入新聞職業的主要推力，分述如下：

1. 新聞職業想像與學習經驗的衝突

如同Bjørnsen, Hovden, & Ottosen (2007) 的研究發現，在新聞學習場域中，新聞系學生在職業社會化的過程中深知新聞工作的任務應該是揭發社會議題、關注公共事務，但他們實際上只想寫自己感興趣的題材，並期望享受寫作的過程。以受訪者J的經驗為例，他在參與校內實習的過程中瞭解新聞之公正、客觀等規範是應循的準則，但這樣的規訓卻也讓他認知到「記者不能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也不能把自己的情感、意見灌注到新聞報導中」，這樣的經驗衝突使他對新聞職業的想像碰壁，成了日後選擇投入其他行業的伏筆。

2. 學習挫折

如同受訪者F與H的經驗，他們將校內實習媒體視為真實新聞業界的預備課程，並就實習過程所遭遇的學習挫折經驗中重新思考自己是否適合從事新聞工作。在校內實習課程中，編輯室的工作規訓、主管的要求及同儕的新聞產製表現皆是

他們的參照樣版，他們在此脈絡下進行自我觀察推論，評估自己的學業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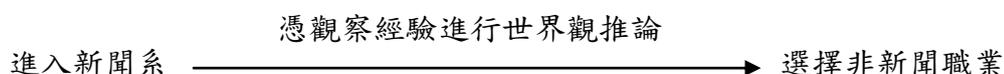
研究者亦發現，在所有新聞系所教導、也被學生認為是從事新聞工作需具備的專業技能中，「文字能力」最不易養成，其次是「新聞感」。而這兩項皆是校內實習媒體中記者的主要任務，也讓新聞系學生在做中學的環境裡認知到記者工作較編輯更具挑戰，更能稱得上是一需藉由專業教育養成的職務。

(三) 在校內、外實習經驗的轉換間感知新聞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在本研究所收集的受訪者經驗資料中，曾赴業界實習的新聞系學生多半經歷此類職業意願思考路徑。以受訪者A的經驗為例，在校內實習中，有趣、富成就感的學習經驗先是讓他對新聞職業產生正向的期待，卻在進到業界實習後面臨新聞專業倫理觀的衝突，成了他不再願意從事新聞職業的轉捩點。Hanna & Sanders (2012) 曾分析新聞系學生的實習收穫，發現新聞系學生心中許多理想的想法會在實習過程中受到市場或政治力的挑戰，本研究受訪者也在校內、外實習經驗切換的過程中，以校內實習的編輯室規訓及自身經驗做為模版，以此推估真實職業世界的境況，進而在理想與現實的間隙中對新聞職業逐漸失去憧憬。

(四) 從未萌生新聞從業意願



此類型如同受訪者C與K的經驗，他們在就讀新聞系的過程中，從頭到尾都沒有真正萌生從事新聞的意願。相對地，他們以學習過程中的所聞所思做為體察真實職業世界的資源，藉此評估真實新聞工作的樣貌。在進行世界觀推論的過程中，他們彙整自身對新聞產製內容的觀察，以及他人提供之職業資訊（如：薪資多寡）推論新聞產業的前景、勞動條件、專業程度，並對新聞職業產生了負面的觀感，因此在畢業後選擇投入他行。

誠如多名受訪者提及「正是因為念過新聞系，才會這麼不喜歡現在的新聞」，研究者認為，新聞系學生確實不是生來就認為當前新聞業不甚理想，而是因新聞教育給了新聞系學生一把名為「新聞專業」的尺，在以新聞專業、新聞理想為本位的學習環境中，他們深刻認識到什麼是好新聞、新聞可以如何好，進而以學校教導他們的「新聞專業」做為最重要的準繩，一方面循自我觀察推論衡量自身的新聞興趣與能力，另一方面透過世界觀推論丈量真實職業世界的樣貌，從中反思他們所學的新聞專業該如何發揮、用於何地，同時也綜合各項推論結果，忖度自己是否適合、以及是否喜歡從事新聞工作。

二、個人的興趣與能力、校內實習與校外實習是影響新聞從業意願的重要節點

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研究者發現（1）個人的興趣與能力、（2）校內實習與（3）校外實習實屬最重要的三個節點，新聞系學生在三者之間經歷的職業想像衝擊對於他們的新聞從業意願造成深遠影響，而在遭遇這樣的經驗衝突後，他們也主動或被動地採取對應的調適方式，為日後投入非新聞職業鋪路，此歷時性的過程整理如表5-1-1（頁137）。隨著時光推進，他們在學習過程中藉由反覆地由內觀外、由外觀內，職業生涯輪廓正是在這一來一往間被刻繪地更加清晰，直至他們真正做出第一份職業選擇。

表5-1-1：本研究受訪者之新聞職業認知衝突與調適經驗整理

影響職業選擇的節點	職業認知衝突類型	調適方法
個人的興趣與能力 vs. 校內實習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習挫折：如發現自己寫作能力不若同儕； 2. 職業觀：如發現新聞更適合做為興趣，並認為興趣無法與工作結合； 3. 興趣：如在學習過程中發現更感興趣的職業領域。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將新聞工作排除於生涯考量之外； 2. 探索其他職業興趣。
校內實習 vs. 校外實習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就業趨勢：如網路新聞的職缺遠多過傳統新聞，但新聞系教學內容以傳統媒體為主； 2. 勞動條件：如薪資過低； 3. 對真實新聞職場的觀察與感受：如對業界產製新聞的方式或倫理實踐的負面評價、工作士氣低落。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學習經驗對新聞系學生之職業選擇的影響最深

參照Krumboltz (1979) 的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本研究將影響職業選擇的因素擬為四個分析構面：(1) 個人背景、(2) 社會環境、(3) 學習經驗、(4) 對真實新聞職業的觀察與認知，從中探看影響本研究受訪者職業選擇的因素。

本研究發現，「個人背景」對本研究受訪者之職業抉擇的影響極小，因他們優先考慮本國工作，而台灣新聞職場並未偏好聘用特定種族或性別的工作者。除了對新聞攝影有興趣的女性受訪者E提及「新聞業好像只有攝影大哥，沒有攝影大姊」，以及對美術編輯職務懷有憧憬的男性受訪者F認為「業界似乎認為女生較能勝任美感工作」，但並不構成他們投入新聞職業的主要阻力。其次，「社會環境」的影響力亦不大，或許因本研究受訪者在成長期間並未經歷劇烈的社會制

度變遷（如：解嚴），同時，相較於新聞職場內部的變動，一般閱聽眾對於新聞產製內容的負面評價也非促使他們不從業的重大因素，故在本研究的分類中，整體社會環境對他們職業抉擇的影響較小。

承上段，影響新聞系學生選擇非新聞職業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學習經驗」，包括（1）校內實習經驗中的學習挫折、（2）職業觀，以及（3）在就讀大學期間發現其他職業興趣，分述如下：

（一）校內實習經驗中的學習挫折

對於新聞系學生來說，帳面上的學業成績通常不會成為他們評估自己是否適合從事新聞職業的參照，相對地，在校內實習課程的實務表現對他們影響更深。以受訪者F及H的經驗為例，在《大學報》實習期間遭遇學習挫折，成了他們日後選擇非新聞職業的主因。

（二）職業觀

除了自我評估學習表現，新聞系學生亦在參與實作課的過程中將自身職業觀的輪廓刻繪地更加清晰，如受訪者H體悟到「興趣不能當飯吃」，受訪者L認為報紙版面只是求快、無法體現美感，與他構思未來職涯的準則產生出入。

（三）在就讀大學期間發現其他職業興趣

新聞系並非封閉的學習環境，除了主修新聞專業，本研究受訪者也在大學期間廣泛接觸各式校園活動，從中發現其他的職業興趣。如受訪者D長期在音樂性社團積累聯結學習經驗，並發現自己對音樂的興趣勝過新聞，進而投入那一行。

除了「學習經驗」本身，本研究受訪者在「學習經驗」和「對真實新聞職業

的觀察與認知」兩者間的職業期望衝突也影響他們的職業選擇，包括（1）現今的新聞相關職缺與所學不相稱、（2）無法認同網路新聞工作的專業性、（3）得知當前新聞產業的勞動條件與前景，以及（4）對新聞職場的觀察與感受，分述如下：

（一）現今的新聞相關職缺與所學不相稱

本研究受訪者於2008年至2012年間入學，接受的是以報紙為主軸的專業訓練，並於2012年至2016年畢業，恰逢台灣主流新聞傳播媒介的轉變期，閱聽眾接收新聞的習慣隨著科技而改變，使得網路新聞及繼起的社群媒體新聞逐漸取代報章雜誌，也反映於新聞媒體的徵才趨勢。這樣的背景令他們發現，過往所學與新聞業所需的人才似乎不太相稱。

（二）無法認同網路新聞工作的專業性

承（一），正因本研究受訪者歷經由傳統媒體轉向網路的日常媒介使用，在這樣的媒介使用移轉和以傳統媒體為主的學習環境之中，他們不斷將新、舊媒體並列對照，進而認為「網路」是讓新聞工作漸失專業性的元凶。首先，開放的網路平台讓所有人都可以產製新聞，促使部落客與公民記者崛起，模糊了專業與業餘工作者的界線；其次，網路也讓新聞消息來源取得容易，並在當前新聞業界凡事講究「速度」的趨使下，短小輕薄、無足輕重的新聞取代深度報導，新聞工作淪為非本科生也能勝任的簡單差事，也鮮少能發揮社會影響力。

（三）得知當前新聞產業的勞動條件與前景

除了從師長、已入行學長姐等知情者得知目前新聞工作者的入行薪資低落，新聞系學生也綜合自身的媒介使用習慣與校外實習期間對業界的觀察，評估傳統媒體新聞的前景堪虞，卻又摸不著新興媒體的獲利模式，進而認為投入新聞職業

無法換得夠好的物質生活，更不利於長遠生涯規劃。

（四）對新聞職場的觀察與感受

以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為例，新聞系學生主要透過校外業務實習接觸業界新聞實務，在扮演新聞組織裡的觀察者與間接參與者之過程中，他們深刻感知學校所學與業界實務實踐方式的間隙。

在組織層面，他們感受到自己與組織內成員的情感聯繫疏遠，鮮少受到重視，也未能獲得自我發揮的機會。再者，他們觀察到業界的編輯室幾無專業自主可言，受雇記者、編輯大多只能聽從上層的指令製播新聞。在個別工作者的層面，觀察到業界的新聞產製方式較校內實習媒體規範更不嚴謹，令他們反思當前新聞工作的專業程度，而違背新聞價值和專業倫理的新聞產製方式，亦對他們的新聞從業意願造成負面影響。

貳、影響新聞系學生選擇非新聞職業的潛在因素

一、與新聞職業憧憬無關的入學動機

根據研究者歸納，本研究只有 2 名受訪者在進入大學之前就對新聞職業有所嚮往，其餘 12 名受訪者則到面臨選填科系的關卡才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要就讀新聞系，至於是否要從事新聞工作，或者要投入何種職業領域，皆是進入大學之後的事。如同 Lowrey & Becker（2004）研究發現，進入新聞系之後才開始思考未來職業規劃者，較容易於畢業後選擇投入他行。

二、遇職業認知衝突後，並未適度進行調適

本研究多數受訪者被一、兩次負面的學習或觀察經驗影響極深，而在碰上負面經驗後，傾向推定所有新聞工作皆不理想，或是認為自己絕對不適合投入。參

照表5-1-1（頁137），除了受訪者B、F在遇上職業認知衝突後主動探索其他職業興趣，大多數受訪者皆未做出修復經驗衝突的調適，這或許也是他們的對真實新聞工作的負面想像始終未能化解之潛在因素。

三、只將新聞視為一種職業類型，自始至終沒有真正體認新聞工作的意義和價值

部分受訪者對於新聞教育只存有編、採、寫等專業技能訓練的想像，並未體會新聞工作的社會使命感，如受訪者K認為「如果說當記者是想為社會發聲，我覺得很多方式都可以為社會發聲，不用這樣勞心勞命」，顯示其在學習過程中並未肯認新聞工作的內在價值，或如受訪者M在表述職業選擇經驗時，直接將新聞業與一般餐飲、服務業互做對比：「像有些人領個兩萬六，在台北付房租就去掉八九千，做這個到底是要幹嘛，去八方雲集（連鎖餐飲業）還月薪兩萬八」，同樣顯示新聞在他心中只是一份為餬口而做的差事，故在職業選擇策略上優先考量薪資或勞動條件較佳的產業。

四、對社會公共議題的關懷較淺

綜整本研究受訪者之過往經驗，受訪者H直言自己對這個社會其實並無太多的關心，或有受訪者並未提及他對特定社會議題的關懷經驗，可能也成了他們畢業後轉往其他行業發展的潛在原因。

此外，研究者發現，他們關注的議題較為軟性、小眾，如時尚、音樂、藝文，在新聞工作場域中，相較於大宗的政治線、社會線，這些小眾議題所對應的職缺確實比較少，也成了他們無意願從事新聞的潛在原因。如受訪者D曾考慮投入音樂相關的雜誌編輯工作，卻發現台灣少有這方面的職務。

參、新聞專業意涵的轉變

一、新聞學習過程中養成的軟實力對現職多所助益

畢業後不投入新聞職業，不代表過去在新聞系的所學就都派不上用場。以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為例，新聞系的訓練讓他們在職場上具有諸多軟實力優勢，如資訊蒐集整理、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團隊合作，皆顯見新聞系畢業生較其他科系學生更為突出的一面，而這些都是他們畢業之後才意識到的助益。

二、新聞專業意涵由職業培訓轉變為一項興趣

然而，就算新聞系所學未能在職場上發揮助益，本研究受訪者也認為新聞專業足以豐富生活，也正因沒有投入新聞職業，新聞系的學習經歷對他們而言更是好玩、難忘的美好回憶，而新聞專業於他們的意涵也從職業訓練的目標轉為一項興趣。總的來說，不後悔未選擇從事新聞業，也不後悔當初選擇進入新聞系就讀，實屬他們的共同寫照。

第二節 討論與建議

壹、討論

一、從職業趨勢思考當前新聞工作所需的專業

(一) 傳佈新聞的工作多於產製新聞

從當前的新聞工作趨勢來看，以傳佈資訊為主的工作遠多於產製訊息工作，如社群媒體新聞的興盛造就許多社群編輯職缺。Hartley (2013) 曾指出，若以「產製」與「接收」做為軸線的兩端，新聞工作的比重逐漸向接收端傾斜，故新聞教育核心應轉向閱聽人，帶領學生認識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的互動，強調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的連結。再者，在人人都能掌握資訊的時代，產製新聞確實不再是記者的專利，也不再需要為記者所獨佔，如Donsbach (2013) 指出，網路確實大幅改變了傳播環境，新時代的新聞媒體任務不再以產製訊息為主，而是包括查證並

篩選出正確資訊，以及打造、經營具公信力的社會論述平台。

（二）編輯性質的工作多於記者

承（一），以新聞職場中的職務別來看，順應網路趨勢，編輯性質的職缺必將逐漸多過記者，與新聞教育向來以記者工作培訓為主軸的方針有所出入。再者，校內實習的新聞室規訓、評分方式等形式皆在無形間建構「記者是核心」、「記者工作較需專業」的印象，也與現今的職業趨勢產生矛盾。

（三）媒體聚合後的新聞組織員工需要多工技能

Deuze（2006）認為，過去的新聞教育太過強調個別的新聞工作（individualization），卻鮮少從組織的角度探看新聞機構之職業社會化（socialization）。然而，在媒體聚合的環境中，許多新聞室要求新聞工作者具備多工技能，使得如何帶領學生認識聚合後的新聞室工作樣態實屬重要環節。

（四）新媒體工作多於傳統媒體

Wenger & Owens（2012）曾分析美國十家主要報社的職缺，發現現今的報業大多需要擁有網站製作、多媒體或社群媒體應用能力的人才，與新聞系所教的內容已經大有不同，而台灣的新聞教育也正面臨這樣的挑戰。網路的興起排擠傳統媒體的營收，進而造成傳統媒體縮編，但目前新聞教育依舊以傳統媒體的職業訓練為主，在無形間拉大了新聞學、用之間的距離。

二、新聞教育應該如何建構學生的「新聞職業觀」：從政大和世新的差異談起

雖然政治大學和世新大學兩校新聞系在教學方針上大抵相似，但研究者從對兩系學生的觀察中發現他們對新聞職業的認知有所差異。其中，政治大學新聞教育的博雅色彩較重，著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如受訪者A回顧過去修習「新

聞倫理」課的經驗，指出授課老師僅拋出實務界的倫理議題供大家討論、辯駁，讓他們認識到新聞倫理的實踐並沒有標準答案，而會受到事件脈絡與從業者的價值觀所影響。

那時候有個臥底採訪案例，就是電視台有臥底進同志酒吧採訪的記者，結果不小心把同志名字公布出來，然後就被同志的父母知道，對他們造成困擾。因為這比較像是在刺探別人的隱私，所以就會討論這個界線到底在哪。……老師就開放大家討論，結果好像是覺得不好的人比較多，覺得沒關係的比較少，那我覺得可能要視情況拿捏，起碼不要把人家的本名或綽號公告。（受訪者A，政大新聞畢）

然而，面對層出不窮的新聞產製問題，就連新聞系學生也主動對新聞教育提出了評價與自省，如受訪者I在實習過程中體認到，除了專業技能，新聞專業倫理更是構成新聞專業性的重要環節，唯有讓新聞工作者擁有把持專業倫理的權力，新聞領域方能維護其專業格調，不會輕易被閱聽眾的偏好左右，並認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在這方面的教育著墨較少，以致於他對新聞職業之規範的認知較為模糊。

我覺得新聞工作是有他的專業性存在，但我覺得台灣新聞教育比較少去關注的面向是有關於，可能是法規或倫理那方面的，比如說要怎麼報新聞才不會讓別人覺得記者常常違法、犯規，應該還是要有個界線，而不是一直去迎合閱聽眾的要求，或是聲稱自己是因為閱聽眾的喜好才這樣做。像政大有關素養的課反而是開給外系學生修，自己本科的課反而只是講一些理論，比較接近的是新聞法規課，其他好像就還好，都不太是這方面的課。（受訪者I，政大新聞畢）

相較之下，世新大學新聞教育的職業訓練色彩較強，無論是理論課、實作課，無一不在引領學生認識「新聞應該是什麼」、「新聞應該怎麼做」，在這樣的學習脈絡中，研究者發現世新大學學生更常對於新聞業界「犯規」的情形提出極度負面的評價，如受訪者G只是從微觀的視角觀察業界新聞的用字遣詞，就已經對當前新聞業的表現感到難以忍受，他說：

我記得老師們會說「台北市長」是錯誤的說法，應該要說「台北市市長」，可是你知道，現在很多媒體根本不知道說堅持這樣是要幹嘛，就覺得台北市長跟台北市市長有差嗎？但我就覺得那個是錯的阿！那個就不是對的！但如果進了媒體，你還是得這樣寫。另外，最重要的是引號的使用，引號裡面理當是放人講的話嘛，但現在就變得很像一個標記，就類似說，你想表達「p. s. 這很重要」時就會加上引號，我每次只要看到這個就會發火一次，可是好像沒有人理解我為何那麼生氣。學校原本跟你講說這些是錯的，但你進到業界卻被要求這樣做，其實心裡也很矛盾，真的會問自己，到底要不要為兩萬六折腰？（受訪者G，世新新聞畢）

據此反思，新聞教育應該如何帶領學生認識新聞職業？政治大學採取多元、開放的教學策略，但學生在實習過程實際面對問題後，才開始反思自己對這個職業「應該要是什麼樣子」沒有太多想法，但世新大學的新聞教育凡事告訴學生何者為對、何者為錯，久而久之讓學生沒有辦法容忍業界表現不夠理想的現況，小至新聞稿的用字遣詞，大至商業邏輯，都讓學生打從心底認為新聞業界環境非常糟糕，再加上薪資水平低落，實在沒有入行的必要。

貳、對新聞教育的建議

一、更加關注學生的校內外實習經驗

本研究發現，學習經驗對於新聞系學生職業選擇的影響的確非常深刻，一旦有情感上（如：在實習過程被冷落一旁，僅能低度參與真實的新聞工作）或實務上（如：遇學習挫折，卻始終尋不著克服的管道）的負面因子滲入新聞系學生的學習經驗中，就很容易使他們無意願投入新聞工作。

新聞系的教學大綱囊括專業技能、專業意理等面向的課程，但從本研究受訪者言及的課程來看，真正促使他們對新聞職業有深刻想像的即是校內、校外實習，因此建議新聞教育單位多加關注學生的校內外實習經驗，也許能從學生實習後的反思紀錄著手，協助他們面對實習過程中的經驗衝擊，並帶領其練習克服挫折。

二、根據新聞職場的職缺多寡安排校內實習報紙路線分配

若將新聞媒體中的主要新聞路線及新聞系教學內容互做參照，研究者認為，新聞系之校內實習提供的訓練在真實職業環境中可能只是職缺不多的小眾路線，較易拉大學用之間的距離。例如台灣的新聞場域以政治、社會新聞為主，職缺自然也較多，但校內實習報紙較少提供這些路線的練習機會。

校內實習報紙的路線甚至在真實職場中幾乎沒有對應的職缺，舉例而言，《大學報》設有國際版，但現在台灣培養國際記者的媒體越來越少，如受訪者I在跑《大學報》期間基於對海外事務的興趣而選擇國際版，卻在進到中視國際新聞中心實習後，發現台灣的國際新聞大抵而言只有編譯職，少有能夠出國採訪的國際記者職位，因此增加對真實職業環境的失望感。此外，研究者建議新聞系多加針對目前閱聽市場較廣大的分類新聞進行重點培育，如財經新聞。

三、審慎篩選校外業務實習單位

本研究共8名受訪者於在學期間參與校外業務實習，其中7名受訪者的回饋偏屬負向，顯示有些媒體單位並沒有落實良善的產學合作，致使許多新聞系學生赴業界實習、修了實習學分，仍然對於新聞實務沒有太多認識。更甚者，他們不但沒參與到實務，還在實習環境中感受新聞工作者工作士氣低落的氛圍，徒增對業界的負面印象。因此，建議新聞系從審慎篩選實習單位著手，並切實紀錄學生實習後的回饋，以及建立有系統的實習單位審核與評鑑機制，提升產學合作品質。

四、理性地帶領學生認識商業化的新聞媒體

從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出發，研究者認為，當前新聞教育和新聞職業無法在新聞系學生心中畫上等號，主要是學校裡的公共理想和業界之商業經營邏輯的對

立所致，例如「新聞無法與錢為伍」、「公共與商業無法並存」的觀念著實深植在他們心中，形塑他們的新聞職業認知。

然而，就台灣目前的新聞傳播環境來看，商業媒體實屬主流，商業化的經營亦是必然要走的路，因此建議新聞教育理性地帶領學生認識商業媒體的營運方針，而不只是教導他們一味抵抗商業思維滲入新聞媒體。

五、培養學生對社會議題的關懷

參照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他們對於新聞工作的興趣和想像都圍繞在專業技能層面，但如今科技發展飛速，人人都能近用傳播科技，如果新聞系學生對新聞工作的想像僅存於技術運用，確實很容易認為新聞是個能被輕易取代的專業。

林麗雲（2016）曾訪談於太陽花學運期間投入〈新聞 E 論壇〉的臺灣大學新聞所學生，發現他們選擇就讀新聞所的原因除了是期望過去的科系背景能在新聞領域有所發揮（如：語文專長），更是基於「新聞工作是參與社會的途徑」。據此思考新聞教育所能發揮的功能，研究者認為，除了專業技能的培訓，新聞教育如能鼓勵新聞系學生在就學期間養成關注特定公共議題的習慣，進而從這個過程中擁懷從事新聞工作的使命，或是更加認同新聞工作的價值，發自內心地認為「新聞絕對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或許也不失為一項減緩新聞系人力資源流失情況的方式。

六、落實真正的數位新聞教育

Blom & Daveport（2012）針對美國多個新聞系編列之「核心課程」進行分析，發現大多與新科技趨勢無關，也無社群媒體相關課程，顯示科技相關的教學仍未取得新聞教育的高度重視。

除了新聞系課程需因應新科技趨勢進行調整，如何教導新媒體的製作邏輯更是新聞教育的一大挑戰。如Deuze, Neuberger, & Paulussen(2004)及Mensing(2011)所述，許多關於新媒體的新聞專業課程傾向直接將新技術加諸在舊的新聞產製邏輯上，但過往線性、單向的傳播方式已和現今網絡化的傳播環境大相逕庭。真正的數位新聞製作是以數位思維（digital thinking）為本，在產製過程中需重視數位閱聽人的閱讀習慣，而不只是把傳統媒體的內容放上新的傳播平台，這或許是目前新聞教育的一大棘手課題。

由於新聞系學生所接受的職業訓練仍以報紙等傳統媒體為中心，如果僅以上述教學方式帶領學生認識網路新聞，他們很容易認為網路新聞就是不專業的工作、產製內容也不像是他們所認識的新聞，並且認為網路新聞不過就是傳統媒體的附屬產品。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壹、研究限制

一、研究理論的限制

（一）職業選擇理論

本研究以Kruboltz（1979）的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做為骨幹，分析新聞系畢業生之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然而，若從整個職業選擇理論的脈絡鳥瞰本研究所關切的視角，該理論僅聚焦於外在學習經驗對職業選擇的影響，因此仍有許多未關注到的面向，例如心理因素等個人層次的內在影響力。再者，Kruboltz(1979)的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並非新聞傳播領域的相關理論，無法顧及新聞專業的特性，或新聞教育、職業環境的樣貌。

（二）新聞研究領域的理論發展建議

1. 探討新聞教育與新聞職業的聯繫程度

新聞學界向來預設新聞教育與新聞職業的高度關聯，且過去有關新聞教育與新聞職業之聯繫的探討，多是新聞教育者的意見，而非實證研究的成果。然而，本研究發現，越來越多新聞系學生選擇投入非新聞職業的趨勢與新聞領域學用落差擴大的現象實屬一體兩面，故研究者認為，新聞領域或許能更有系統地探討學用不相稱的情形，並藉由相關理論的發展給予新聞教育單位「如何適應環境改變」的教學啟示。

2. 發展關於新聞系學生「如何學」的學習理論

有關新聞教育的研究向來關注教師「如何教」，而非探討學生「如何學」，或傾向認為新聞教育如何教、學生則如何學。但本研究發現學生在教育場域具有能動性，新聞教育提供的僅是其中一種形式的學習資源，並無法單憑教學內容刻繪學生的學習視野。如能發展以學生為本的理論，將能更加深入剖析新聞系學生的學習脈絡與學習方法。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一）深度訪談法的限制

本研究以自新聞系畢業五年內的畢業生為研究對象，藉由深度訪談法收集他們回顧過往學習經驗的資料，並以此做為研究分析的主要來源。然而，以經驗回顧為本的研究方法有其限制，例如研究者無法明確界定受訪者對某個現象的詮釋是他們在經驗發生當下的看法，或是受訪當下對於過往經驗的評價。

(二) 抽樣的限制

1. 樣本數不多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受限於研究人力與時間，研究對象總共只有14名新聞系畢業生，且主要以滾雪球方式找尋研究對象，無法企及所有具代表性的樣本。

2. 無法顧及各個校系之新聞系學生的學習經驗

本研究只以政治大學和世新大學兩校新聞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不過在分析過程中發現兩系學生之學習經驗有諸多不同之處，依此推估各校系學生的學習經驗皆不一致，無法以這兩系學生的經驗資料推論全體狀況。

貳、未來研究建議

一、進行長期追蹤調查

本研究以新聞系學生的職業選擇歷程為主軸，但回顧性質的深度訪談有其方法上的限制，故建議未來研究者針對新聞系學生進行長期的學習追蹤調查，切實紀錄他們在不同時間點上的學習經驗，期能更加深刻地捕捉他們在各個學習階段的心境。

二、探討投入公關或廣義傳播行業的新聞系畢業生之職業選擇歷程

如果將所有主修新聞專業、畢業後卻不投入新聞職業的畢業生視為同一研究範疇的樣本，那麼在這之中，若以各校新聞系的畢業生流向調查做為參照，其實投入公關業，或廣義傳播工作（如：網站企劃人員）的人數比較多，但本研究在立意取樣上優先選擇與傳播實務極不相關的職業人士（如：航空業空服員），故建議未來研究改從新聞系畢業後前往公關、廣告等傳播領域開展職涯者的職業選擇歷程多加著墨，如此更能掌握此研究範疇的全貌。

三、分析畢業後選擇投入新聞職業的新聞系學生之職業選擇歷程

本研究僅以不投入新聞職業的新聞系畢業生為對象，不確定他們與投入新聞職業的畢業生之入學動機、學習經驗與職業選擇歷程是否有差別，以及差別為何。因此，建議未來研究探討選擇從事新聞職業之新聞系畢業生的職業選擇歷程，與本研究結果互做參照。

四、將新聞教育者與新聞實務工作者列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發現外在環境對新聞系學生之職業選擇的影響極為深遠，故建議未來研究者將新聞系教師、或新聞業界之產學合作單位等協助新聞系學生認知新聞職業的相關人士列為研究對象，如此更能切實刻繪及分析新聞系學生之職業選擇歷程的全貌。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 王文靜、郭奕伶(2004年4月)。<〈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 Show me the money ! 〉，
《商業周刊》，854：92-97。
- 王洪鈞(1993)。《我篤信新聞教育》。臺北：正中。
- 王維菁(2013)。<〈科技變遷下的新聞記者薪資：現狀與出路——批判政經取向之
思考〉，《中華傳播學刊》，23：73-124。
- 王維菁、林麗雲、羅世宏(2012)。<〈新科技下的報業與未來〉，收錄於媒改社、
劉昌德編(2012)。《豐盛中的匱乏：傳播政策的反思與重構》，頁147-184。
臺北：巨流。
- 王曉晴(2006年6月)。<〈7種新世代的生涯想像〉，《Cheers雜誌》，69：120-126。
- 台灣就業通(2015)。<〈2015年大專畢業生新鮮人工作觀大調查〉。取自
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2015/Survey/Q2_1/page01.html。
- 朱立(2005)。<〈兩岸三地的傳播教育與研究〉，《傳播研究簡訊》，42：14-16。
- 林志明譯(2016)。《布赫迪厄論電視》。臺北：麥田。
- 林幸台、田秀蘭、張小鳳、張德聰(2010)。《生涯輔導》。臺北：心理。
- 林富美(2006)。《台灣新聞工作者與藝人——解析市場經濟下的文化勞動》。臺
北：秀威。
- 林靜伶(1996)。<〈幾個感性與理性的想法——對〈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的
回應〉，《新聞學研究》，53：131-134。
- 林麗雲(2016)。<〈太陽花運動中臺大新聞所學生在「E論壇」的實踐〉，《傳播研
究與實踐》，6(1)：251-269。
- 青輔會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小組(2006)。《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臺
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 金樹人(1988)。《生計發展與輔導》。臺北：天馬。
- 金樹人(2011)。《生涯諮商與輔導(重修版)》。臺北：東華。
- 胡幼慧、姚美華(1996)。<〈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信度與效度？如何抽樣？如
何收集資料、登錄與分析？〉，收錄於胡幼慧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
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141-158。臺北：巨流。
- 張文強(2015)。《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兩種模式的實務考察》。臺北：五南。
- 張詠、李金銓(2008)。<〈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
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收錄於李金銓編(2008)。《文人論政：

- 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321-350。臺北：政大出版社。
- 張曉、羅文輝、郭佳、汪婧、徐昌鵬、余舒虹、張芳（2015）。〈新聞教育的危機：中港台新聞系學生的未來職業抉擇〉，《中華傳播學刊》，28：123-154。
- 夏春祥（2002）。〈眾聲喧嘩的迷思——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中華傳播學刊》，1：3-26。
- 翁秀琪（2001）。〈台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願景〉，《新聞學研究》，69：29-54。
- 翁康容、張峯彬（2011）。〈高等教育擴張後學校到職場的轉銜：學用之間的反思〉，《社會科學論叢》，5(1)：1-38。
- 徐榮華、羅文輝（2009）。〈台灣報業的問題〉，收錄於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編（2009）。《台灣傳媒再解構》。臺北：巨流。
- 馬驥伸（1995年8月）。〈台灣新聞傳播教育的現在與未來〉，「政治大學新聞教育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 黃成亮、王政輝（2007）。〈解讀「名校情結」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理論界》，10：124-125。
- 黃順星（2008）。《記者的重量：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教育部（2014）。《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臺北：教育部統計處。
- 陶振超（2007）。〈量變、質變、或不變：數位媒體匯流下的新聞傳播教育〉，《中華傳播學刊》，11：59-64。
- 陳世敏（2016）。〈博腦佛心：重返新聞專業初心的路途有多遠？——追思徐佳士教授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新聞學研究》，127：153-161。
- 陳韜文（1999）。〈傳播教育的知識結構問題：思考分析與實務技術訓練之間的張力〉，《新聞學研究》，59：137-141。
- 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新聞傳播教育對新聞人員的影響：大陸、臺灣和香港的比較研究〉，《傳播研究集刊》，8：1-49。
- 許淑玉（2004）。《媒體數位化與新聞人力—台灣新聞工作者科技使用、人力需求與教育訓練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瓊文（2007）。〈數位化媒體教育課程實驗初探與省思：以某大學實習媒體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1：3-47。
- 褚介敏（2006）。《新聞科系學生實習刊物學習過程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以世新《小世界》與政大《大學報》為例》。世新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董素蘭（2000）。〈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學生專業實習的實效研究——兼論新聞教育

- 與實務的落差》，《民意研究季刊》，213：120-149。
- 鄧力（2016）。〈新聞教育如何塑造不一樣的未來記者：中國大陸與香港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認知的比較研究(2008-2014)〉，《傳播與社會學刊》，36：69-103。
- 劉光瑩（2009）。《從新聞傳播領域學生的學習歷程看媒體實習經驗的教育意義》。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昌德（2008）。〈大媒體，小記者：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新聞學研究》，95：239-268。
- 鄭貞銘（1999）。《中外新聞教育》。臺北：遠流。
- 鄭瑞城（1998）。〈大學教育和大學傳播教育—觀念的再思考〉，《傳播研究簡訊》，15：4-6。
- 潘家慶（1996）。〈新聞系課程設計問題〉，《傳播研究簡訊》，6：14-15。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
- 閻沁恆（1991）。〈台灣地區之傳播教育〉，《新聞學研究》，45：139-149。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107-129。
- 曠湘霞（1972）。〈記者形象研究：新聞系學生所持之電視、廣播及報紙記者形象異同分析〉，《新聞學研究》，31：65-96。
- 關秉寅、王永慈（2005）。〈寧靜革命：台灣社會價值觀的變化〉，收錄於王振寰、章英華編（2005）。《凝聚台灣生命力》，頁65-99。臺北：巨流。
- 羅世宏（2004）。《數位時代的新聞職業：資訊傳播新科技對新聞記者及其工作(場所)的影響評估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2-2412-H-194-001-SSS)。嘉義：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 羅文輝（1996）。〈新聞事業與新聞人員的專業地位：逐漸形成的專業〉，《台大新聞論壇》，4：280-292。
- 羅文輝（1998）。〈新聞人員的專業性：意涵界定與量表建構〉，《傳播研究集刊》，2：1-47。
- 羅文輝、陳韜文（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臺北：巨流。
- 羅文輝、劉蕙苓（2006）。〈置入性行銷對新聞記者的影響〉，《新聞學研究》，89：81-125。

二、西文部分

- Aldridge, M., & Evetts, J. (2003).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sm: The case of journ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4), 547-564.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arber, B. (1963). Some 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Daedalus*, 92(4), 669-688.
- Becker, L. B., Fruit, J. W., & Caudill, S. L. (1987). *The training and hiring of journalists*. Norwood, NJ: Ablex.
- Becker, L. B., Tudor, V., & Simpson, H. A. (2014, August 6). *2013 Annual survey of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graduates*. Retrieved from: www.grady.uga.edu/annualsurveys/Graduate_Survey/Graduate_2013/Grad_Report_2013_Combined.pdf
- Bjørnsen, G., Hovden, J. F., & Ottosen, R. (2007). Journalists in the making: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Norwegian journalism students. *Journalism Practice*, 1(3), 383-403.
- Blom, R., & Davenport, L. D. (2012). Searching for the co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Program directors disagree on curriculum prioriti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7(1), 70-86.
- Carey, J. (2000).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1), pp.12-23.
- Carpenter, S., Grant, A. E., & Hoag, A. (2016). Journalism degree motiv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1(1), 5-27.
- Carpenter, S., Hoag, A., Grant, A. E., & Bowe, B. J. (2015). An examination of how academic advancement of U.S. journalism students relates to their degree motivations, values, and technology us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0(1), 58-74.
- Deuze, M. (2002). National news cultures: Towards a profile of journalists using cross-national survey finding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1), 134-139.
- Deuze, M. (2006). Global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7(1), 19-34.
- Deuze, M., Neuberger, C., & Paulussen, S. (2004).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online journalists in Belgium,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Journalism Studies*, 5(1), 19-29.
- Dickson, T. (2000). *Mass media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Preparing for the 21st*

- century. Mahwah, NJ: Macmillan.
- Dickson, T., & Brandon, W. (2000). The gap between educators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5(3), 50-67.
- Donsbach, W. (2014). Journalism as the new knowledge profession and consequences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5(6), 661-677.
- Donsbach, W., Fiedler, T., & Shorenstein Center Fellow. (2008). *Journalism school curriculum enrichment: A midterm report of the Carnegie-Knight Initiative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Feldman, B. J. (1995). Journalism career paths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0(2), 23-29.
- Freedman, D. (20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news environment. In Fenton, N. (Ed.), *New media, old news: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pp. 35-50). London, UK: Sage.
- George, C. (2011). Beyond professionalization: A radical broadening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6, 257-267.
- Gillmor, D. (2016). Towards a new model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10(7), 815-819.
- Hanna, M., & Sanders, K. (2007).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Britain: Who are the students and what do they want? *Journalism Practice*, 1(3), 404-420.
- Hanna, M., & Sanders, K. (2012). Perceptions of the news media's societal roles: How the views of U.K. journalism students changed during their edu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7(2), 145-163.
- Hanusch, F. (2013). Moulding industry's image: Journalism education's impact on students' professional view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46, 48-59.
- Hanusch, F., & Mellado, C. (2014). Journalism students' professional views in eight countries: The role of motivations, education, and gen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156-1173.
- Hanusch, F., Mellado, C., Boshoff, P., Humanes, M. L., de Leon, S., Pereira, F., Ramirez, M. M., Roses, S., Subervi, F., Wyss, V., Yez, L. (2015). Journalism students' motiv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ir work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0(2), 141-160.
- Hartley, J. M. (2013). The online journalist between ideals and audiences: Towards a more audience-driven and source-detached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7(5), 572-587.

- Hirst, M. (2010). Journalism education "Down Under": A tale of two paradigms'. *Journalism Studies*, 11(1), 83-98.
- Huang, E., Davison, K., Shreve, S., Davis, T., Bettendorf, E., & Nair, A. (2006). Bridging newsrooms and classrooms: 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for converged medi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3), 221-262.
- Jepsen, D. A., & Dilley, J. S. (1974). Voc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s: A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4(3), 331-349.
- Johnson, T. J.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UK: Macmillan.
- Krumboltz, J. D. (1979).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career decision making. In Mitchell, A. M., Jones, G. B., & Krumboltz, J. D. (Eds.), *Social learning and career decision making* (pp. 19-49). Cranston, RI: Carroll Press.
- Lowrey, W., & Becker, L. B. (2004). Commitment to journalistic work: Do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activities matter?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3), 528-545.
- Macnamara, J. (2010). *The 21st Century Media (R)evolution: Emergent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NY: Peter Lang.
- Medsker, B. (2005). The revolu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e Burgh, H. (Ed.), *Making journalists* (pp. 205-226). London, UK: Routledge.
- Mensing, D. (2010). Rethinking (agai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1(4), 511-523.
- Mensing, D. (2011). Realign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Franklin, B., & Mensing, D. (Eds.), *Journalism education,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pp. 15-32). New York, NY: Routledge.
- Miller-Tiedeman, A., & Tiedeman, D. V. (1990). Career decision making: An individualistic perspective. In Brown, D., Brooks, L., & associate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theories to practice* (pp. 308-337).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Mitchell, L. K., & Krumboltz, J. D. (1990).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to career decision making: Krumboltz's theory. In Brown, D., Brooks, L., & associate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theories to practice* (pp. 145-196).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Nygren, G., & Stigbrand, K. (2014). The formation of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 Journalism students in different media systems. *Journalism Studies*, 15(6), 841-858.
- Pavlik, J. (2000).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2), 229-237.
- Reese, S. D. (1999). The progressive potential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Recasting the academic versus professional deba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4(4), 70-94.
- Reese, S. D., & Cohen, J. (2000). Educating for journalism: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cholarship. *Journalism Studies*, 1(2), 213-217.
- Splichal, S., & Sparks, C. (1994). *Journalists for the 21st century: Tendenci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mong first-year students in 22 countries*. Norwood, NJ: Ablex.
- Tiedeman, D. V. (1961). Decision and vocational development: A paradigm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40(1), 15-21.
- Tiedeman, D. V., & O'Hara, R. P. (1963). *Career development: Choice and adjustment*. New York, NY: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 Tumber, H., & Prentoulis, M. (2005). Journalism and the making of profession. In de Burgh, H. (Ed.), *Making journalists* (pp. 58-74). London, UK: Routledge.
- Vroom, V. H. (1964). *Work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NY: Wiley.
- Weatherald, C., & Taylor, D. (2002). Higher education: The future for adults? *Adults Learning*, 13(5), 18-19.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Wenger, D. H., & Owens, L. C. (2012). Help wanted 2010: An examination of new media skills required by top US news compani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7(1): 9-25.
- Wilensky, H. L. (1964).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2), 137-158.
- Wu, W. (2000). Motives of Chinese students to choose journalism career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5(1), 53-65.
- Wu, W., & Weaver, D. H. (1998). Making Chinese journalist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students. *Gazette*, 60(6), 513-529.

附錄一 訪談大綱

1. 你當初選擇就讀新聞系的動機與原因為何？
2. 在進入新聞系之前，你對台灣新聞業的印象為何？為何會有這樣的印象？
3. 在進入新聞系之前，你對新聞工作的認識是什麼？你透過哪些管道認識新聞工作？
4. 請依照你的經驗和印象，描述新聞系的教學內容。
5. 請回顧你進入新聞系之後修過的專業課程，哪些令你印象深刻，哪些則否？為什麼？
6. 承上題，你認為哪些課程內容和新聞工作有關？有無影響你對新聞工作的印象？為什麼？
7. 請談談你的實習課經驗（《大學報》或《小世界》），以及對你有何影響？
8. 你曾到過哪些媒體實習？參與哪個部門的工作？對你有何影響？
9. 你認為自己在就讀新聞系期間的整體學業表現如何？
10. 就讀新聞系期間，除了校內開設的專業課程，你曾在課堂以外參與過哪些和新聞產製有關的活動、社團，或從事任何形式的觀察與學習？這些經驗對你的影響為何？
11. 除了新聞相關學習經驗，是否曾有他人（如師長或朋友）提供重要建議給你，影響了你對自己未來職業意向的評估？
12. 就讀新聞系期間，你曾藉由哪些方法探索你的未來職業興趣？從何時開始、到何時為止？探索後的收穫為何？
13. 你認為新聞系的特色（與他系最大的不同之處）為何？
14. 整體而言，新聞系有改變你對新聞工作的想法嗎？這種改變來自什麼？你對新聞工作的印象變得更好或更壞？
15. 你是否曾考慮在畢業後投入新聞業，為什麼？以及你曾經考慮過哪些畢業後的出路？
16. 你認為從事新聞工作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17. 你認為新聞工作是一種專業嗎？為什麼？
18. 哪些是你選擇投入一份正職工作的考量因素？
19. 你為何選擇投入現在的工作？你做了哪些事前準備？求職過程是否曾碰上困難？
20. 你對台灣新聞業現況與前景的看法如何？以及你認為當前的新聞工作者在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21. 你認為新聞系的所學與你現在從事的工作有何關聯？
22. 整體來說，你覺得自己先前在新聞系的所學是否有用？為什麼？

附錄二 本研究受訪者之職業生涯方向轉變事件簿

受訪者編號	A	B	C	D
畢業校系	政大新聞	政大新聞	政大新聞	政大新聞
畢業後初職	數位遊戲業 內容企劃	旅遊業 儲備幹部	航空業 空服員	音樂產業 行銷企劃
進入新聞學系的主要動機	國文及英文科目表現較好，也認為政大是不錯的學校。	受到師長鼓勵。	遵照家長建議。	喜愛寫作，也對自己的文字能力有信心。
是否考慮過從事新聞業	大二跑《大學報》時，認為自己適合當新聞記者。	大二跑《大學報》時，曾考慮報社記者工作；大四修習雜誌編輯課後，再覺得自己嚮往雜誌勝過報業。	無。	升大二以前。
造成職業認知衝突的重要事件及原因	升大四暑假赴電視台實習，無法接受業界處理災難新聞的倫理。	升大四暑假赴報社實習，以及大四期間赴雜誌社工讀，發現自己不喜歡新聞職場的工作氛圍。	認為新聞業的工作者毫無專業自主可言。	藉由社團經驗發現自己對音樂的熱愛更勝新聞。
開始思考未來職涯的時間點	大四	大四	大三	大三
進行非新聞職業規劃與準備	參與非新聞工讀工作。	選修旅遊相關產學課程。	無。	參與非新聞工讀工作。
選擇畢業後初職的主要考量條件	1.興趣 2.薪資與工時相稱	1.組織文化 2.薪資	薪資	興趣
未來三年內的生涯規劃	即將轉職至其他非新聞領域，正在謀職中。	暫無轉職打算。	近期甫轉職至配音工作室，開展第二段職業生涯。	即將出國進修流行音樂研究，並於取得學位後繼續在音樂產業發展。

受訪者編號	E	F	G	H	I
畢業校系	世新新聞	政大新聞	世新新聞	政大新聞	政大新聞
畢業後初職	大學行政單位 行政專員	大眾運輸業 站務員	美商公司 秘書	航空業 地勤人員	製鞋業 儲備幹部
進入新聞學系的主要動機	生涯興趣不明確，但對新聞有負面印象，希望藉此機會瞭解原因。	對傳播相關課程與工作感興趣。	對記者工作懷有憧憬。	喜愛寫作，也對自己的文字能力有信心。	升大四暑假赴電視台國際中心實習，不認同業界產製新聞的方式。
是否考慮過從事新聞業	大三跑《小世界》時，曾考慮報社編輯工作。	大三以前。	大三以前。	大三以前。	不排斥新聞工作，但也從不將新聞職業當成唯一從業選項。
造成職業認知衝突的重要事件及原因	認為傳統媒體將式微，卻又不看好網路新聞業前景。	擔任《大學報》記者期間遇學習挫折，思考自己可能不適合從事新聞工作。	不看好新聞業前景。	擔任大學報期間遇學習挫折，思考自己可能不適合從事新聞工作。	升大四暑假赴電視台國際中心實習，不認同業界產製新聞的方式。
開始思考未來生涯的時間點	大四	服役期間	大三	大三	大四
進行非新聞職業規劃與準備	無。	申請輔修日語及韓語系，並選修旅遊相關產學課程。	參與非新聞工讀工作。	無。	參與非新聞實習工作。
選擇畢業後初職的主要考量條件	興趣	興趣	薪資與工時相稱	興趣	1.興趣 2.薪資
未來三年內的生涯規劃	不排除轉職可能，但尚無確切規劃。	不排除轉職可能；考慮投入雜誌業。	規劃結婚生子，接著離開勞力市場擔任全職家庭主婦。	暫無轉職打算。	不排除轉職可能，但尚無確切規劃。

受訪者編號	J	K	L	M	N
畢業校系	世新新聞	世新新聞	世新新聞	世新新聞	世新新聞
畢業後初職	音樂產業 活動企劃	刺青業 學徒	體育用品業 視覺設計	電信業 門市人員	航空業 空服員
進入新聞學系的主要動機	對傳播相關課程與工作感興趣。	原為專業運動員，希望探索另一項職業興趣。	數理科目表現不佳，認為自己個性活潑。	認為自己個性活潑健談，適合從事傳播相關工作。	對記者工作有憧憬。
是否考慮過從事新聞業	大三以前。	無。	大三以前。	大三以前。	大三以前。
造成職業認知衝突的重要事件及原因	在擔任《小世界》記者的過程中，慢慢感覺自己並不喜歡新聞工作。	修課期間發現自己對新聞工作沒興趣。	藉由社團經驗發現自己對設計的熱愛更勝新聞。	修課期間發現自己對新聞工作沒興趣。	在課堂上得知新聞業的勞動情況後，即不考慮從業。
開始思考未來職涯的時間點	大四	役畢後	大四	服役期間	大三
進行非新聞職業規劃與準備	參與非新聞工讀工作。	無。	參與非新聞工讀工作。	無。	修習公關相關課程；參與非新聞實習工作。
選擇畢業後初職的主要考量條件	1.興趣 2.產業前景	1.興趣 2.薪資	興趣	工作地點	1.薪資 2.興趣
未來三年內的生涯規劃	暫無轉職打算。	暫無轉職打算。	暫無轉職打算。	暫無轉職打算。	不排除轉職可能；考慮投入公關業。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